

目 录

MAY 2026

contents

工作资讯

GONGZUOZIXUN

浙江文坛 ZHEJIANGWENTAN

- 全国文学名家共话“义乌发展经验”20年.....4
2026钱塘江诗歌季在杭州开幕.....5
浙江文学馆展览亮相两大国际书展.....6
《黄源传》在杭首发.....7
浙江3部作品入选2026中国作协海外推介项目.....8
浙江作家毛芦芦荣获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称号..9

文艺义乌
潮新闻
浙江文学馆
浙江文学馆
省作协创联部
衢江发布

批评立场

PIPINGLICHANG

评 论 PINLUN

- 耕诗有契待花开.....10
诗与真：劳作成诗，花开见己.....12
童心里的民间情怀及其抒写.....16
扎实生动地表现地域生活与蚕丝文化.....19
作为方法的“儿童”.....22

谢 冕
闻 中
何志云
刘树元
黄晨屿

序跋 XUBA

- 《书林折枝》序25
《福佑村笔记》序27
从初阳到晚晴29
十年绵绵援藏情34
我们看到的村庄在不断创造着意义37
正本溯源,《逐梦远洋》建设性反思精神39

韩石山
马叙
孙昌建
余风
桑子
越人

作家生活

ZUOJIASHENGHUO

记忆 JIYI

马成生捐赠《水浒传》研究著作:
是他大半生的重要文学研究成果 ..42

徐忠友

谈话 TANHUA

AI重塑仙侠想象47 张渝英 管平潮

闲读 YUEDU

以文学笔触勾勒名将形象51
词语的暗处与光亮54

潘江涛
苏仁聪

启事

在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稿中,有许多稿件未见通信地址,甚至有些稿件忘了署名。由于编务繁杂,未见通信地址稿件不再寄发稿费等,未见署名稿件不予录用。务请作者投稿时不忘署名和地址。

个别文图系选载作品,因联系不到作者具体单位和地址,无法向作者邮寄稿酬,编辑部已将稿酬专门提留保存。作者可凭本人身份证及原作发表报刊的复印件,前来领取稿酬。另,请自由来稿的作者自留稿底,因编辑部人力有限,恕不一一退还来稿。

作家园地

ZUOJIAYUANDI

虚构 XUGOU

鳞光59 赵雨
小小说二则65 梁培甫

散笔 SANBI

水下十米68 虞燕
孤塔映渔山72 曹凌云
暮色红了76 南曦
春节偶感80 浦宁
散文二题82 钟旭妙
乡村记忆85 朱益龙
秋寻俞源88 邴友英

汉诗 HANSHI

白夜童话集91 李郁葱
从清明到冬至94 阿门

全国文学名家共话“义乌发展经验”20年

4月27日，“有情有义 世界义乌——‘义乌发展经验’20年·全国文学名家‘与时代同行’主题实践活动”在义乌启动。

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作家协会、义乌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义乌市文联承办，依托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挖掘义乌文化资源，传播义乌故事，助力义乌“打造新辉煌，再造新典范”。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副主任王婉，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省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姜思铄出席有关活动。

“义乌不只是市场繁华、商贸通达，更有着沉淀千年的人文底蕴——这里是骆宾王的故乡、宗泽的桑梓，更是冯雪峰的精神原乡。”陈彦表示，希望作家朋友们珍惜难得机会，带着敏锐和好奇，用心观察、用情感知、用力思考，从“世界超市”的琳琅万象中捕捉打动人心的细节，写出有筋骨、有温度、有时代气象的好作品。

参加本次活动的全国知名作家阵容强大，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乔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石一枫、叶弥，以及著名作家刘庆、禹风、崔曼莉、汤成难，80后代表作家魏思孝，90后代表作家王露，“外卖”诗人王计兵，《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等。他们将用文学的笔触记



录义乌的发展脉动。

仪式现场，婺剧《义乌兵》、古典舞《翰墨乌伤》、歌舞《有情有义》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次第上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随后，作家们前往国际商贸城一区 and 全球数贸中心采风。在国际商贸城一区，10500余个商位、210万种单品令作家们目不暇接；在全球数贸中心，这座125万平方米的新一代市场综合体展示了数字化贸易的前沿探索。作家们边走边看，与经营户深入交流，感受“世界超市”的商贸活力。

活动期间，作家们深入赤岸镇神坛村、佛堂老街、铁路口岸一期及李祖村等地采风，实地感受义乌深厚的文化底蕴、“义新欧”中欧班列的澎湃动能以及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本次主题实践活动有名家讲座、名家进校园、名家座谈、名刊主编交流改稿、采风创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作为活动重头戏之一，“雪峰文学讲堂”于4月28日晚在义乌中学艺术馆开讲，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及鲁迅文学奖得主乔叶以《生活是创作的“宝水”》为题，与师生和文学爱好者分享创作心得。作家们根据创作需求，深入自选点位进行一对一采访调研，为后续文学创作积累鲜活素材。活动结束后，作家们的创作成果也将陆续在各类文学报刊发表，进一步扩大义乌的文化影响力。

此次活动不仅为文学名家提供了深入基层、扎根人民的创作平台，也为义乌这座“有情有义”的城市注入了浓厚的文学气息。作家们纷纷表示，义乌的开放包容、创新活力与独特的人文精神令人印象深刻，未来将以文学作品为载体，生动呈现义乌在时代浪潮中的奋进姿态，让更多人了解义乌、爱上义乌。☑

(文艺义乌)

2026 钱塘江诗歌季在杭州开幕

4月23日上午，“百川归海到钱塘·2026 钱塘江诗歌季”暨“家有书香诵经典”杭州市亲子阅读活动在杭州市钱塘区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诗人、浙江青年诗人代表以及省市区各界人士共300多人参加开幕式。

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浙江省作家协会指导，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杭州市妇联、杭州市作家协会、钱塘区人民政府主办，钱塘区委宣传部、区文联等单位共同承办。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向阳发表书面致辞。她说，诗歌季的举办正值《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后的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诗与书香相逢，之江与“当代诗教”彼此映照。两年前的钱塘江诗歌季，诗人们取来中国十大江河的和浙江“四条诗路”的水样，融会并注入钱塘江，这是一个美好的仪式，活动在中国诗歌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次，浙江的青年诗人们从六个不同的地方取来土样，将共同种下一棵桂花树——诗歌与祝福之树。泥土有故乡的温度，桂花有江南的精髓。预祝诗歌季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叶彤在致辞中说，中华诗词长河奔涌数千年，浙江始终是其中激越的浪花。从谢灵运的山水诗魂，到唐诗宋词的璀璨星河；从“四条诗路”的文脉流淌，到近现代诗坛的群星闪耀——浙江的诗歌传统，深深浸润在江河湖海之间。诗歌季以“百川归海到钱塘”为主题，既是向这条浙江大地的诗意母亲河致敬，更是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浩瀚海洋溯源。

开幕式上，在《世界文学》原主编高兴的主持下，举行了“当代诗教的责任与路径”主题沙龙，欧阳江河、臧

棣、汪剑钊、马铃薯兄弟、黄梵等5位著名诗人进行对谈，现场气氛热烈。开幕式上还举行了“钱塘诗教”导师和杭州市亲子阅读推广大使聘任，书香家庭、阅读达人、悦读小明星、阅读组织奖颁奖，儿童阅读推荐书单和诗歌教育微课程短视频大赛发布。

诗歌季期间，诗人们还将赴钱塘区乡村考察钱塘文化，在文思小学“共种一株桂花树”，举办“世界属于……”钱塘江青年诗人主题沙龙。诗歌季之后，将发布由诗人沈苇执导的纪录片《诗歌与祝福之树》。

（潮新闻）

浙江文学馆展览亮相两大国际书展

2026年4月,由浙江省作家协会指导,浙江文学馆主办的两大文学展览亮相国际书展,其中,“永恒的黄金时代——丰子恺文学展”精彩亮相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灵魂的跨洋共振:现当代中阿文学作家专题展”亮相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

童心入画:丰子恺文学展 惊艳全球童书盛会

4月13日,第63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会展中心开幕,“永恒的黄金时代——丰子恺文学展”精彩亮相本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作为全球重要文化盛会,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汇聚90多个国家地区,1500家参展商,3万余名专业观众。

“永恒的黄金时代——丰子恺文学展”旨在向世界分享浙籍名家丰子恺笔下的纯真与温情,展现万物共生的自然韵律与人间有情的慈悲境界。作品融合东方传统美学与儿童视角,跨越国界唤起永恒童心,为中外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现场系统呈现了丰子恺多部经

典书籍作品,包括集中体现其护生思想与艺术面貌的《护生画集》《子恺漫画全集》,以及《丰子恺漫画古诗词》《丰子恺选集》《缘缘堂随笔》和英文版作品集《中国名著译丛——丰子恺》等。通过“原典+译本”的双重呈现方式,展览以“画”为媒、以“心”会友,在博洛尼亚搭建起一座跨越时空的童心对话现场。

文学架桥:浙江文学馆独家策展诠释中阿精神共鸣

4月23日至5月11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拉鲁拉尔展览中心举办,“灵魂的跨洋共振:现当代中阿文学作家专题展”开启阿根廷书展“书香之旅”。

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是拉美规模最大、西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出版平台,年访客超100万人次。2026年恰逢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50周年,汇聚40余国1500余家展商。

“灵魂的跨洋共振:现当代中阿文学作家专题展”通过展示中国与阿根廷两国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作家群像,跳出单向输出的传统模式,致力于

呈现中阿两国在精神内核、人文关怀与艺术表达层面的深层共鸣与差异。展览既回溯中国文学、尤其是浙江籍作家作品在西语世界的传播轨迹,也梳理阿根廷文学对中国读者产生的深远影响,旨在通过文学对话,推动两国民众心灵的相通与文化的深度理解。

作为阿根廷书展上的重点文化交流项目,展览集中展示了鲁迅、茅盾、三毛等知名中国作家与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阿根廷文坛巨匠的经典形象与代表作品。展品涵盖中、西文多种版本,既有文学史的厚重积淀,又兼顾市场关注度与可读性。通过“图文+图书”的双重呈现方式,展览以“书”为媒、以“文”会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搭建起一座跨越上海的文学对话现场。

两个展览不仅向世界展现了浙江的文化底蕴与开放姿态,更为海外读者打开了一扇读懂中国、感知中国文化魅力的窗口。通过这场“双向奔赴”的文字盛宴,中国故事、浙江故事得以更加生动、立体地走进更多读者心中,在异域土壤播下理解与共鸣的种子,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浙江文学馆)

《黄源传》在杭首发

4月28日上午，为纪念著名作家、革命家、编辑家、翻译家黄源先生，由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浙江省作家协会指导，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海盐县委宣传部、海盐县政协科教卫体与文化文史学习委员会、海盐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黄源传》首发仪式在浙江文学馆举行。

该部传记串联文学巨匠，映照时代精神，展现了一段文学与理想交织的岁月，深情回望了这位鲁迅晚年忠实弟子的文学人生，激励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赓续红色文脉。

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省文联副厅长级领导、原书记处书记赵晓刚，省作协党组成员朱丽军，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钟瑞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院长施俊天，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原党组书记赵一新，中国鲁迅研究会原副会长王锡荣，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钟桂松，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宋光宝，嘉兴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姚建新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

一生峥嵘：从鲁迅弟子到文学园丁

叶彤在致辞中深情回顾了黄源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黄源不仅是鲁迅逝世时的16位抬棺人之一，更是一生践行鲁迅精神的“文学战士”。他早年主编《译文》《文学》，将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世界进步文学引入中

国；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加入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他深耕浙江文艺沃土，担任浙江省文联、作协名誉主席，为浙江文学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1955年，他亲自领导、参与整理、改编的昆剧《十五贯》，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肯定，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文学事业和文艺发展不懈奋斗的一生。

新书揭幕：还原真实的黄源画像

活动现场，《黄源传》新书正式揭幕。该书由王英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据悉，作者王英对此书的投入已有20多年，全书配有100多幅与传记密切相关的历史照片，图文互证，以黄源与鲁迅的交往为主线，全景式展现了一位文学赤子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该书史料扎实、笔触从容，以冷静朴实的文字，多维立体地刻画了黄源先生在时代洪流中高举鲁迅旗帜、坚守文学信仰、为文艺事业鞠躬尽瘁的“硬骨头”精神，具有史学与文学价值。

在随后举行的学术研讨环节，来自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及省内高校的专家王锡荣、钟桂松、钟瑞滨、张灵、施俊天、张一帆等展开了深入评析。学者们一致认为，《黄源传》的出版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不仅客观记述了黄源在战火纷飞年代的文化担当，更生动刻画了他作为

“伯乐”提携后辈、甘为人梯的品格。

薪火相传：家属捐赠珍贵手札

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黄源先生家属代表黄明明、洪蓉芳夫妇向浙江文学馆捐赠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这批捐赠包括陈学昭致黄源的22封亲笔信、著名书法家郭自力的书法作品、钱法成关于《黄源传》的题字，以及《浙艺名师年谱》等。

浙江文学馆自开馆以来，得到黄源先生后人的大力支持、鼎力相助。2023年10月，浙江文学馆曾举办国内首个大型手信展“在鲁迅的旗帜下——黄源的朋友圈”，展览收录黄源先生后人黄明明夫妇提供的80位作家156封珍贵书信、75张原版照片、10大箱书籍等，其中包括巴金、茅盾、丁玲、冯雪峰、艾青、萧红、萧军、夏衍等文学巨匠的手稿书信。

2025年4月，黄明明和洪蓉芳两位前辈又将精心整理保存的《黄源先生纪念册》4本捐赠予省作协和浙江文学馆，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支撑。

接下来，与会嘉宾还将前往黄源先生故里海盐县，继续追寻这位文学名家的足迹。从之江岸畔的思想激荡，到南北湖边的乡土归根，黄源先生的文学火种，正伴随着春风，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生生不息。■

（浙江文学馆）

浙江3部作品入选2026中国作协海外推介项目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2026年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国际传播项目公布，由浙江省作家协会推荐的苏沧桑《纸上》（作品类）、王誉蓉《上元欢》（作品、视频类）、张一成《马虎小酷流浪记》（作品类）3部作品入选。

《纸上》



《纸上》法文版本

《纸上》由7篇散文构成，以记录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以中国南方珍贵的非遗文化、手艺人当、风物人情（桑蚕丝绸、传统造纸、草台戏班、茶农生活、养蜂人家、古法陈酿、西湖船娘）等为基本元素，“我”深入“他们”的生活现场，亲身体会捞纸、唱戏、采茶、养蜂、育蚕、摇船，截取鲜活的人生横断面，深度挖掘其间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文化自信，抒写新时代新精神，讴歌中华民族山水之美、风物之美、传统之美、劳动之美、人民之美。其中，《纸上》曾在《人民文学》以头条卷首语重点推出，《新华文摘》

转载，《跟着戏班去流浪》《与茶》《春蚕记》《牧蜂图》《冬酿》《船娘》在《人民文学》《十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出，读者反响热烈。该书已第11次印刷，获朱自清散文奖、十月文学奖等。

法文版《纸上》分享会、阿拉伯文《纸上》分享会即将在巴黎国际书展、突尼斯国际书展举行。

《上元欢》



《上元欢》英译书“Lantern Festival Joy”

小说《上元欢》融合二十四节气、宋韵文化等传统文化元素，将元宵节拟人成神仙元夕，讲述了元夕下凡到南宋杭州（临安城）探险成长，最终牺牲自我守护百姓的故事，生动再现南宋风雅的生活图景与开放包容的时代气韵。英译纸质书“Lantern Festival Joy”海外畅销发行，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上元欢》同名微短剧翻译20+语种，于30+多个海外平台播放，海外点击突破5000万+。

《马虎小酷流浪记》



《马虎小酷流浪记》在泰国《中华日报》连载

《马虎小酷流浪记》是一部风趣幽默、想象奇特的长篇儿童小说。作者塑造了马虎王子和精明公主两位主要人物，马虎王子波丙丙流落到精明国，经历了一系列离奇遭遇，最后终于告别马虎，拯救了精明国。这本书可以帮助青少年朋友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马虎的危害，从而克服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人人皆有的毛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读者的心情会随着曲折离奇的情节跌宕起伏，喜欢上这个酷酷的小王子和杠杠的小公主。

本书2018年9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26年起，开始在泰国《中华日报》连载，向泰国华人华侨和华语读者推广这部风趣幽默的力作。☑

（省作协创联部）

浙江作家毛芦芦荣获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称号

4月20日，由中央宣传部印刷发行局、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主办的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乡村阅读“故事会”在江西南昌举行。活动中揭晓了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名单。作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2026年2月1日实施后的首次评选，全国仅20人上榜。

衢州市文化馆研究馆员，文化特派员，儿童文学作家毛芳美（笔名毛芦芦）荣获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称号，成为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阅读推广人。

毛芦芦深耕儿童文学创作与乡村阅读推广二十余年，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儿童文学作品120余部，获省级以上文学奖项百余项，先后获评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下乡”服务标兵等荣誉。

二十年来，她以“毛芦芦文化点灯”公益品牌为载体，走遍浙江、福建、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举办公益阅读讲座超2000场，捐赠图书7万余册，惠及群众150余万人次，用文学与阅读为乡村孩子点亮“小橘灯”。

她还联动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作



家及本土文艺力量，搭建城乡阅读桥梁，推动优质文学资源下沉乡村，先后获评“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优秀阅读推广人”“最美文化礼堂人”等称号。

2024年6月，毛芦芦来到衢江区高家镇盈川村，担任文化特派员。在盈川村，毛芦芦以农家书屋为依托，成立“芦芦童心花园”书屋，每月举办公益讲座和读书分享会。同时，毛芦芦还以盈川村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为主题，创作了长篇小说《莲舟摇啊摇》和自然美文集《盈川四季》。

作为文化特派员，她把优质的文化资源送到乡村，把对文学的热爱播

撒在盈川大地，让文化之光照亮孩童成长之路。

从乌溪江大山到西藏那曲海拔4500米的高原，从衢州乡村到全国多地校园，毛芦芦始终扎根乡土、深耕阅读推广一线，用坚守与爱心播撒书香种子。此次获评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是对她长期深耕乡村文化、助力全民阅读的高度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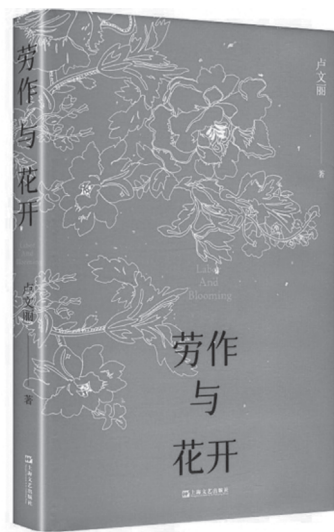
毛芦芦表示，她将继续以“文化点灯”为使命，把更多优质阅读资源带到乡村，点亮更多乡村阅读角，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书香中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持久力量。☞

（衢江发布）

耕诗有契待花开

——评卢文丽诗集《劳作与花开》

Article- 谢冕 Xie Mian



《劳作与花开》书影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从沪上赴杭的路途中，杜甫这两句诗便在心头盘桓不去。于杭州聚首，为卢文丽新诗集《劳作与花开》作贺，恰似一场诗意重逢。这“落花时节”，既映眼前江南物候，又暗合诗坛文脉的流转，一代代诗人如花开花落，而诗的长河奔涌不息，总有新的绽放值得庆贺。

与文丽初识于1990年6月，《西湖》杂志举办的“西湖诗船”大奖赛上。彼时我和公刘、昌耀、唐晓渡诸位同人来到杭州，那场盛会，于诗坛而言，恰似一次时代的交接。文丽作为年轻获奖者登台，我们为她授奖，至今历历在目。转眼30多年过去了，与文丽偶有书信往还，这份情谊因诗而笃厚，

当年那个站在颁奖台上的青涩诗人，如今已成就斐然，不仅写现代诗，还写旧体诗，最近推出《只衔花气与多情》和《劳作与花开》两部诗集，一旧一新，如双璧相照。作为当年的评委与那场盛会的见证者，亲历一位诗人的成长与绽放，我也算是有一点功劳的。

翻开《劳作与花开》，印象较为深刻的有几方面。其一，是温润绵长的情感底色。文丽写故乡的田垄、老屋的檐角、写血脉相连的亲人，笔调恰似江南烟雨，于无声处浸润人心。这份温润，是历经世事风霜后，诗人以柔软之心与世界的对话，纯粹而动人。

其二，是清雅自守的审美格调。无论题材是市井烟火还是山川风物，文丽的诗始终

葆有一份清澈通透的气质，不逐浮华。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代诗论所推崇的“清气”，一种脱于流俗、归于本真的审美追求，一种“心远地自偏”的精神坚守，文丽的诗恰恰继承了这一传统。

其三，是精雕细琢的语言功力。诗歌本是语言的艺术，文丽深谙此道。她不刻意追逐生僻辞藻，却能在寻常词语中发掘新意，于平淡中见奇崛。如“慵懒的池塘 / 长街短巷 / 抒情着旧时光”（《亲爱的草叶》），将“抒情”二字动词化，字句间见匠心。琢磨文丽的诗，便知她对语言何等爱惜。

《劳作与花开》的书名，本身便是一则凝练的诗学命题。文丽数十年的创作历程，正是对这一命题的诠释。她循着自己的创作节奏，自由穿梭于现代诗与旧体诗的疆域，将古典的意境美与现代的情感表达巧妙结合，让传统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

当下诗坛，不乏过度追求技巧新奇而沦为炫技的作品，亦有沉溺私人情绪宣泄、与时代疏离的诗歌。在这样的语境下，文丽的诗保持了一份难得的纯粹与清醒。我常对年轻诗人说，不必故作深刻，要天真、纯粹，文丽的诗作正是如此，因真挚而动人，因准确而有力。在《劳作与花开》中，我读到了一位江南女诗人对世界的温情注视：江南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一粥一饭、细微感动，都被她以诗意的眼光重新唤醒。这种能力，源自她多年来对诗歌艺术的坚守和对生活的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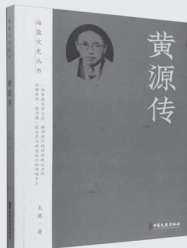
可以说，《劳作与花开》不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位诗人半生耕耘的结晶，是文丽与诗歌、与生活、与岁月深情对话的见证。它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人心浮躁的时代，依然有人愿为诗歌放慢脚步，在语言的土地上默默劳作，静待诗意之花绽放。诗歌的意义，或许便藏在这样的“相逢”里——是诗人与语言的相知相契，是作品与读者的灵魂共鸣，更是我们这般旧友，因诗重聚，围坐闲谈，共话岁月悠长。

愿文丽守着这份纯粹与赤诚，继续深耕不辍，让诗意之花岁岁绽放、历久弥香。也愿我们皆能不负诗心，在各自的劳作里，静待花开，不负相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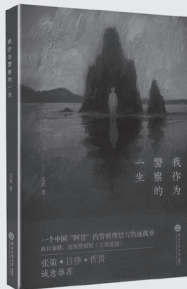
《沪上名士刘承干》

作者：蔡圣昌
出版：上海文化出版社
定价：52.00元



《黄源传》

作者：王英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定价：68.00元



《我作为警察的一生》

作者：支奕
出版：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定价：48.00元



《走马天山》

作者：霍玉东
出版：作家出版社
定价：58.00元

诗与真：劳作成诗，花开见己

——卢文丽诗集《劳作与花开》

Article- 闻 中 Wen Zhong

—

诗歌实为一种生命的炼金术，一切皆不拒，一切亦不迎，它秉心自守，唯向诗神献上自己曼妙的诗行，凝香成珀，封存于人类的语言实体之中。真正的诗人，她并非诞生于温室的净土，而是如倔强的草木，从生存的岩隙中破土而出；同时，她漫游于大地，是诚实的劳作，亦是诗道上永恒的跋涉人。一路的悲欢、困顿与光亮，皆非徒然虚空，而是诗意得以萌发的深厚土壤。

其中最关键处，是诗人借由她的诗心与诗艺，获得了一种点石成金之能耐，此中妙境，颇似中国的禅家之禅境——“有客来相访，通名是伏羲”，或如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所云“无论你是谁 / 我都不会回避你…… / 我在广大的世界里面呼吸 / 东边和西边属于我 / 北边和南边属于我”，试想，这是怎样一种风姿洒然、真醇明媚的生命啊！在《大路之歌》的开篇，惠特曼将它如是表达——“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

自小就生活在西湖之湄的诗人卢文丽一直信奉自己的诗歌之神，她诗心自运，独造灵境，她喜欢从劳作日常、山间风物、古典名篇，以及人类的生存与内心的醒觉等角度化物成诗，捕捉人在四季流转中的一切情味以诗艺定格，使之葆有了一份清丽的质感和乐句的妙音，浣尘生辉，织锦入梦，形成最新的一部诗集《劳作与花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问世。

当然，诗艺属于诗人，但诗性诗心，却绝非诗人之专属。然多少年矣，我自身的思维已被人类构建出来的文化世界填满，深感自己与诗心隔着愈来愈沉的厚壁障，难以触及它一泓清泉般的心源、它最轻盈的书写，以及那种独特的感受力，这些感受力也许刹那生灭，但偏偏拥有了一份不朽的根据。故在我看来，真正的诗，它在古典学的意义上，应当归于祭司与先知的领地，就像印度吠陀传统中的“先知”（Rishi）一样，他们皆是承受天启之人，诗亦应当如是——它是发源于更高处的一份启示，化作人间语辞，只为传递出那份超越于文化世界的信息。而我所困住的，恰是文化；诗所立足的，却历来是文化的源头。

唯热爱劳作、用心生活，令诗情妙心独存者，方能激活天启的灵泉，卢文丽的长年书写，正展现出了这份诗人的才情与天赋，她以无限的热情与爱恋，将生活所加之于她的一切——无论甘苦咸淡——悉数接纳、沉淀，并转化为她诗的文字。就此，她曾在《落雪天应该把话说白》中一语道破：

落雪天应该把话说白
像说出水面冻结的涟漪
梦中饲养的尖叫
说出眼中的钉
肉中的刺
生命中的石头与稗草
说出衰老与死亡
那些雪花一样扑面而来的
与之搏斗的微小事物
……

是的，生命中的经验常常是负面的，幸好人间有冥思的冬日与冬日的雪天，“在漫长寂静中形成的深渊 / 得用半个地球的雪去填”，诗人将生命中冻结的涟漪、肉中之刺、石头与稗草一一摊开于雪野之上，直面疼痛、衰老与死亡，用白雪使之圆满。整首诗完成了一场从生命的袒露、搏斗到慈悲充盈的修行，全诗以“雪”与“白”这双重意象展开，“落雪天”作为存在之镜像，照见了世界的真实；“把话说白”则道出了精神的坦诚，白雪贯穿始终，既是诗之媒介，亦是“此刻”终于“雪落江南”得到“十方护佑”的觉醒。

二

诗集的名字叫作“劳作与花开”，这是我喜欢书名，因为我喜欢劳作，更喜欢花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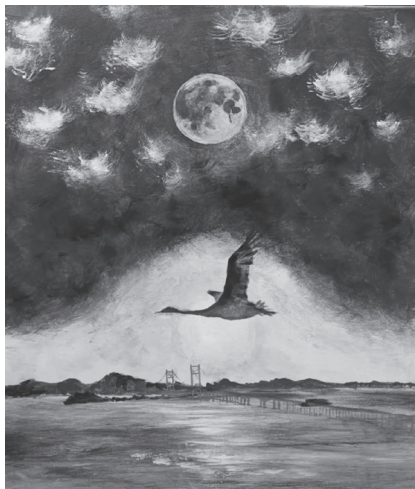
诗人之真醇，其劳作的过程本身，即意味着将世界的粗砺矿石淬炼为精神黄金的技艺，更为珍贵的是，经由生命之火锻造而成并赋予鲜活诗意的种子，它一旦被唤醒，



整个生命便有了春高花暖的可能，由诗心缔结的树种播撒于人们的心田。就此而言，人类美好的诗歌，其价值不菲，不亚于人类的宗教对信仰者的召唤与救赎：俾将世俗的心，从机械重复的劳作桎梏中解放出来，转而热爱劳作本身，以全然的专注与温柔的方式去生活、去行动与去热爱，灵泉内开，人世岁月便如活水流注，再不枯涩艰阻，涌现真挚的喜悦与永不可夺的精神之力，如群花绽放。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诗歌路上的跋涉者，往往也是大地之上的漫游者，那位觉醒年代的小说家凯鲁亚克说，“惠特曼认为，世界就是一场漫游者的约会，这些漫游者背着行囊，就像是一群达摩流浪者”。在路上、在自然中、在劳作与冥想中寻找真理的灵魂；确实，世界始终属于这样的漫游者，是他们的相会与相知，是他们的离别与思念，也由他们而构建出了世界最深沉隽永的况味。这诗集里面就有一首重要的诗篇《荒野与玫瑰》，共十五个诗章，写给西北著名的诗人昌耀先生。

我时常感动于卢文丽和昌耀先生之间的忘年交情，他们一南一北，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起，书信往来，纯粹而美好，“那个于大水中抱柱之人 / 一定是诗人”，于今天，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前尘旧事了。这两位有情有义的诗



人，他们珍惜世间的美好情谊，鸿雁往来，有一份别样的深情和温暖蕴蓄其中，那超越于文字之上的澄明心地，轻盈地跃出了整个时代，读来令人十分动容。其第九诗章叫作《写信的人走了》：

写信的人走了，越走越远了。
写信的人走了，风越刮越大了。
写信的人走了，剩下一贫如洗的夜。
写信的人走了，一个诗歌的时代就此终结。

.....

不曾见过青海湖的人，
不配谈论天鹅；
不曾在雨夜修书的人，
不配谈论友谊。
写信的人走了，
世界越来越寂寞，
谁曾在那个年代写过信，
此后无需再写。

这首诗里有一种腔调我们也许是熟悉的，它属于里尔克式的峻烈，但诗的心灵属于卢文丽，属于诗人结下来

的人世情谊，透出了东方特有的哲思之光：种子深埋，因果轮转，一切美好的种子将在雨水中苏醒。凭着诗性契合的心灵，自有一个意义世界得以奠基。

岁月倥偬，时光如水，我们今日之世所缺者，再不是启蒙时代的独立与理性，亦非独吟与沉思，那种赞美孤独的智慧我们已不陌生。真正稀有的，乃是生命对生命的“照见”与“护持”，乃是人世间彼此的深情，是问候与传递的暖意，是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人道互助，长与幼、老与少、同辈同学与同道中人的彼此勉励、彼此的呵护等。当我们读罢卢文丽与昌耀先生的那段横跨南北的诗歌心路，确有一种生命之温热与敬意在心头荡漾，我们细细品读这十五篇精美的诗章，两颗纯粹的诗魂之间，确实有一道灵光交汇的泉眼。诗，终归是心与心的相遇才好；而诗人最深邃的劳作之一，便是于茫茫的人海之中，辨认并守护一颗颗发光的心灵，于是，人世的生活，再也不是孤立的岛屿。

三

就诗歌的艺术而言，卢文丽自有诗人之禀赋，她已经触及了诗歌语言中一种精微的平衡术——如何在“说出”与“留白”之间，安置最精准的意象，并保持生活与经验的完整性。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她诗歌的妙谛所系，有时候开门见山，如大地上的排箫；有时候却是一扇半开的门，让人不知不觉中被带入真正的春天里面，“世界掀开新篇章”；有时候，又是门窗紧闭，万物低垂，有着生命披覆着夜色的沉默。至于诗歌之妙，既在“语断意连”，在那未尽之言所引发的“弦外之音”，亦在那言无不尽的广阔天地所回荡的“世界涛声”。这部诗集里面就有不少这样精美的诗，她们品质迥异，却皆能诗意盎然、意气风发，几乎是可以进入教材的，譬如《春夜修书》《西西弗斯》《我得对春天的到来有所准备》，以及《东山再起》《现在让我们谈谈爱情》与《富春山居图》等。

这便归结到一个诗学的精神，即诗的锤炼，不仅是为了寻找最好的词语，更是要守护经验的本真。就此，诗人还得有一份绝对的信仰，即相信阅读者的心灵之共感的

能力，从而开启出一个更加富饶丰盛的创造性理解之空间，让诗贴近那无言的真实与存在。

跟诗人卢文丽一样，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有时运有悲叹，亦有太多未竟的人生课程在催促与等待，更有着不安的心跳与使命，尤其是选择做一位诗人。

诗人云云，便意味着她与人世之间的必要距离，意味着“必须孤独，意味着与万物同步”，还意味着“既不喧哗，亦不恐惧，沉静如河底之金沙”，所以，最初在人群之中，我并没有认出卢文丽诗人的本质。第一次令我欣喜、也让我静默的，乃是从一卷书册中认出了本真意义上的诗心，这种辨认，非辨识一位作者，一个社会化的身份，而是认出了一种灵魂质地，如同在喧哗与骚动中发现了一脉清泉。如今，细读这部《劳作与花开》，这份确认愈发深邃起来。甚至她不是在“写诗”，而是诗歌在写她，她将整个生命的原野，交给诗歌来耕耘与谋划，故而她的劳作本身，就是最诚恳的诗行，时光荏苒，一切人世命数起伏并不会掩去此类诗心与诗作的光华。

尤其读到该诗集中后面的内容，已经与开始篇章中致力于自然、人生的歌唱不同，那书写人世的孤独、魔咒乃至愤怒的诗行，竟有一种灼热而凌厉的力度，譬如《女武神》里面的书写：

母亲，为何你从不向人诉说，
那些疼痛与暗夜，
沉默如大海上的水手？

母亲，
为何你不去指认，
那些投石者、造口业者，
反而将他们一一宽恕？

母亲，我听见你这
伴随风暴、迷雾和狼嚎，
在空中奔驰的女人淡淡地说——

因为我高傲的灵魂不容许，
因为我是女武神。

这里就有一种秋冬的肃杀之气。诗人的笔触已然触到了存在界最核心的泉眼——那里涌现出来的，即是最为真挚、未经雕饰的生命本身——生命自身即是一个完满自足的世界，无需伪饰，它如此朴素，又如此盛大，如同女武神的庄严宣示，印证了一个本真诗人的存在，往往也意味着对所有暗夜的蔑视，所有虚荣的质询。

四

这部《劳作与花开》是以中国古时的农事节气为经纬组织的诗歌集，暗合了人间时令的节奏与等待，诗集的品格，便是一部关于时间与确信的寓言。这一过程，恰似我们追寻内心真正热爱之物的漫长路径。人世的真谛，从不轻易降临。我们少不了漫长的寻找与反复的叩问，还常常得在怀疑与微光的交替里摸索前行，在岁月里登高。卢文丽的这部诗集，正是此一旅程的诚实见证——它告诉我们，坚信，并非起跑时的号角，而是行走中渐渐清晰起来的足音。只要步履不停，持续向内勘探，自我与自我的彼此辨认，亦当朗现于前，这部《劳作与花开》便是这样一次动人的抵达，说白一点，它是自我抵达了自我，于是，旧世界与新世界得到了统一。☑

童心里的民间情怀及其抒写

——评毛芦芦儿童文学《听，蝴蝶在唱歌》

Article-何志云 He Zhiyun



《听，蝴蝶在唱歌》书影

很高兴接到毛芦芦寄赠的新书《听，蝴蝶在唱歌》。她在扉页上写了几句话，说此书“来自童年，来自故乡”。这分明是对我的提醒，希望引起我的共鸣。毛芦芦是浙西衢州人，我虽出生于杭州，但父母自幼就从绍兴乡下迁到了杭州城郊，该算作浙东人的后裔——无论童年还是故乡，大抵是相通的。

粗粗读过，心里激起的岂止是共鸣，有的篇章简直是我童年经历的重现。比如《与奶奶一起抗洪》，毛芦芦写端午节“发大水”，突然间把村庄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了航道和湖泊。水没过奶奶小屋的门槛，奶奶端着木盆，教我用水勺往屋外舀水。说“抗洪”，因为以耕作为生的乡村，“抗洪”常是组织的号召，更是挂在人人嘴边的家常便饭；我幼时家居低洼，四周池塘密布，暴雨时池塘的水就会漫出塘堰，一路淹进屋里。父亲用笞帚一遍一遍把积水扫到门口，我则用簸箕兜水泼出门槛外。雨

过天晴，父亲还会差我去巷口小铺买五分钱生石灰，撒到屋子的边边角角。有几年父亲病休在家，每天去离家不远的回龙庙茶馆喝茶，茶馆里有说书人在说《金台传》，可以说我是坐在他膝盖上，开启我的文学启蒙的。这与毛芦芦深情抒写“沉默寡言”的爸爸，怎样给她讲《列那狐的故事》（《童年，爸爸带我用耳朵开启阅读之路》），她又如何在外公引导下，立下了“卖图画书的梦想旗帜”（《第一个梦想》）等篇什，本质上也如出一辙。不过浙西多山，毛芦芦笔下多有山坞的陡峭曲折与山民的硬朗强悍，少见浙东一带的河道纵横与桑蚕鱼虾，以及所滋养的乡民的柔韧细腻。认识毛芦芦多年，知道她为人朴实勤奋，在文学道路上孜孜以求数十年，早已著作等身，成了国内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只是我对儿童文学素来少有兴趣，连带牵累了对毛芦芦创作应有的关注，也足见我内心的无趣。

每一个人在今天追忆故乡与童年，由于历经时间之筛的过滤，留下来大都美好而充满暖意。开首那篇《紫云英，通往童年的花路》，我是把它看作是毛芦芦关于此书的“自序”的。这条夹在绿麦子、油菜花和紫云英中的小路，今天不仅引导她重回儿时岁月，也带领读者走入一片温情脉脉的天地。正是在这条小路上，奶奶牵着“我”的手去采猪草，爷爷带“我”去“桑坞”山谷放牛，而爸爸则在黄昏时把“我”驮在肩头，到村东头接晚归的妈妈。毛芦芦笔触所向，打开来的是她此生的刻骨记忆，魂牵梦萦中温婉而细腻：书名那只冬夜歌唱不息的“蝴蝶”，是母亲为乡亲们缝制冬衣的“蝴蝶牌”缝纫机，“天愈冷，飞愈勤，唱愈欢”；趴在爷爷的肩上，“头戴星星，身披月光，跋山涉水，饮露餐风”，四处“赶电影”，成为“此生给我幸福最多的地方”（《爷爷电影院》）；而“我”和外婆在田野中嬉戏，外婆假装成蝴蝶被“我”抓住，“外婆蝶”从此永驻在“我”的心湾（《天井湾与外婆蝶》）……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们若是今天去翻检记忆，试图重回故地，俯拾过往，往往很难摆脱成人的视角与经验，我们是被时间再三重新“塑造”，早已面目皆非；但毛芦芦不是。她不仅努力回掘儿提时的眼光（也许她从来就童心未泯），细微还原鸿蒙未开之际对世界的种种观察和体验（也许她至今童真依然，内心清朗澄澈），这种本真意义上的童心体察与开掘，使《听，蝴蝶在歌唱》贯穿着新鲜而难得的童趣。比如在《神奇的水配面》中，她写凳子“咯噔咯噔喘息了几声，身子一歪，差点将我甩下地去”；在《给芝麻喂饭》里，爷爷带着我给芝麻施肥，那是“喂饭”，而施肥后浇水，是芝麻“吃了饭”像爷爷一样要“喝点茶”，还不忘把蝌蚪从水桶里捞出来，放回五谷池里。这样的表现和描写，在书中比比皆是，这就使得这部回忆录性质的散文，具有了纯粹的儿童文学品质。

难能可贵的是，毛芦芦对故乡和儿时的深情一瞥，处处洋溢着生命的质感。那些对乡村景致与民俗风情的描绘就不必细述了：紫云英花路、油菜花轿、草棚与“桑坞”、夜的山路、雨中的柑子园……一切无不可触可感，朴拙却具诗意，清贞中有着丰沛的情感；而她笔下诸如《月光娘》《难忘那件花衣裳》中的娘和三姐弟，《青虫飞，飞》《爷爷鞭春牛》《第一个梦想》里的爷爷、外公，也都个个真切感



人，他们既是毛芦芦相濡以沫的亲人，更是与山川风物同生共振的“天下人”。正因为如此，无名无姓的乡亲们真的有了“亲”的情谊，连同弯角的母牛、江畔的紫云英和油菜花、平凡至极的各色菜花，以及苍青色的岩石、彻夜不息的缝纫机……也都可亲可敬，一并被赋予了生命；如果说，城里的孩子要靠书里的插图，或者去动物园、植物园才能感受自然，那么，毛芦芦的世界，却与生俱来就天人合一，人站在天地间与万物浑然一体，无阻无隔。正是这样的生命意识，使得朴实细微的儿童感受，处处显现出别具特色的深意来。

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民间的元气与情怀，可惜由于几十年举国一体的都市化进程，它们离我们正愈行愈远。类似《杳杳野猪塘》等篇什中描绘的情景，于今无论是在生活还是文学中，真是越来越罕见了：父亲带着“我”穿过二三十里羊肠小道，去野猪塘拾柴。“我”咬着牙拼命干，勉强赶得上父亲的进度，这时“我只是我，汗只是汗”，“根本就不需要喊累，因为大山没耳朵，父亲没心肝”。面对陡壁，父亲的背影越走越远，“我”只能颤抖着慢慢在绝壁上迈出生机。“我”不禁感叹道：“一个人，只要把心横下来，只要想着天地间唯有自己的力可以依靠，原来是能

够在没路的地方走出新路来的”；待到赶上父亲，发现自己的饭包里密密麻麻爬满了蚂蚁，父亲照旧不声不响把自己的饭包换给了“我”。父亲貌似冷漠与严厉，在中国底层却是再真实不过的父亲形象：他那不善言辞，笨拙却直截了当的行为，不仅准确表达了对女儿深沉的父爱，更深切传达了在底层安身立命的“不二”准则。“我”于是领悟到：这一生，必须靠自己坚韧而踏实地去行走，“不是无爱相助，而是大爱无形，真爱无声”。而在《丰收》里，父亲和乡亲们辛苦一年种植的柑子，在连天阴雨和接踵而来的霜冻面前，眼见要化为乌有，面对一脸雨水夹着泪水的“我”，父亲只轻轻说道：“……柑子是一年的，人有一生一世。想开点。”而乡亲们呢？则不咸不淡互相戏谑起来。原来面对天灾，父亲以及乡亲们“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绝望”。那么人生呢？“我”意识到：“他们早习惯了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了……柑子是一年一熟的，而人有一生一世。人一生一世，得顶过无数次霜冻。”

儿时的毛芦芦或许不会想到，中国民间其实没有“绝望”二字。面对绵延数千年的艰窘生存，他们少有对苦难的咀嚼和喟叹，更不会在困境前一味怨天尤人，因为他们深知“没用”。他们看起来顺天达命与世无争，或者誉之为豁达或者批评为软弱，其实在他们，都以不变的坚忍作为生命的筋骨；他们在太阳下也会嬉笑怒骂，显得分外明亮而健康，那是他们脚踩大地，有泥土般的强韧与生而来；他们不识什么字，更没有什么书本上的理论，却自有他们的人生哲学来自祖祖辈辈：“日日是好日。”民间生活当然艰难困窘，但是有属于自己的厚重；日复一日的贫寒与劳作，激励他们的是面对世界的勇气，于是他们又是充实的，时时秉持感恩之心，在平凡的日子里滋养志向与向往，向着日月星辰开放。这就是民间的活力与生机，也成就了民族的精神和魂魄。自《诗经》以来，中国文学的命脉恐怕也在这里。且不论其他，就看那几个养尊处优的帝王，譬如吴越王钱镠思念妻子，写下“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亡国君主李煜彻夜不眠，叹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笔端还是一派民间情怀。

在我看来，充沛的民间情怀，正是贯穿《听，蝴蝶在歌唱》的主旋律，这就使乡村社会琐细庸常的日常生活，洋溢起生意盎然的情趣，构造出一派美的境界。譬如《外婆

的尖坞尖顶》，年逾七旬的外婆在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带小辈们去爬山，征服村里的最高峰尖坞尖顶；《爷爷鞭春牛》中，爷爷在新春三次轻轻鞭打春牛，祈祝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幸福生活”，我跟在爷爷身后，种下一株青菜寓意“种春”；而在《与“秦雪梅”同行》里，“我”和外公外婆去外婆老家“吃喜酒”，四十多里地的路途中，毛芦芦不仅简要介绍了外公外婆的青春过往，还顺带引出家乡婺剧的历史：原来婺剧的一支又叫“西安高腔”，只因衢州昔名“西安”，而至今家乡人还被外县称作“西安鬼”。连长辈的经历和地方民俗，在民间也不过只是日常，现在被一个儿童看在眼里，刻在心上，娓娓道来中成了充满艺术美的文章，真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童年”与“故乡”，是一个人生中最重要两个词。鲁迅先生也是从“儿时在故乡”为发端，来写他那本著名的《朝花夕拾》以及《故乡》等名篇的。不过，鲁迅先生生活在风雨如晦的时代，他的回忆，再是寄以“带露折花”般的温情，那眼光毕竟属于从“小康坠入困顿”的知识分子，他对旧礼教旧制度的愤懑与鞭挞，对底层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流泻的始终是战士的心境。一旦中年闰土称他一声“老爷”，他无论有怎样的感受与心绪，毕竟都与闰土无缘。毛芦芦则不然，她土生土长于这个浙西乡村，作为乡民中的一员，她就是闰土或者说是闰土的子裔。然而毛芦芦又是幸运的：她生活于新的时代，经受了完整的教育，却保留了几时的所有体察与经验；我想毛芦芦此时重回故乡与儿童时代，来写这本《听，蝴蝶在歌唱》，并不在乎文字的不朽，就像许多作家朝思暮想的那样，她只在乎自己是不是活得理直气壮；面对自幼而来的人生砥砺与积累，面对水一般包裹着她的民间情怀，她的笔尽可以任性无羁，无须设计更是与表演无关。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强悍：我们用文字安置自己的生命，就能超越一切最后超越自己，真正进入艺术。

正是因为如此，毛芦芦笔下的这些乡村寻常，现在成为我来写这篇读后感的理由。都市里的年轻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们，不妨都来读一读这本《听，蝴蝶在歌唱》。浙西乡村的这个小小世界，对于星巴克和游乐场里的周末人生，犹如夏日沉寂午后的一声惊雷，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扎实生动地表现地域生活与蚕丝文化

——评蔡圣昌的长篇小说《春蚕不老》

Article-刘树元 Liu Shuyuan

小说家蔡圣昌近日出版了31万字的《春蚕不老》（春风文艺出版社，2025年9月版），作家很勤奋，写作速度很快。这本书与2023年出版的小说《湖丝栈》颇多关联，属于系列性的创作。其中的主要人物，前后都有延续。本书的叙述时间从1912年辛亥革命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4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公私合营阶段。时间跨度虽然不是太长，却称得上是一部构思比较完整的长篇创作。比照他以前的小说来讲，这部作品的情节更加丰富多彩，描写刻画事件更加细腻，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作家王安忆曾说：“小说有足够的时间描写蜕变”。蔡圣昌有效且充分地写出了围绕蚕桑经济的人物、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串联起那个时代的蚕桑种植、纺织工业、中外贸易、农业生产、政治变迁，以及城市发展、市民生活，是一部富有时代感，变化性，较为生动的文学作品。

一

一个作家的写作总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储备，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人们所说的“生活才是源头活水”，正是此意。《春蚕不老》延续了《湖丝栈》的人物，继续书写熟悉的地域生活，主要是发生在菰城、上海

的经济、商业、文化故事，有这座历史与时代中的城市和上海能够提供想象的空间。地域生活仿佛是孵化器，使他小说的虚构有了扎实的依傍，故事展开有了可靠的场所。菰城的小西街、衣裳街、骆驼桥、双林、頔塘镇等，上海的外白渡桥、提篮桥、四马路、极司菲尔路、大世界游乐场等，潜在地规定了情节的发生和故事的走向，使可信度更加得到强化，也让作品的辨识度很高。一座城市与作家的关系是密切而重要的，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南京，老舍《骆驼祥子》中的北京，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上海等，皆是如此。故乡对作家的文学滋养无可替代。蔡圣昌在历史的旷野中追寻飘逝的传奇，建构让心灵悸动的故事。这样的小说是对故园的依恋，是所爱家乡的隐喻，也可以看成是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从这一角度说，蔡圣昌笔下的菰城、上海又是一种修辞，核心还是在人物、故事，以及情感。这种艺术之路肯定是值得赞许和提倡的。

蔡圣昌立足熟稔的太湖流域，长三角文化，深挖蚕丝题材，自然对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对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国际交流交往，极自然地进入本书的描写视域。熟悉这些情状的蔡圣昌的认知因此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从而奉献出较为优秀的文学成果。当我们读到书中徐远赴巴黎读书，娶了洋媳妇麦琪琪，又在上海一起发明了一款新式的丝绸面料“月亮绸”。“这是麦琪琪运用了古老的

里昂丝绸技艺, 添加了中国丝绸技艺, 两者结合的产物”。“这款月亮绸一经推出, 立即轰动了整个上海, 也振兴了徐家生意”(第 53 页) 如此的描写很有价值, 国际化视野与作家徐则臣那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北上》中, 对意大利探险家来中国探险故事的融入, 有着共通之处, 也就是说作品具有了有效的国际视野。同时, 在对民族资本与外来势力缠斗的描写中, 展现了商业传奇, 充分维护了民族经济利益。这是小说趋向成功的重要经验, 也是写出作品的文化意味, 哲理情怀的值得肯定的可靠内视角。由作家的情怀产生的思想深度, 也就确定了这部作品的高度和审美境界。

二

小说家的目的主要还是书写人。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耕文明国家, 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相对较多, 成功者众。比如陈忠实《白鹿原》中白嘉轩, 鹿子霖等形象, 柳青《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梁生宝的形象, 但资本家形象鲜有成功的描写。《春蚕不老》聚焦于人物命运的演变, 在众多出场人物中, 主要塑造了沈铭钰、沈玥玥(沈京堂)、沈寅时等等, 不同于茅盾小说《子夜》中吴荪甫, 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中的徐义德等民族资本家的形象。这是一个艺术变化, 是一个走近成功的创作, 文学就是在作家不断的艺术创新中发展的。这些个性形象让读者看到了民族资本家们的多重性。他们有剥削工人的一面, 也有辛勤创业和和蔼谦恭的一面, 比如沈举人为阿宝赎身, 对奶妈和蔼相待。沈铭钰、沈玥玥(沈京堂) 全心扑在企业经济发展上, 而不仅仅具有狡诈、剥削、色厉内荏的单一性格。“商道非诡道”, 生意场上真正的赢家, 就是看你能否坚持自己的正确的“道”。沈氏家族坚守了这一点, 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 最终走向了事业的兴盛成功。所以, 认识脚下的土地, 做准确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 是重要的文学收获, 也是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真诚欢迎的。

蔡圣昌笔下这些扎实的形象描写, 都有脚下土地历史上诸如钮介臣、章荣初、莫殇清、蔡声白、刘承幹等真实的企业主的身影。《春蚕不老》讲的是菰城丝绸故事, 湖

州古称菰城, 在晚清至民国初年, 湖州南浔的企业家代表, 人称“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 都是从做蚕丝业起家的。他们机智地和欧美洋人做生意, 熟练地掌握了交际的方法诀窍。也和东洋人打交道, 经过斗智斗勇, 才把蚕丝业一点点做大做强。面对历史许多人们熟悉的爱国丝商, 作家带我们一起打破了积习给定的“为富不仁”“唯利是图”等概念, 真正从“人”的角度去认识这些实业家。

比如出生于 1826 年的南浔人刘镛, 早年靠当铜匠讨生活, 以后摇橹贩丝, 依着勤奋让湖州辑里丝打进了商贸中心的上海。“刘恒顺商行”一举发迹, 他于是成为上海丝业界领袖人物, 其名字与杭州的胡雪岩, 宁波的叶澄衷并驾齐驱。生于 1839 年的湖州人黄佐卿, 1881 年在上海北苏州路 51 号, 开设昌记丝行, 创办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公和永缫丝厂。他向法国订购 100 台缫丝车, 用来加工出口生丝。所产长丝在色泽和洁净度等方面迅速提高, 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信誉, 很快打开了产品销路。为近代民族缫丝工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倾注了拳拳爱国之心。1870 年出生的著名实业人士沈联芳, 集资 40 余万两白银在上海河南北路鸿安里与人合资创办振纶洽记缫丝厂, 而后又在闸北建设独立经营的恒丰缫丝厂。1915 年被推为苏、浙、皖丝厂茧业公所总理, 抗战期间, 日本侵略者要其出任“上海副市长”等伪职, 沈联芳不愿事敌, 避居英侨哈同的花园内不出。

小说中的第二代丝商莫怀晟则是以湖州双林镇丝商莫觞清的女婿蔡声白作为原型人物。蔡声白 1914 年以清华学堂幼年生的身份到美国安多弗中学插班就读, 一年后考入美国理海大学, 攻读矿冶工程。回国后到山东勘探矿藏, 其后迎娶了丝业大亨莫觞清的女儿莫怀珠, 开始进军丝业。凭借他对美国工业技术的了解, 率先引进美国先进设备和管理, 增加产品花样, 逐渐发展成为上海滩丝绸业大王。

这些历史上真实的人物给作者以审美想象的空间, 蔡圣昌没有描绘男女偷情的闲情逸致, 沈应时与情人金银娣司空见惯的性爱场面, 只是叙事不足轻重的淡淡叙写(第 233 页)。作品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层面, 揭示了沈氏家族沈铭钰、沈举人、沈玥玥(沈京堂)、沈寅时、沈应时、沈及时、杨金荣等几代人, 在复杂社会环境下充满灰

色地带的复杂又懵懂难堪的人生。江南土地上的爱恨情仇都有着烟火气，作者以蚕丝对菰城和上海现代经济变迁过程的如影随形的总体书写，让我们看到了很绅士，奋斗着的主人公，了解了脚下熟悉的土地，以及静静流淌的苕溪，奔涌的太湖，滔滔的黄浦江。其实，本书也告诉读者：他们是企业主，也是普通人。岁月的种种瞬间与日常之物，被“存在”赋予庄严如萤火的意义。而且作者还注意倾听人物内心的精神回响，人性的暖流让人们感受到资产者极其复杂的存在，新的阶层在古老的大地上正在一点点被确认。

相之关联，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是青春倩丽的，从沈铭钰的旧相好米雪、沈寅时的女人徐婉碟、杨金荣的女人房月琴、以及金招娣、金银娣等等，而且她们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输男人，时代的变迁改变了她们的生活状态和谋生手段，依然适应世事活出了自我。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文学环境，作者没有将此题材泡发以吸引读者眼球，却十分俭省地用笔，试图在不多的笔墨中突显人物的身份及个性。作品有效实现了在文学的土地寻找精神的风景，但稍显不足的是，本书的描写过于分散笔墨，没有形成关注的核心，人物还没有达到典型形象的高度。虽然如此，人们还是能从其对人物与事件的描叙，窥见作家精神的自我，以及审美思想的境界。

三

对历史岁月深处的表现，总会增添小说的艺术魅力。《春蚕不老》以1954年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为背景，描写了众多人物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经济行为。杨金荣等人思想进步跟随潮流，全盘接受改造；沈寅时等人对政府的政策将信将疑，进退失据；而沈京堂等人从自身物质利益出发，不赞同公私合营。作家以客观化的描写来结束全篇小说，应该有其可行性。但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有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为工业化奠定基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稳定社会就业与民生等有利的方面。也有对私营经济冲击，操作中改造速度过快，忽视个体经济的合理存在空间，改造后公有制经济占比过高，

等等问题。那么，作品如何通过人物的沉浮和情节的变移去激发反思？这是困难的，也是需要的。因为反思历史是为了今天的进步，也是作为优秀文学的固有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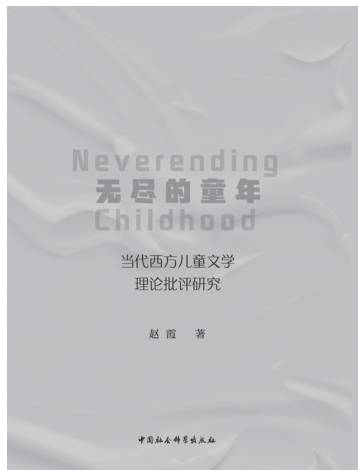
人们常常说“风格即人”（布封语），作家蔡圣昌是一位很真诚又很温和的人。因此，他的写作能坦诚面对自己，很少激烈冷峻地处理情节，亦不太擅长写作悲剧。《春蚕不老》更多是娓娓道来地进行叙事，以娴熟细腻的细节化的文学手段与方法建构作品。蔡圣昌不似有的作家，如挪威作家约恩·福瑟那样，通过约翰尼斯这个人物“书写人类生命中最极致的两个情境：出生与死亡”（见《晨与夜》，译林出版社2025年7月版），让人生叙事的哲理意味更加突出。而是以酣畅淋漓又生活化的笔墨，书写激荡的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作品的讲叙比较平稳沉静，略显传统的细节描写增进了作品情志的表达。如对杨金荣这个人物的描画，“杨金荣今天也打扮时尚，穿件灰色哔叽呢西装，系一条玫瑰色真丝领带，裤子中线熨烫笔直，脚上的皮鞋油光锃亮，头发抹了蓬松水和发蜡，整个人精神抖擞。房四妹靠在他身上，让他更加得意，每次出牌，先问一声‘四妹，出哪张’”（第88页）定位了人物的性格。还有描写丝厂二老板沈寅时与金银娣相爱：当他看到银娣的来信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家里，然后从柜子里取了一沓人民币，连数都没有数就把钱装进了口袋。当他冲出沈府的时候，迎面撞到大哥沈寅时跟大嫂徐婉碟还有阿姨夜来香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回来，他们看见他火烧火燎像有非常紧急的事去办，刚要拦住他，他说了一句‘我有要紧事情办’便消失在门口，朝衣裳街飞奔而去”（第243页）。这部分叙事贴着人物性格做细致入微的刻画，很生动，很显示人物的个性。

但对作品做进一步提升，作家对于历史事件总能够在客观的基础上做出较新颖的解释，看到事物的相互融汇彼此关联，在传统与新质的融合中，给读者富有感染力的启迪，达到给人新的启发，增强艺术创新性。好小说的艺术状态。或可以借鉴一下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蛙》，余华的《活着》等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建构方法。优秀作家以爱心去有分量地叙事，有分寸地把握分析批判的能力，才会让作品的审美力量与叙事空间得到极大的提升，也即成为值得展卷多次阅读的好作品。■

作为方法的“儿童”

——评赵霞评论集《无尽的童年》

Article-黄晨屿 Huang Chengyu



《无尽的童年——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书影

翻开赵霞教授的新著《无尽的童年——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下文简称《无尽的童年》），扑面而来的不是一个学科封闭的自语，而是一场关于“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持续对话的思想碰撞。这部沉甸甸的著作，以三十万字的篇幅，系统梳理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脉络与学术图景。同时，它绝非一部单纯的学术史述。在那些清晰的历史分期、独到的理论勾勒和深透的批评解读背后，隐藏着赵霞本人作为中国学者的一种理论雄心：她不仅要告诉我们西方同行“说了什么”，更要在这一巨大的思想矿藏中提炼出一种关于“儿童”的理论新意——那种将“儿童”从研究对象提升为研究方法、从教育对象转化为批评精神的独特智识贡献。

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最具冲击力的命题，莫过于杰奎琳·罗斯在《彼得·潘案

例研究》中提出的“虚构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这一论断在赵霞的书中获得了极具穿透力的阐发。罗斯断言，儿童文学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它“紧握着一不可能性，又不敢将其道出——那就是成人与儿童之间不可能的关系”。乍看之下，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一切成人对儿童的文学代言都是僭越，一切关于童年的书写都是成人的欲望投射。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并未将这一“不可能性”视为儿童文学的终结，而是将其转化为理论反思的起点。她敏锐地指出，罗斯的批判恰恰“敲开了现代儿童文学及其儿童概念的坚固性”的第一道裂缝。正是这道裂缝，释放了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巨大潜能。当“可知的儿童”这一传统信念被动摇，研究者们反而获得了重新理解儿童文学的契机：儿童不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概括、简单代言的对象，而成为一个“复杂、广袤、边缘模糊”的概念。

作者由此提出,所谓“不可知”并非认知的失败,而是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它迫使儿童文学批评始终保持对自身前提的警觉,始终保持对“儿童”一词中那些无法被化约的剩余物的尊重。

这一理论姿态的转换意义深远。在传统儿童文学批评中,“儿童”是研究对象——批评者试图通过心理学、教育学、接受美学等方法,尽可能准确地描摹出“真实儿童”的面貌,并以此为依据评判儿童文学的优劣。而在作者所梳理的当代西方理论中,“儿童”逐渐从对象转变为方法。它不再只是被言说的客体,而成为言说的视角、批判的武器和思想的资源。这是《无尽的童年》在理论上的第一重新意。

儿童文学的定义问题,历来是困扰学界的“斯芬克斯之谜”。罗杰·赛尔那句“人人都知道儿童文学是什么,直到被问及如何定义它”,道尽了其中的尴尬。赵震在第四章中,以极为精密的笔触梳理了从莎拉·特里默到玛拉·库柏的定义史,并在此过程中揭示了一条重要的理论线索:定义的困难本身,就是儿童文学理论创造力的源泉。

她着重分析了三种代表性的定义学说。彼得·亨特的“文本”说,以“为儿童的文本”取代传统的“儿童文学”概念,用“文本”的包容性容纳图画书、玩具书、电子媒介等异质形态,用“为”的意向性替代僵化的读者设定,用“儿童”的变化性抵抗本质主义的童年观。彼得·霍林代尔的“事件”说,将儿童文学理解为一个动态的阅读事件——当且仅当文本与读者相遇,“儿童文学”的身份才被激活。更具理论想象力的是,霍林代尔引入了“儿童性”的概念,它不限于生理年龄,而是一种“尚未完结的童年状态”,成人读者同样可以在阅读中被激活。佩里·诺德曼的“文类”说,则直面儿童文学内部的巨大异质性,将这种异质性本身理解为文类的特征——儿童文学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丰富和复杂”的文类,它的矛盾与悖论恰恰是其存在的证明。

作者对这三种学说的整合与评述,体现了一种难得的理论平衡感。她既看到了“定义”与“不定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又指出玛拉·库柏“不定义儿童文学”的主张并非对定义行为的否定,而是对定义之难的一种深刻承认。她最终将这一理论史归结为一种“核心精神”：“抵



抗儿童文学的观念简化,探询儿童文学的深广内涵,建构儿童文学的丰富可能。”这种将“定义之难”本身转化为理论动力的思路,构成了本书在儿童文学元理论层面的重要贡献。

在第六章“意识形态批评”中,作者展现了尤为敏锐的理论判断力。她指出,如果说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有其区别于一般意识形态批评的独特之处,那么就在于它始终隐伏着另一重特殊的意识形态关系——“儿童/成人”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揭示,是儿童文学理论对更广泛的文化批评话语的独特回赠。

作者细致梳理了彼得·霍林代尔提出的意识形态三个层次:作家有意识传递的信仰、潜在于作者意识中的“消极意识形态”以及语言话语本身塑造的深层意识形态。但她更进一步的贡献在于,将这一分析框架与“儿童/成人”的权力结构紧密关联。她指出,童书审查制度是这一意识形态关系的典型体现——成人以保护之名,实施着对儿童阅读的控制。然而,随着意识形态批评的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审查本身建立在对儿童“天真”“脆弱”的特定想象之上。当代批评转而倡导一种“批判阅读”的观念:儿童不是被动的意识形态容器,而是能动的意义生产者。通过教会孩子“反读”文本,儿童文学阅读从接受行为转变为赋权行为。

作者尤其关注约瑟夫·左那多和佩里·诺德曼在这一点上的不同立场。左那多悲观地认为,成人对儿童的

权力关系如此深植于语言和文化,以至于任何批判都难以逃脱其罗网。诺德曼则一方面承认儿童文学“注定失败”——它永远无法真正摆脱“隐藏的成人”,另一方面坚持通过批评在读者身上培育意识形态的自觉,从而担负起“有限却富于意义的职责”。作者对这两种立场的并置与评述,既展现了理论的复杂性,也体现了她本人的批评立场:不追求乌托邦式的彻底解放,而是在“不可知”和“不可能”的清醒意识中,坚持每一次具体的、有限的批评实践。

第八章“精神分析批评”同样彰显了作者的理论整合能力。她从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童话的魅力》出发,梳理了精神分析在儿童文学研究中的两条路径:一是作为阅读治疗,关注童话对儿童心理发展的积极功能;二是作为文本解读方法,揭示作者潜意识中隐藏的秘密。

作者的独到之处在于,她不仅展示了这些研究,更对其方法论局限进行了冷静反思。她援引杰克·齐普斯的批评,指出贝特尔海姆式的精神分析“毫不考虑儿童生活的现实”,悬置了文本诞生的历史语境。她进而区分了两种精神分析批评:一种将儿童文学文本视为普遍精神原型的载体,另一种则将其视为特定作家个人创伤的投射。两者都有其洞见,但也都存在过度诠释的风险。弗雷德里克·克鲁斯对《小熊温尼·菩》的戏仿式解读,生动揭示了精神分析批评可能滑向的“符号滥用”。

然而作者并未因此否定精神分析的理论价值。她特别推重凯伦·科茨在《镜子与永无岛》中运用拉康理论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重读。在科茨笔下,爱丽丝不再是童年想象力的颂歌,而是一个被成人语言困在精神成长想象阶段的女孩——奇境不是欢乐之地,而是“噩梦”。这一解读将精神分析批评从对作家潜意识的索隐,转向了对儿童在文本中主体位置的分析。作者由此提炼出精神分析批评对儿童文学理论的独特贡献:它揭示了儿童故事中潜藏的对儿童的文化暴力,促使我们反思“儿童文学中的‘儿童’书写在何种程度上是成人对儿童的非法想象”。

在全书结语部分,作者提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判断: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在经历了文化研究与批判理论的全面洗礼之后,“现在面临着如何反思和走出理论主

义、回归和重建审美批评的新课题”。这一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她对西方学界最新动态的敏锐观察。她注意到,大约从2010年以来,对理论主义的反思和对审美批评的呼吁正在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认知批评的兴起,即与这一审美回归的思考密切相关。

这一理论判断的新意在于,它打破了“审美”与“文化”的二元对立。赵霞所主张的“审美回归”,不是回到新批评式的文本自治,也不是回到浪漫主义式的天才创造,而是“带着新的理论与精神,探索将文学批评、审美批评与文化批评更恰当地融为一体的方法”。换言之,审美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另一个场域;审美批评也不再是理论批评的退场,而是理论批评的深化。

这一观点对于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尤具启发意义。作者在结语中坦承,中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之间存在着“文化与审美观念的某种内在差异”。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始终“朴素地坚持对传统审美经验的重视”,这在西方激进的文化批判视野中或许显得“保守”,但这种差异本身可能正是中国学者可以贡献的独特视角。如何在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同时,不丧失自身的问题意识和审美传统,是赵霞留给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通读《无尽的童年》,最令人感佩的不仅是作者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娴熟掌握——从哈维·达顿到佩里·诺德曼,从杰奎琳·罗斯到玛丽亚·尼古拉耶娃,她都能如数家珍——更是她赋予理论以“温度”的书写方式。她没有陷入“理论主义”的自我循环,而是在每一次理论梳理中都保持着对根本问题的追问:儿童文学是什么?儿童是谁?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这些问题没有终极答案,但正是在对它们的持续追问中,儿童文学批评获得了自己的尊严。

书名“无尽的童年”因此具有了双重意涵:一方面,它指向儿童文学所书写的那个永远处于成长之中的生命阶段;另一方面,它隐喻着理论批评本身的状态——一种永不停歇的、向着未知开放的思想进程。正如赵霞在“引言”中所说:“批评本身没有终点,正如思想不应该有终点。”这部著作,正是这一信念的生动实践。█

《书林折枝》序

Article- 韩石山 Han Shishan

夏春锦先生发来一部书稿，说是让我看看编排上可有什么不妥，他的编排很讲究，我看不出什么毛病。原本是抱着挑刺的心态看的，看着看着，心态竟起了变化，由挑刺变为欣赏，内中还夹杂着些许的反省，且不由得将这一切写了下来。

对桐乡这地方，我还是有点感情的。

约莫四十年前（一九八七年春），我在山西某县挂职深入生活，闲来无事，便想着去浙江转转——用现在的话说，算是文化考察吧。接连去了海宁、桐乡和富阳。主要是看名人的故居。在海宁看了徐志摩、王国维的，在富阳看了郁达夫的，在桐乡看了丰子恺、茅盾的。其时位于石门镇上的缘缘堂，似乎刚重建不久，陈设不多，显得空荡荡的，不过那气派还是让人艳羡，也感慨，艺术家就该当到这个份上。

春锦的《书林折枝》书稿，第一辑便是写丰子恺的文章十篇，依次看去，分外亲切。似乎当年看去空荡荡的缘缘堂，因了他的这些考证文字，也变得充实起来，富丽起来。此辑打头的一篇《缘缘堂的藏书》，专谈丰子恺先生的藏书究竟有多少。丰先生自己说是有一两万卷，一个做年谱的学者，取了个约数的上限，且将卷与册做了置换，变成了两万册。最有趣的是，他的女儿丰一吟女士说，“我父亲说话有时会夸张。如果是在控诉日本的会上讲话，更可能夸大些”。她姐姐说的一万多册，她也不认可，“姐说有

一万多本，也只是毛估估，比起父亲所说来已打了对折”。

我是去过缘缘堂的，从室内的摆设，如书橱、桌椅、衣帽架，都很讲究上看，丰先生不光是绘画的艺术家，也是生活的艺术家，他是不会把他的缘缘堂，变成皮藏图书的仓库的。

辑中多为考证补轶文章，篇篇都有精到之笔。末一篇《新见丰子恺与龙榆生往来史料辑考》，就是对丰子恺平生事迹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第二辑收文十二篇，全是说木心的。作者近年来专注于木心研究，出版有《木心先生编年事辑》《文学的鲁滨逊：木心的前半生（一九二七～一九五六）》等专著。从这十几篇辑佚考索的文章里，可以窥见他前期下了怎样的功夫，后来还在做着怎样的努力。

全书六辑，前两辑可说是专题，论列的是桐乡近代的两位文化名人，后面几辑，可说是散论，又各有侧重，比如第三辑，说到的几个文化人，均为旧时名家。大体上说，所写多是他平素关注的书人书事。看得出来，他这个人，朋友多，交游广，热心公益事业，关心地方文化建设。别人也许是看故事，看热闹，我却从中看出了故事热闹以外的东西。

空口无凭，说件事吧。

第五辑中有一篇《最是茶缘好，人走茶不凉》，其内容如副标题所示，是“与老茶人寇丹先生的交往点滴”。

文中说，他在湖州求学时，就知道寇丹先生其人，杼

山的陆羽墓和三癸亭上，数处碑文匾额，均铸有其名。真正的交往，则是他学校出来，定居桐乡，编起民刊《梧桐影》之后。先是十年前，湖州名士徐重庆来电谈别的事，顺便嘱他寄一套完整的《梧桐影》给寇丹先生，他这里杂志还未寄出，次日便收到寇丹先生发来的快件，内装签名书一册，亲笔信一通。书是三四年前出版的《湖州土话》，前勒口有作者介绍，文曰：“寇丹，男，满族，一九三四年生于北京，无党派宗教，一生平安的老百姓。”其时寇丹先生已年届八旬，一介书生如此高龄，能一生平安且行文风趣，深得作者敬慕，遂成忘年之交。文中，春锦还摘录了寇丹先生几句嘉言妙语，如“学术是先学后术，而眼下，不少人却是先术后学，不学也不一定了”。对春锦勉力办的《梧桐影》，寇老更是赞赏有加，说“拜读之后非常喜欢，觉得湖州市却没有一本类似的出版物，深感事在人为，什么事都要有热心的人去做，才有凝聚力”。

别人看了，或许以为不过是文友间的正常交往，我看了却有不同感受，微妙些，也强烈些。

怎么说呢？还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

且扯开了说吧。

前面，在本文的起始部分，我已做了手脚，说一九八七年春天，我曾来过浙江海宁、桐乡、富阳等地，是游玩也是在作文化考察。何以言之，其时我已承蒙山西老作家的关照，离开吕梁山区，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作家。按说，该遵循山西作家的路子热爱农村，书写农村，可我知道在这上头我没有什么才能，遂暗自下了决心，要另辟蹊径，研究现代文学，写那个时代人物的传记。再就是，我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浙一带出了那么多文化名人，一直抱有一种神秘感。如此一来，游玩也就带了文化考察的意味。

看到这里，敏感的朋友，怕要说老韩又在即兴发挥、自我高尚了吧！

写文章上，我是有这个毛病，但这次确实不是。

为了验证我真有文化考察的心愿，且让我说件也还有趣的小事。

某日去了富阳，已打听到郁达夫的故居，就在旅馆背后的一个老巷子里，已改名为达夫弄，天色已晚，不便打扰。第二天上午去了，见了达夫先生的长公子郁天民先

生。挂职前我是《黄河》杂志的副主编，递上这个名头的名片，不用介绍，老先生已认可我这个文化人，相谈也就分外家常。当我说出对江浙出了这么多文化名人的惊异时，天民先生问我可知其原委，我说了文化底蕴丰厚、早早有海外交流等语。天民先生说，这是大的方面，还有各人自身的原因，有三：一是家道中落，二是寡母抚孤，三是个子都较矮小。不能细想，一想就有豁然醒悟之感。

看了春锦先生笔下文人交往的轶事，我说我的感受微妙些，也强烈些，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简单点说，就是让我感受到了这一地域的文化气氛。一是文人间相互的认同与友爱，二是热心人，有志趣，方能振兴一地的文化事业。这也是跟我在山西的感受，经反思，相比较而产生的。得到这样明确的认识，等于相隔差不多四十年之后，又来浙江作了一次文化考察。

这次的考察，若说与上次的考察，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上次看到的一个一个的硕果，这次看到的是一层一层的文化底蕴，只有如此的底蕴，才能结出那样丰硕的成果。

所以有如此微妙而又强烈的感受，还要感谢春锦先生的笔致。是愉悦，也是引导。他的文笔，思路严谨，叙事清爽，一如江南的山水，亦如他俊秀的容颜。

末后还要说一下，文题上我何以称春锦先生为“浙西名士”。

以行政区划论，桐乡属嘉兴市，该说嘉兴名士，可我觉得这个地域太小了。书中他写到，和湖州等地文士的交往，已溢出嘉兴的地面。说浙江名士呢，又觉得太空泛了。用“浙西”这样的地域名称，在我，还有一个可谓久远的典故，笑不起来的笑料。

本世纪初，我在山西编一本文学刊物（不是《黄河》），发过徐志摩的一个远亲写的文章，说到徐志摩一九二三年请上海的几个朋友来海宁观潮，在船上吃的船菜属“浙西土菜”。看稿时，我想，海宁临海，该是浙东才是，顺手便将浙西改为浙东。后来作者来信指出我的不对，再看地图也就明白了，浙省的地形像个侧卧的大肚孕妇，宁波台州挺了出去，自然是东，有了这个东，嘉兴湖州自然就是西了。

我的文章总是这么沥沥拉拉，没个章法，抱歉抱歉。☐

《福佑村笔记》序

Article- 马叙 Ma Xu

说起来很遥远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永嘉陈群务给我寄来了一本油印的32开同人刊物，翻开集子，有一段写在扉页上的话，其余的内容都忘了，唯一记得的是写到小路时，里面有一句，大意是：小路是一个能感受到无聊，并经常看天空的人。其中收有小路的一组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个叫小路的诗人。

许多年之后，小路从永嘉县党史办调到永嘉文联，我也从乐清县委办调到乐清文联，从此，经常在温州文联的会议上遇见他，那时慕白也调到了文成文联，这样，小路、慕白、我，三个因经常在一起开会而成为好友。但是在许多时候，我总是会常想起早年油印刊物中写小路的那一句话，就是除了作为朋友的小路之外，重要的是，还是一个文学的小路、诗歌的小路。

而当小路写下这部新作《福佑村笔记》时，我读到的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福佑村的小路。当然，他仍然是文学的小路、诗歌的小路，但作为福佑村的小路，更值得骄傲，更显示了他的书写价值。

读着这部笔记时，我想，小路是有幸的，他出生于福佑村，成长于福佑村，福佑村是有幸的，村庄里的众多人与事与村庄一起，被小路一一写入文字之中，被传播，被阅读。而我也是有幸的，能在深夜时分，读着小路所写的这本《福佑村笔记》，正因为小路的写作，使我知道楠溪江流域除众所周知的芙蓉村、苍坡村、丽水街、岭上、林坑等著名的文化古村之外，更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福佑村，它居楠溪江上游，远在喧闹的市尘之外，平凡而鲜活，生动而朴实、丰富。

小路在《福佑村笔记》中，写下了村庄中的众多人物，有老师、同学、伙伴、邻居、手艺人，他们是鲍老师、卢

老师、德馨叔、岩连、鲍建强、丽萍、康平、鲍珍勇、大伯、二哥、三哥、鲍福岭、顺利老弟、裁缝鲍林德、学贤姊夫、女疯子宝珠……他们中，大多身份卑微，命运各异，又因个性及出身经历不同，或挣扎浮沉，或时来运转，或默默一生……时间深处的平凡、质朴、温暖、悲凉、无奈，暖色调中间有冷色，构成了一个繁复、立体、有价值的叙事文本。这是一部由众多人物构成的南方村庄缩微版另类村庄史，以村庄人物群像人物谱的方式，讲述一个时代的村庄变迁史与人物命运，它既是被写者的个人史，更是小路自己的个人史。

在人物呈现过程中，小路的叙述，带点说书人风格，放松、自由、散漫，闲谈、自嘲、他嘲，且时不时出现黑色幽默：“公路指挥部借用了位于路边的大庙作为储存雷管、炸药和其他筑路物资的仓库，兼作工程队食堂和宿舍。一次意外，引爆了雷管炸药，整座大庙也就在一声巨响之中灰飞烟灭了。不仅殿宇炸飞了，殿基还被炸出了一个很深的大坑。后来，人们发现大坑里的泥土很适合做砖瓦，鲤溪村的几个砖瓦窑主就争相在这里办起了砖瓦厂。”这种丝毫不虚饰的如实描述，其事件本身，就具有了一种黑色幽默力量，荒诞与幽默并存，它同时也呈现出了事物变迁中的或然性。

有时也来一下插科打诨，解构悲情：“那我是不是也在此处添上一个‘蛇足’试试？——好，话说就在我几乎完成了这篇文章的时候，忽然从老家福佑传来消息，说德成老人因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感染过世了！我之所以要添上这个‘蛇足’，我是想给我们的历史添上一个注脚（好像我的文章会名留史册似的，非常可笑！）——2022

年之冬，全国封控了三年的抗疫政策放开了，国人几乎全‘阳’了。而许多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则没能迈过这道坎，其中就有我们村的德成老人——一个曾经的‘对牛客’兼‘牛仔郎’。”这种方式，在书中出现好几处，在正儿八经的叙述之后，或中间，或结尾，突然插入这样风格的几句话，使得沉闷的事件，突然开出了一个气窗，让你轻嘘一口气，使得阅读不再沉闷。其实，这也是来自小路的天性，他的机智、幽默、智慧，不但体现在他平时的言谈举止上，也体现在了他书写的文字之中。

重要的是福佑村里的人与事。亲人之中从德馨叔到大伯到二哥、三哥，从鲍老师到卢老师到岩连、丽萍、康平、顺利、海华、珍勇、宝珠……每一个人物都令人读得动心，乃至揪心。二哥二嫂的宿命，令他俩先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令人唏嘘，《二哥》开篇首句：“二哥已经走了。我们今世的兄弟缘分，也已经尽了。”平静淡然的口吻，深埋着带不走的那份永在的思念，人类复杂的情感，越是极简的表达，越能呈现无法言说的部分。三哥为谋生存，到温州城区踩人力三轮车，“每辆‘红三轮’的车身没有什么两样，但它们的身份是有区别的。分两种性质，一种是政府部门认可的，钉有牌照、给车主发了车证的，叫有牌有证的三轮车。这种三轮车可以大街小巷、不分时段地骑行。另一种呢？是既无牌，也无证，属于非法经营性质的，叫‘白卵车’。我三哥骑的是‘白卵车’，是花几百元钱直接从三轮车店里买来的。”大时代的高光属于工厂主、房地产商、大商场主、飞机承包商、大工程主，以及眼花缭乱的报纸及影像叙事。而一个福佑村农民，去到陌生的温州城里顶着大风险辛苦谋生，可谓于城市角落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踩三轮车已是最底层的劳苦活，而三哥却是比底层更低的存在，因为别人踩的是有牌照的红三轮，而他踩的是更低一等风险更大的无牌“白卵车”。这是底层之底层的风险叙事，在温州城的三哥、在县城做经理的建强、村子对岸养鸡的珍勇，与仍在福佑村里的村民，构成了多样态的福佑村民生存圈。丽萍是底层女神，小路为了写丽萍，还动用了叶芝的不朽名篇《当你老了……》。这相当于一种反衬，在如此高逼格的开篇之后，慢慢地，底层女神丽萍，经过漫长的时间祛魅，被还原到了尴尬的县城小巷出租屋的场景之中，在漫长的时

间里终以平凡又平静的方式不知不觉地如水淡出。而女疯子宝珠一家，构成了福佑村尖锐的另类悲情空间，这个非正常结构的一家三口，它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产生悲情的发生器，继父炸鱼炸断了手，安家在破烂之极的废墟亭子间，母亲楔而不舍地为前夫恢复荣誉名声而奔走，最后一家三口在破烂亭子间先后像烟尘一样悄然消散于人间。卑微的消失的小人物宝珠一家，以其令人心颤的悲情人生，与福佑村众多的其他人物一起，组成了一个村庄的完整叙事。

《福佑村笔记》除了各色人物之外，还抒写了底层乡村的百业行状，二哥的烧窑行当，鲍林德一家的裁缝手艺，“对牛客”兼“牛仔郎”的德成老人——“一头牛在他的面前，让他瞧上一眼，这是一条好牛还是一头怂包孬种，他心里基本上十有八九了。再就是他左手拉过牛绳，右手竹枝一抖，大喝一声：走！这头牛立刻撒开四蹄，噔噔地走上一圈，他心里就更有数了。他还要捉住牛鼻，伸手在牛嘴里摸一把牙口，以断定牛的年龄老嫩。”起屋大木匠学贤姊夫——“作为掌班的老师头，学贤姊夫主要是选料，哪株树做‘大步’‘二步’或者‘小步’，哪株做栋梁，哪些做桁条，都由他选了算。其次是料头料尾几寸几分的计算、画墨、打柴另叉；或者弹墨斗线：他把墨斗线上的锥子扎进木料的一头，把墨线叽咕叽咕地从墨斗里拉出来走到另一头，把墨斗线压在木头上，睁一眼闭一眼地左右一引，看看差不多了，就用两个指头撮起墨线，‘啪’的一声轻弹，一条笔直的墨线就留在木料上了。”在这些篇章里，人与事与各个行当融为一体，成为独特的乡村文化景观。一种原生状态的乡村生存行当，因生存竞争的缘故，每个行当都因此而精湛到位，令人叫绝。在整体的村庄叙事中，他们因此而占有重要的一环，他们也是福佑村民空间形状、生活质感、乡村美学的真正赋予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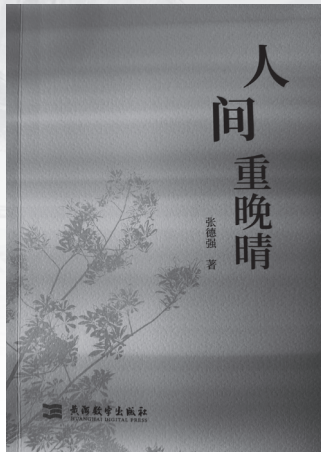
福佑村是小路的村庄，小路是福佑村的子民，阅读《福佑村笔记》，就是在阅读时间深处的这个村庄，阅读这个村庄的人与事与小路自己。

这次《福佑村笔记》的整体阅读，细品了福佑村人物传，共享了饱满扎实的细节，这是一次全新的阅读，也是一次酣畅的阅读。小路无疑是村庄叙事的高手，感谢小路兄。☞

从初阳到晚晴

——序张德强诗集《人间重晚晴》

Article- 孙昌建 Sun Changjian



《人间重晚晴》书影

—

2025年4月25日，老张在微信上嘱我为他的第十一本诗集写一点文字，我未假思索就答应了。

因为老张于我，是属于亦师亦友的关系。

说亦师，是老张的写作时间要早于我近十年，大学毕业后又一直在出版社做编辑，几十年如一日，一边编辑经典作品，另一边又为我们这些业余作者做嫁衣。真的，那还不是一个自费出版诗集的年代，所以很有幸，我在1992年和其他四位诗友得以入选“浙江青年创作丛书”的五人诗集《梦幻的彼岸》（余刚、蔡天新、孙昌建、梁晓明、朱晓东），那还是有一点点小稿费可以拿的，当后来站在现实的此岸时，我才意识到梦已经醒了，一个时代的梦醒了。

说亦友，是老张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是第二届，都是中文系，他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我是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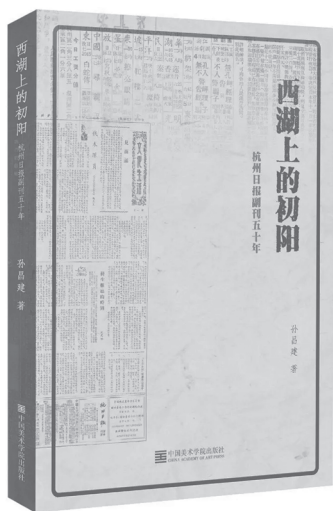
两个系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一千五百米，但事实上的差距是不用我赘述的，当时我们有不少课目还是由杭大的老师来授课的。

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那时我们都办起了诗社，开始在诗歌的羊肠小径上艰难跋涉，其具体的路径可能就是从文一路到文二路，从文二路到保俶北路。其交换的刊物是《扬帆》和《文卉》，这中间还夹杂着来自北京的《今天》。

记得有一次老张率“扬帆”诗社成员余刚、王自亮、杨甘霖等来我院交流，这对当年的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件大事了。

而且我也还有一件小事可以记上一笔的，即我在毕业时，还专门拿着一个小本子去找杭大的诗友们写毕业赠言，这个小本子我现在还保存着，老张当时给我写的寄语是“我相信你美丽的诗，正如我相信你美丽的年龄”，时为1981年7月5日。

毕业之后，我在乡村中学教书，有时还会进城到老张的出版社蹭个饭打个牙祭，更重



《西湖上的初阳——〈杭州日报〉副刊五十年》书影

要的要去蹭几本书，老张当年编辑的诗集小丛书，也一直是我的枕边书。对此我是这么理解的，睡前的灯是为睡后指明道路的，这么年来，我对诗歌初心不变，应该是源于那时的孤独，孤独到无事可做，那就让一个句子跟另一个句子发生了关系。

后来就是老张担任责任编辑，编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反对》，这本书名和诗集中的一些诗，在今天看来是有点不可思议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年较为宽松的氛围，当然那些诗在我今天看来，还是可以心安的。我也注意到当时书上编辑的署名并不是他的本名，而是叫“林亦德”。我后来猜想，也没跟他求证过，这个“林”应该是楼奕林，这个“亦”应该是嵇亦工，这个“德”自然就是他张德强了。为什么要三个人联合用这么一个署名？可能跟我这本书的策划是跟这三个人有关，或者说是跟当时省作协的诗歌组（后叫诗创委）有关系的。

对了，这本《反对》的封面设计是夏季风，这是需要特别一提的，他当时就在给浙江文艺社做兼职美编。

然后还有一层关系，我的父母皆是绍兴孙端人，这样我跟老张又有了一种老乡关系，虽然我已经从小在杭州长大，但乡音无改是肯定的，因此我早年在看老张写《轩亭口》的那一批诗作时，我的共鸣可能也要更强烈一些

吧，因为那时我去舅舅家，有事没事都要去轩亭口转转，但一直也没有转出一首像样的诗来。

以上说的就是亦诗亦友，包括我后来也在省作协诗创委兼着做一点小事情，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接过了他传递过来的接力棒。

二

在 2024 年底出版的《西湖上的初阳——〈杭州日报〉副刊五十年》一书中，我提到了老张的一件轶事，在这里也很有必要说一说。

那是 1980 年，当时老张还在杭大就读，不过已经是《杭州日报》副刊的常客了。这一年的 10 月 26 日，老张在杭报副刊上发表了一首署名“强弓”的诗，题目叫《竖琴——柳浪闻莺》，全诗如下，这也是老张诗歌一贯的风格——

柳枝悬吊着
一根一根绷满湖滨
像无数张古老的竖琴
微风用透明的玉手
轻轻拨弄
美的旋律一路回萦
没有遗憾
柳浪里不闻啁莺
竖琴的流韵更多柔情
它伴奏着
长椅上绵绵情话
树丛旁琅琅书声

不过本文要说的并不是老张的这首《竖琴》，而是本版的另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叫朱松生，恰好是我师院中文系教文艺理论的老师，他在这个副刊版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小路〉与小路》的文章，其版面恰好是老张的《竖琴》之下，此文说的是上个星期天的 10 月 19 日，副刊刊发了左亚琳的两首小诗，总题目叫《莫干山拾景》，其中一首叫《瀑布》，另一首叫《小路》，后来引起争论的

就是《小路》，它有一句题记为“一条杂草丛生的石阶，在密林深处突然中断了……”

朱松生老师在短文中说：“《小路》的语言还是明朗的，只是立意有点朦胧，还给人以凄清寂寥之感。能否算作朦胧诗，我也没有把握。”“现在有些人似乎刻意追求‘朦胧美’，把诗写得晦涩费解。有的理论家还誉之为新诗的‘崛起’，代表着新诗的未来。我却实在不敢苟同。我也认为朦胧晦涩的诗风，只能是诗歌创作中一条极狭窄的小路。它也许能成为一种诗体，但怕难在‘四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振撼人心的作用。”

朱老师说的“崛起”其实是那个时候有三位批评家的三个“崛起论”，他们分别是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其中徐敬亚当年还是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也可能是刚好跟朱老师同版，老张看到了便想一吐心声：11月5日，杭报副刊就刊发了老张的题为《“小路”辩》的文章，文中是这样说的：

诗歌比起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自然更注重于感情，富于想象。我们不能要求每一首诗都有很深刻的教育意义。假如一首诗能创造一种新颖的意象，传递一种独特的感情，能触发广泛的联想或联绵的沉思，即使它没有鲜明的主题思想，但只要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也可以说完成了它的功能。《小路》一诗由一条小小石径在密林深处突然中断而触动灵感，展开丰富的联想猜测，表达了一种静谧幽遐的思绪，虽有凄清惋惜之感，但能给人以恬淡的美感。类似这种写景抒情的小诗，如3月23日《初阳》刊登的《雨声淅沥》，也是如此。如果硬要从中寻找“微言大义”，挖掘清晰明确的思想含义，否则斥之为朦胧晦涩、不是人民大众的感情。我想，这样的诗歌评论恐怕也不见得就是宽广“大路”吧。

说这一段轶事，倒不是钩沉什么往事，面是想通过此例，来说明老张这一代的写作者那时的思想背景，即无论是校内的“扬帆”诗社，还是校外的“我们”诗社，其诞生的背景都是跟那个开放的大时代有关的。这一点老张在那一篇文章中说得清清楚楚，虽然是四十五年前的文字，但仍可清晰地看出老张的诗观，因为在我印象中老张很少撰写理

论专稿，因此以下这段文字是完全可以拿来引用的——

我们的社会在逐步走向现代化，精神世界越来越复杂、丰富，人们对于文艺作品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的内容须有新的形式来适应，新诗也在探索着前进，偏离固有的“古道”，在广阔的原野上自由驰骋了。对于诗歌，我们往往习惯于从理念上去分析评判，采用“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色”“词语解释”之类八股式的剖析法，实在是太简陋肤浅了。而“朦胧诗”的作者们却偏偏不爱那种流行的传统表现手法，不喜欢那种一段具体描绘之后“提高一层次”、进行抽象发挥“点明题意”的方法，而强调把自己独特的感触和微妙的情绪全部隐藏在具体意象背后，追求“雾中看花”的朦胧美，于是诗的形象和思想便带有某种不确定性，甚至模糊、隐秘。难怪有人要叫“立意不明确”或“主题不突出”了。

说四十五年前的这一段轶事，由此来说《人间重晚晴》这部诗作，即从“初阳”说到“晚晴”，大约也是一种思路吧，因为当时杭报的副刊就叫《初阳》副刊。

三

从“初阳”到“晚晴”，老张写出了第十一部诗集。

这第十一部诗集分为六个专辑，分别是“时间碎片”“风光如画”“乡愁剪影”“被花宠爱”“静候诗意”和“晚晴绚烂”，都是近几年的诗作，这说明老张的创作力一直非常旺盛。可以这么说吧，写诗、画画、旅行，大约构成了他退休后生活的三个支撑点，这可能也是他最好的状态，这可以从这一首《古稀少年行》中可看出——

一个不太安分的游魂

在山与海、诗与画之间流窜

被季节诱惑

以情思趣味品尝多样生活

古稀少年走进老树林

试图让缤纷的落叶重回枝头



由黄返青

把纷繁往事夹进日记本

在挂历上添加晚秋的童话色彩

足迹曾沿着石阶爬坡上升

或穿行高楼峡谷

或在沙滩用脚练书法

健康与开心是双肩包的两条背带

愿余生逆旅，走向诗和远方

古稀，戏称七零后

少年心事，潇洒于云海苍茫间

从诗歌风格来看，一言以蔽之，老张一直走的是纯抒情诗的道路，即普希金、海涅、济慈、叶赛宁的道路。如果从以中国诗人为例，那应该就是徐志摩、戴望舒、蔡其矫、舒婷这一路子的。虽然这样说有点笼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老张三十岁和七十岁时的作品，其呈现的总体风貌和手法，应该说是相当一致的，而且有着老而弥坚、愈为成熟之感，因为二十岁时写一首爱情诗，你可以说是拜荷尔蒙所赐，但七十岁时又能写出一首爱情诗，那就不只是荷尔蒙之作用，更有着人生阅历的沉淀和升华，且看这一首《缘：遇见——给N.N》——

那年四月，繁花初绽

我们在西湖边相见

白堤上的桃花柳叶正在热恋

我参加完《湖畔诗刊》首发式

刚走出华侨饭店

就遇见了你，在集贤亭

娴雅地端坐着

宛如林徽因笔下的著名诗句——

你是人间四月天

诗思和琴情，慢慢结缘

看水上鸳鸯嬉戏

我们沿着西湖涟漪一路游走闲谈

爱好文学与擅长歌舞

恰巧牵手相伴

值得珍藏呵，这个美妙的春天

从此，自余杭翡翠城至萧山海月

时而临平，时而威海

舒适中享受浪漫

我们细细品尝着生活的滋味

夕阳红——庆余年

类似的诗作还有一首叫《两棵树》的，这就不只是纯抒情，而是有着哲理的浓缩和提炼——

园林工人把两棵树迁种到

公寓旁的小花园

比肩而立，静默相对

从此不再孤单寂寞

两棵树，都已不再年轻

树皮皴裂干枯

时有落叶如点点暮雨淋湿了情绪

而伸出的枝杈仿佛在牵手

相伴晚霞中

地底下彼此的根系

正向对方伸展

幽暗里的握手格外缱绻湿润

春风轻拂有情思萌动

并排两棵树，见证生命的传奇

礼赞爱的执着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自画像式的写法，不过我是宁愿这么去想的。这也正如他在《晚晴小札》中所写的那样：“是遇见，抑或重逢 / 晚晴乃一剂良药，专治孤寂”。

尤其欣喜的是，老张不仅仅是书写“夕阳牵手暮光 / 晚霞拥吻黄昏”，不仅仅是遇见，而是在结发妻子病故多年后又紧紧抓住了另一棵树，这是需要默默地祝福的，这也是他诗情澎湃的根本缘由。而且我也注意到，老张的某些诗作，已经更为深沉乃至趋向虚无的境界，我以为这于诗来说，实在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大多数的诗写得还是太实太实了，且看这一首《在黑暗中行走的人》——

在黑暗中行走的人

没有影子。他避开了光

融入夜色

融入命运的虚无

仿佛空心人，消逝于时间

删除一段历史

作为第十一部诗集，老张对自己的诗作也有一点小结的性质，包括在诗行间对岁月和时代也常常作回眸和思考，虽然我相信这肯定还不是他的收官之作，因为我在这部诗集中读到了《题赠我们诗社》这样的作品，因为在今天，当年《我们》的那些诗友，有的像老张那样还在笔耕不辍，有的则已经早早封笔，这实际上也都是命运的安排吧：“上世纪八十年代，诗雨绵绵 / 淋湿了众多青春脸庞 / 以“我们”为题十几支诗笔围垦出一个崭新园地 // 当年的我们，从稚嫩到壮硕 / 如今的我们，素净苍茫 / 老树盘根，虬枝挽臂 / 仍不忘常以诗行填充生活 // 是谁突然冒出警句 / ——诗歌是灵魂深处的母语 / 那就让诗韵陪伴一生 / 为永远的我们”。

诗集中还收了一篇由他执笔的写于1980年的《飞来峰》（造型）（发刊词），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今天读来还是震聋发聩的——“每一座山脉，都以自己独特的旋律组合着地球的交响诗；震荡的岁月孕育着震荡的群体。飞来峰不是从河外星系突然闯入尘世的巨岩，而只是特殊大地上一种畸形的崛起，历史波澜中一个突涌的潮头。”

是的，一个诗人，无论是“初阳”还是“晚晴”，其诗歌的质地还是光彩熠熠的。对于这第十一部诗集，我觉得最为珍贵的，还是老张几十年如一日地认真和执著，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当然还有谦和与包容，这又是跟为人与为业有关的，因此老张也一直是我的榜样，虽然我已经不可能做到像他那样术有专攻且成就不凡。

回到诗歌，这些年我们喊了不少口号，摸了不少门道，走了不少了应该走或不应该走的路，老张却一直不声不响地写着，很少听到他扯着嗓子高喊什么，也没见他高举某面旗帜而挥舞什么，但是这一次我读到他的《诗生子》一诗，我暗暗地笑了，并且我也为老张由衷地高兴，因为他是真正爱诗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诗生子”，我想他远在加拿大的儿子，看到此诗也是会为老爸而感到欣慰的——

几十年来，诗歌一直是

我的情人

为我悄悄生下了一大堆私生子

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都是我的小宝贝

希望他们裸露我的魂魄

并把基因遗传下去

起码能有一两个孩子

被众人所喜欢

愿我的私（诗）生子不断成长

在家谱上留下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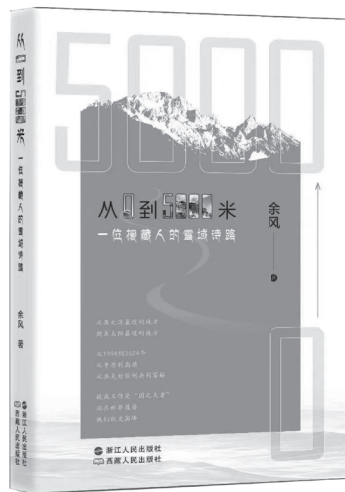
我也就欣慰了

祝福老张，赶个时尚的说法吧，老张很可能是AI时代里最后的抒情诗人。☑

十年绵绵援藏情

——余风诗集《从0到5000米》后记

Article- 余风 Yu Feng



《从0到5000米——一位援藏人的雪域诗路》书影

《从0到5000米——一位援藏人的雪域诗路》（下文简称《从0到5000米》）这本小集子的出版，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二〇一三年六月，根据组织安排，我调离常山县芳村镇党委书记岗位，成为浙江省第七批援藏干部，任职西藏那曲地区住建局副局长。

因为援藏，我深入到西藏这片高天厚土的腹地，意外地唤醒了我沉睡多年的诗心。

我写诗其实起步较晚，在大学时才开始学习写作诗歌，那正是诗歌最流行的年代。我遇到了我的诗歌启蒙老师沈泽宜先生，并加入了由他担任指导老师的文学社团“远方”诗社。但我在大学毕业后，除在短短几

年的教学生涯中，还能偶尔在报刊上发表过几首小诗外，在诗歌创作上实在乏善可陈，倒是写了不少反映教学工作和乡村生活经历的散文，可以说面对先生当年的殷殷教诲和期望，心中多少有些愧疚的。但回想起来，我虽没有在写诗上有所作为，但写诗的经历，却帮助我打下了较为扎实的文字功底，譬如在强手如林的教师队伍中，学校领导还偶尔会指定我写写学校的工作总结，或者报道一下学校的特色工作和某位老师的先进事迹，这让我受宠若惊，并使我在人生道路上逐渐有一点成长和进步。

一九九六年我进入机关部门工作，在按部就班、文山会海、天天加班的主旋律浸润下，我内心原本就不怎么茁壮的诗歌种子，无奈而又顺理成章地被束之高阁，就像远去

的初恋一般，幻化为欧·亨利笔下的“最后一片叶子”，在心里渐行渐远。只是偶尔想起来，最多轻轻叹口气惋惜一下，又别无选择地掐断了这缕念想。本来以为这辈子从此与诗歌绝缘，不承想时隔十八年，这粒“干枯的种子”竟又不经意在我援藏时的某个瞬间满血复活，如同灵童转世一般，重生到我的身上。以至于后来很多诗坛前辈都断言：不是你找到了诗歌，而是诗歌找到了你。

我曾许多次与人谈起时隔多年在西藏重拾诗歌的原因。除了西藏本身高天厚土、壮丽风光、独特风情、古老文明给感官带来的震撼和灵感，以及援藏工作的独特体验等多种要素叠加产生的激情之外，最根本的就是诗歌写作具有“短、平、快”特征，高度吻合高原缺氧环境的需要。在我援藏工作所在的那曲地区，是公认的世界海拔最高的地级市，我曾在浙江公寓的宿舍里测过海拔，在自己的床上躺平，海拔是4520米；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内地正常含氧量的50%左右。高原缺氧，最忌疲劳，尤其用脑过度是大敌，极易高反，决不可思虑太多太深，而写作却偏偏是最耗氧、最烧脑细胞的，一旦开始往往不吐不快刹不住车，很难硬生生地因缺氧而中止，因此迫切需要找到一个“不负如来不负卿”两全其美的表达方式。

而诗歌，像是天然为这片缺氧的雪域而生的，成为唯一的“双全法”。

因为写诗，节省氧气。仅此一点，就已无敌！

因此有人说，亲情和氧气，是援藏干部最稀缺的两种微量元素，而诗歌，却是治愈亲情和适应缺氧的良方。

于是陆陆续续开始创作一些诗歌，并带着初学诗歌般的陌生和胆怯，大着胆子尝试着投稿。没想到竟能陆陆续续开始发表，陆陆续续开始积少成多。

从二〇一三年一直到二〇二三年，转瞬十年过去，援藏结束回到浙江后工作岗位也换了好几茬，但所创作与发表的诗歌，仍然习惯性地绝大多数与西藏有关，提起笔来，倾泄到纸上的依然是援藏的情愫和西藏的元素，实可谓身体来到了现在，思想停留在从前，肉体回到了浙江，灵魂依然在高原。著名诗人、浙江省作协诗创委原主任柯平曾在《浙江文坛（2020卷）》中特意指出：余风作为曾经的支干干部，取材依然围绕西藏主题，即生命中永难抹去的那一部分，他眼中秋季的雪域“纯净如记忆空白处

深不见底的伤痕”。我知道柯平老师对此并无批评之意，但却引起了我的反思，是否该给援藏这段深刻的人生烙印带来的巨大惯性，冷静地画上一个休止符，真正让自己从西藏的“思维茧房”中走出来。

故而，在公务之余，开始“收拾旧山河”，搜集自援藏期间以及归来之后十年间所创作诗歌，予以整理成册，并如家中有女初长成一般，养在深闺，择机待嫁。

站在援藏三十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我回望自己十年累积的诗歌沙塔，听到了十年磨剑的岁月履痕。

二

毋庸讳言，由于援藏的独特体验和使命，我写西藏的诗歌具有较强的功利性，那就是希望通过我的诗歌，让更多的人认识众说纷纭的西藏，了解陌生神秘的援藏。长期以来，尽管无数人向往西藏，尽管交通条件明显改善，但西藏的缺氧和高海拔给人造成的痛苦，还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真正到过西藏的人还是不多，至少我的身边同事、亲朋好友即是如此。

在确定将推介西藏、反映援藏作为我今后诗歌创作的方向和主题之后，我开始深入思考“写什么样的诗”。毕竟已经阔别诗坛已久，“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懂深浅，不谙诗事，对当前所谓的诗歌流派、诗坛动态、诗家“大咖”可谓一无所知，所残缺的诗歌印象其实依然停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也曾读了当前流行的一些诗歌，那类故作高深、无病呻吟、精于修辞、沉溺“小我”、内容空洞的所谓“好诗”，显然不符合我的需要，如果这样写，不仅起不到“推介西藏、反映援藏”的作用，反而会影响读者的认知。而那种直白叙事的口语诗，符合我的创作要求，却又不不小心容易过于松散拖沓，丧失诗歌语言精练，影响了诗歌艺术性。

如何能够既让普通读者能读懂，又能不失诗歌本身的品质，做到意象的真、思想的善和诗意的美有机融合，这于对诗歌本来就知之甚少的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因此我在创作西藏题材尤其是援藏工作的诗歌时，着重体现“诗言志”和“诗言事”，甚至有的还宁选肤浅

而奔深刻，以白描取代想象，力争让人读得懂，让读者通过一首诗了解一个人、一件事，通过一个章节了解一个空间、一段历史，让西藏不再神秘遥远，让援藏不再成为畏途，而是成为引领人们向往净土、挑战自我，追求更高人生境界的助力和激励。

对这一创作层面的粗浅探索，许多诗坛方家前辈给予了鼓励和肯定，如吉狄马加主席为诗集《从0到5000米》撰写了长篇序言《一位援藏干部的诗歌情怀》，叶梅会长撰写了《援藏壮举的诗意记录》，梁晓明老师撰写《大音希声——读余风诗集〈从0到5000米——一位援藏人的雪域诗路〉》，邢海珍教授专门为拙诗撰写了《灵魂与诗在高原神性的风中行走——余风的西藏诗歌品读》，诗歌世家骆蔓女士撰写了《一场心灵世界的修行——读余风的诗有感》，沈健教授撰写了《“援藏之路”天梯攀登者之歌》，周华诚先生撰写了《余风诗歌里的慈悲与大爱》，诸多溢美之辞让我深感受之有愧。沈苇、孙昌建、李自国等诸多老师也曾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褒奖之义。也有许多诗歌编辑看到我的诗歌作品后，中肯地提出了语言太口语化、散文化的批评，犹如狮吼在耳、醍醐灌顶，让我深以为然，并看到存在的短板和提升的紧迫。

三

在我诗歌创作过程中，我的西藏同事朋友给予我很多关注和支持。我所在的援藏单位那曲地区住建局领导，经常为我创造深入藏区牧区无人区调研和检查工作的机会，让我收获无比震撼的极致体验；我的藏族同事尼玛次仁、央次仁、罗措、仁青、巴桑罗布等多次请我到他们家里做客、过藏历新年，感受藏族群众的幸福生活；在西藏新闻媒体界工作的觉果、温志丹、汪晓华等朋友，经常在第一时间告知我诗歌发表的消息；我的师兄援友、著名诗人陈人杰，经常与我一道谈诗论文，给予我诸多诗歌教益；我的老领导、浙江省第七批援藏工作指挥长李华和同期援藏的诸多兄弟，曾多次建议我出版诗集，我也心有戚戚，只因俗务缠身、生性疏懒以及自感拙作平平、拿不出手之故，导致这本集子一直无缘问世。

在“浙皖闽赣四省作家采风——走进龙游”活动中，来自四省的作家们住在当地一家著名的民宿，大家晚饭后茶叙闲聊，又谈论到了我的西藏诗歌，都认为我应该为写西藏的诗歌出一本集子，著名出版人邱建国、衢州作家周华诚甚至为这本集子想好了名字——《从0到5000米》，以海拔距离直观地体现浙江援藏干部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的非凡历程，引得在座文友们一片叫好。

二〇二四年初，曾任省对口支援办领导的省发改委副主任骆方豪来衢州，与本地一些援藏朋友座谈交流，畅聊当年援藏的趣事。其间谈起我当年援藏时的诗歌创作，当大家谈及今年是浙江省对口支援西藏三十周年时，我心里一动，不如以此为契机，让此书成为纪念援藏工作三十周年的礼物吧！我将这一设想与骆方豪主任进行了交流，对援藏工作有着深厚感情的骆主任深表赞赏。于是，这本集子的出版就此提上了日程。

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在青藏高原工作多年的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老师，在应邀参加首届浙皖闽赣四省边际诗歌节期间，了解到我的援藏工作和诗歌创作经历，认真阅读了我的诗稿后，欣然应邀命笔为拙书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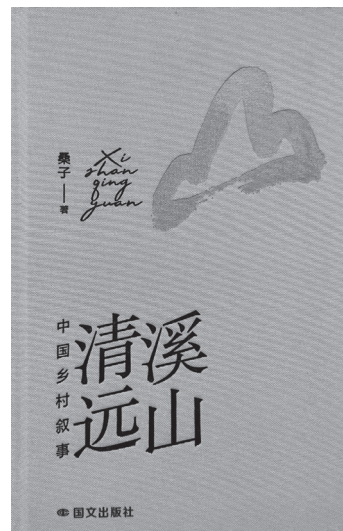
省发改委对口支援处唐寄兴处长以及如今的浙江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领导和兄弟们，为本书能在浙江省对口援藏三十周年之际出版，给予了大量关心帮助。浙江人民出版社著名编辑潘海林老师一直为此书出版忙前忙后，花费大量精力，在短短数月时间以创纪录的效率，完成了装潢设计、编辑出版、审批校样等全部程序。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西藏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同意与浙江人民出版社联袂出版，为藏汉民族团结、浙藏两地情谊又酿就一段佳话。

尽管本集子收录的作品，大多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但因术业疏于专攻，于诗艺水平，一直惴惴不安。故本集子的出版，不求能展示诗艺之高，但求能助读者朋友了解西藏、理解援藏之一二，倘若真能有所裨益，也就无所遗憾了。■

我们看到的村庄在不断创造着意义

——桑子诗集《溪山清远》序

Article- 桑子 Sang Zi



《溪山清远：中国乡村叙事》书影

《溪山清远——中国乡村叙事》（以下简称《溪山清远》）是我作为绍兴市文化特派员派驻鉴湖街道坡塘村期间写下的一部乡村生活志诗歌集。该诗集以鉴湖坡塘村为母体，展示中国乡村文化在新时代的突破性进程。诗集既聚焦“越地”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个人化抒写，又对乡村历史、自然风物以及文化特派员行走乡村，致力于村庄文化精神建设方面予以全视角深度抒写和多样化写作的观照。茶山、千年古道、会稽山脉、河流、埠口、故乡的人，一起构成了时间和生命之流的动向，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地图。

《溪山清远》既是一脉生气盎然的乡村生命活水，亦是一部联通古今的民族志，以山川自然万有的血肉化、骨骼化、肌理化使诗歌得以复活并具有穿越空间的生命膂力，从而建立起人与生活、历史和世界的肉身关系。绍兴建城两千五百余年，是除苏州外全国鲜有的两

千五百年来建城城址不变的城市，主持设计的范蠡选择城址时兼顾交通、防御及拓展等多种战略需要。得山水之利而无旱涝之忧，能攻易守而基业可据，范蠡《养鱼经》中描述“聚土为坡、积水成塘”是为坡塘，被今人称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的一项杰作，如今的越地乡村生活是悠久社会历史的见证，是人文精神的传承，是哲学伦理的启示和民间生活的记忆，亦是历史脉络与现实的交流互动。

《溪山清远》建构出一个多重感观的现实、历史和未来并存又相互观照的空间，建构出一座用语言建造的博物馆，用语言建造起自然万有、中国人文、乡村生活、历史现实的博物馆。用文化打通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建造时代的精神家园。

《溪山清远》选择了行走的诗学。在叩访乡村中聆听历史的回声、默察时间的踪迹，在以鉴湖坡塘村为原点辐射至中国新农村的田

野考察中，在知微见著中，叙述中国农村如何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叙述在蓬勃的时代浪潮中有如神灵一般，向外扩散着“一种古老、不竭的力”。这就是时间的声音，它化作民谣、唱腔和号子，在华夏子孙心中持续演奏着，殊声而合响，异翻而同飞。乡村与人类生命的一体同构，本诗集为绍兴越城故土文化构建了张力饱满的意义空间，并启示人们：我们看到的村庄在不断创造着意义，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它高于我们的思想，哺育着我们的精神，始终引领着我们还乡并不断再出发。这些作品对城乡观念变迁进行思考，重新考量新时代的“乡土性”。依赖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样在一个地方扎下根，但因此乡村也相对缺乏个人记忆与共同经验的交流互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我们既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也要在社会的世代之间筑通桥梁。文字最早具有庙堂性，但当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展到了新时代，文字下乡就变得愈发迫切。

《溪山清远》试图打通自我生命内在对话的独特通道，将凡俗小事转化为独特经验的思想路径，具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与文化感知力。一些事物从过去的时间中走来，我们从空无中看到有，从不会说话的“物”里听到祖先的声音。诗集中的作品通过戏剧性和抒情性相互支撑的话语方式让乡村承载的自然风物、经济文化、思想史、人类学、建筑学、美学等多元文化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去思考一个文化价值挖掘和遗产保护的命题，去领悟无可辩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代精神。

数千年的交通史、农耕史、文化史随着一个个物象的打开、一页页典故的演义，复活在现代汉语的诗行中；时代的滔天巨浪与个体命运的细小浪花随着一场行迹的变迁、一次记忆的寻访重新由时间之海翻卷回语言之岸。诗集同时对城乡观念文明变迁进行了思考，运用虚实结合的叙事，打破时空限制，打破不断流动的地理空间中文化和地域的藩篱。用词语观察生活、思考命运、追问存在是诗人和诗歌的永恒。

《溪山清远》通过错落的长短诗句形成特殊的节奏感来支撑叙述，以对物的精密刻画来呈现其精神意象的恢宏，以小说化的方式通过叙述形成情节从而产生陌生化的效果；融合了戏剧的表达，以对话、场景、人物的变换，

充分体现了戏剧性的效果，创造“一个发声者多种声音”的效果，在对不同境遇的观照中，能够有力地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语言和背后的巨大的沉默中，将读者引向“不在”，引向“缺失”，甚至让读者感受到不仅仅是乡村本身，是在大自然中间安家，在时间之河拐弯处安家的故土情结。“诗人的天职是归乡”，在故乡与远行中间，诗人和读者在寻找，在历史的断流处，甚至在时间的暗流中，寻找那些蓬勃的生命力，那些民族的脊梁。村庄不仅仅是物的意象，也是精神的隐喻，《溪山清远》里所有的诗歌文本都是敞开的，它开辟着一个属于未来的故乡，山川河流的意象延伸到许多地方，宇宙、历史、现实和生命、我们的家族、我们的灵魂得以显形。

不停地守望，不停地出发，不停地漂泊，不停地暂居和寻找，我们与自然之物和历史遗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过去时的、单线性的，而是当下的、交互往返和可感知的。乡村生活是悠久社会历史的见证、是人文精神的传承，是哲学伦理的启示和民间生活的记忆，是历史脉络与现实交流互动。

《溪山清远》是在作者作为文化特派员驻村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以对乡村自然和人文的观照和摹写，加之超越时空的浪漫想象与联想，容纳了诸多现实与幻觉共存的陌生化元素，它们由梦、石头、山林和影子等组成，以现实物象与梦幻元素交织杂糅，相互抵牾又彼此联动，抵达广博的隐喻深度，调配出繁复的玄言色彩，为故土文化构建了张力饱满的意义空间；以节制、简洁的诗语，有效支撑起立体的心智结构，进行文化历史的审视，小到反思个体命运随时代的更迭变换何去何从，大到追溯家国历史的精神脉络，为故土文化构建张力饱满的意义空间。《溪山清远》是每个人的纸上还乡，亦是一部大地之诗。█

正本溯源，《逐梦远洋》建设性反思精神

Article- 越人 Yue Ren

“鱼是会哭的”这一书名，出自陆春祥先生评论来其长篇报告文学《逐梦远洋》的文章标题。此文原载《解放日报》《朝花》副刊，标题为《追逐的是鱼，更是生态的重生》，中国作家网文学评论专栏转载此文时亦用此标题。“朝花时文”公众号转载时则另取一题：“鱼是会哭的，我们听到了吗？”。

一篇文章多种媒体转载是融媒体时代的常态。当用户不再忠诚于单一媒体，而是根据自己的时间、场景和喜好，在不同的平台上获取信息，那么，覆盖所有潜在用户所在的平台，便成为文章传播必须有的常态。在这过程中，不同媒体的标题调整便成了一项核心策略。由此而论，《追逐的是鱼，更是生态的重生》是对《逐梦远洋》正式规范、突出核心事实的解读，而《鱼是会哭的，我们听到了吗？》则是具有悬念感、价值感、代入感的深度阅读。

“鱼是会哭的”是《逐梦远洋》中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发生在1990年后的某一年。对于舟山野生大黄鱼来说，1990年是个标志性

的年份。从那一年起，舟山海域鲜见野生大黄鱼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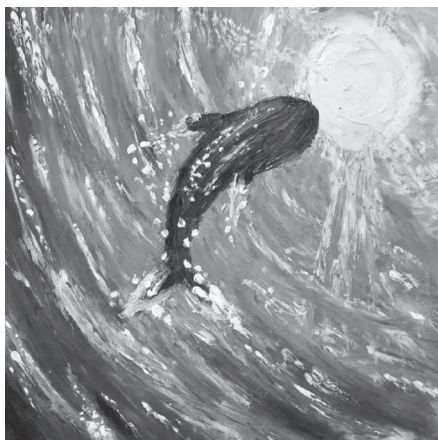
书中写道——

这以后的某一年，我在渔区访问一位老人。这位当年掌舵带头船去捕过冬大黄鱼，后来又极力主张延长休渔期的知名渔老大，说起1974年冬季舟外渔场那一幕，悄悄地跟我说：

“你知道吗？鱼是会哭的。”

那一年他们到了舟外渔场，鱼群探测仪上发现了毛笋状的奇怪影像，与以往散状分布的黑点完全不一样。他们知道这是遇到了像集团军般的大鱼群了。他们放下一张大网，鱼群被围困在大网中。随着吊杆的升起，一道道金光在眼前闪现，围网里密密麻麻的大黄鱼，“呜呜呜呜”“嘎嘎嘎嘎”大声乱叫着，那叫声，此起彼伏，声声不绝，凄惨极了。

这位在我访问时已显得有点萎靡的老人说：“我这一生，听惯了大黄鱼的叫声。岱衢洋上大黄鱼交配产卵时，雄鱼‘咯咯’的叫声，



雌鱼‘哼哼’的鸣声，就像男人女人亲热时叫声一样，是令人销魂的。叫声中大黄鱼还会在鱼群中四处乱窜，相互摩擦身体。船上的渔民听到那叫声，都会相互开玩笑，说你老婆与你亲热时叫不叫呀。可那一次，舟外渔场那一次，在大黄鱼的叫声中，我听到的是痛苦，是恐惧，是绝望，那叫声就像哭一样，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大黄鱼那样叫过。”

鱼哭，在这部 22 万字的报告文学中，就只出现这么一次。但它却像一道闪电击穿人的神经。从这个“鱼哭”片段里，徐剑先生看到了“鱼水之欢与鱼水之劫”，认为它“构成了来其海洋文学的大悲咒，壮哉！”；陆春祥先生感叹“老人一句‘鱼是会哭的’，我的心被瞬间击中”，甚至说“我也惊叹于作者捕捉细节的能力，不用太多，就五个字，只这一句，就可以将书的前半部分串起来”；郑翔先生说“看到这一段真是有种让人心碎的感觉”，“这种灭绝式的滥捕真是人类的罪恶！”；甚至，周维强先生认为，“如果这部书能够重印，可以分成上下两部书来做，上部书的书名是‘大黄鱼的悲歌’”，“这当然不只是大黄鱼的悲歌，这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以‘大黄鱼’借代整个渔业资源”。

数位评论家不约而同的感受，印证了“鱼是会哭的”在《逐梦远洋》中是一个蕴含深刻悲悯情怀与生态警示的核心意象。它通过文学化的表达，将生态危机转化为

可感知的生命痛感，极大地强化了作品的反思深度。

“鱼是会哭的”在《逐梦远洋》中的核心意义至少包含四个方面：

生态反思的具象化与情感穿透力。“鱼是会哭的”出自舟山渔老大之口，形象地描绘了大黄鱼遭受过度捕捞时发出的凄厉叫声。作者将其提炼为一个饱含痛感的意象，使“资源衰退”这一抽象概念瞬间转化为生命濒危时的具体痛苦与恐惧，强烈撞击读者情感，揭示了“人定胜天”观念下酷渔滥捕的残酷性，成为全书生态反思的精神支点。

人性觉醒与叙事转折的关键媒介。“鱼哭”的意象深刻触动了渔民群体。对“鱼哭”的感知与不忍，标志着渔民从资源索取者向生态守护者的内心转变，推动了叙事从对近海衰落的痛悔迈向休渔护海、公海休渔等主动保护的觉醒与实践。它是人性反思与叙事转向的关键催化剂。

联结复调结构的叙事纽带。《逐梦远洋》拥有“近海衰退之思”与“远洋开拓之梦”的双重主题。“鱼是会哭的”这一意象，及其背后所代表的近海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的历史现实，正是舟山渔民逐梦远洋最直接、也最沉痛的动因。它深刻联结了“颂”与“思”，使作品的复调结构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成为一种深层次的、内在的必然。

升华主题的哲学思辨。此意象引导读者超越人类中心视角，思考海洋生物自身的生存权利与演化规律。它呼应了书中“海洋生物有其繁衍进化规律，人类唯有遵循方能和谐共生”的思辨，揭示了若无视自然法则，人类终将与渔业繁华一同“落尽”的辩证关系，从而将主题从行业兴衰提升至生态文明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哲学高度。

总而言之，“鱼是会哭的”在《逐梦远洋》中远不止于修辞，它是全书的“文眼”。它用最朴素的语言承载了最沉重的情感与最犀利的反思，是作者生态良知和悲悯情怀的集中体现，深刻揭示了作品“虽颂犹刺、虽歌犹思”的核心价值。

《逐梦远洋》自出版后引起的最大的社会反响是，认为这部书没有停留在讴歌远洋渔业的成就上，而是以“大黄鱼悲歌”等历史教训为镜，深刻反思了近海资源衰退的根源，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生态文明观念。而且通过复调叙事结构，将“开拓史诗”与“生态反思”自始至

终并行、交织、对话，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和思想深度，从而使它既是一部行业的奋斗史诗，更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启示录。它告诉我们，最伟大的征程，不仅是征服远方的海洋，更是征服我们内心无节制的贪欲，最终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智慧之路。

关于这一点，诸多评论家在本书中有许多论述。如丁晓原先生说：“‘逐梦’一类的命题大多为主题类书写。一些主题报告文学创作，直奔主题而来，高词虚语满篇，所写从开篇到收尾，宏大叙事‘直通车’，一览无余，少了切实而富有质感的生活的具体细说。读者直言不讳不喜欢阅读这样有违文学创作基本原理的作品。《逐梦远洋》不是这样，‘逐梦’之外还有意蕴……”“反思性是《逐梦远洋》重要的主题调性。这种主题调性体现在作品对舟山‘渔史’具体而完整的记写之中”“作为我国独有的鱼类，一个庞大的鱼族，大黄鱼终成‘悲歌’。此后‘马面鲀谢幕’、蟹‘衰’、虾资源‘萎缩’，前仆而后无继。这其实是一种具体而微的生态危机的典型实例”。赵宗彪先生在评论文章中也说：“如果说，这是一本报告文学，似乎有点贬低了这部作品，因为现在有些号称‘报告文学’的作品，已经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以我的观感，还是将此书定为非虚构的纪实作品为好。这是一部有着强烈史识的作品，展示的是一部东海渔民宏阔丰富的三千年历史画卷。”

作者来其在自己“创作谈”中说：“《逐梦远洋》在思想艺术上，无非向报告文学的传统精神作了一次回归而已。”确实如此，《逐梦远洋》堪称报告文学的正本源之作，回归并彰显了报告文学最核心、最根本的创作原则与精神内核。

反思精神是报告文学的灵魂，也是报告文学的“源”与“本”，其核心内涵包括问题意识、启蒙诉求、人文关怀和历史担当，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曾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体现了对真实的追求、对弱者的关怀、对历史的负责、对未来的警示。夏衍的《包身工》，这篇被公认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为中国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确立了核心范式。《包身工》的反思精神体现在通过直面包身工“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法律，没有人道”的生活，发出了对社会黑暗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抨击。“文革”结束后，整个民族都需要对那段历史进行思考，报告文学

成为最重要的载体。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虽颂犹刺、虽歌犹思”，在歌颂科学家陈景润的同时，反思了那个扭曲时代对知识和人才的摧残。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矛盾发生变化。报告文学的反思从宏大的政治历史叙事，转向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揭示了贫困大学生的经济窘迫、心理压力和精神挣扎，推动了国家教育公平政策的完善。这一切表明，中国报告文学的反思精神从未消失过，只是随着时代变迁，其反思的焦点、形态和策略发生了深刻的演变。如果说，早期的反思常是“爆破式”的，充满激情的揭露与控诉，那么，当下的反思更注重“建设性”；过去的反思侧重于呈现“发生了什么”，现在的反思更注重追问“为什么发生”和“如何解决”。它变得更聪明了，懂得在约束中寻找空间，用更策略性的方式进行言说；它变得更深刻了，从表面的政治批判，深入到社会肌理、文化心理和人性层面；它变得更广阔了，反思的议题覆盖了从个体命运到人类共同体的几乎所有重大领域。

《逐梦远洋》正是这样一部在新时代背景下富有建设性反思精神的报告文学。它的反思基调诚如徐剑先生所评，是“虽颂犹刺、虽歌犹思”。“虽颂犹刺、虽歌犹思”是建设性报告文学的重大特征，它标志着报告文学的反思精神走向了成熟与深化，是一种充满张力的、辩证的叙事智慧。落实到《逐梦远洋》，正因为我们在前半部我们看到了近海渔业衰退得如此惨烈，其过程如此悲壮、结局如此凄凉，我们才感到“人海和谐”发展观、价值观的获得多么不容易，是在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和弊端之后才获得的，以此理念为统领的开拓远洋又是多么来之不易。这种“虽颂犹刺、虽歌犹思”中的歌颂，是在对一段充满艰难抉择的复杂历史的还原和反思中完成的，因而更具说服力 and 震撼力；这种“虽颂犹刺、虽歌犹思”中的反思，也在歌颂中不再是易碎的利器，而成为更具韧性的、能够进行持久工作的“手术刀”，在解构中寻求建构，在批判中寄托希望。因此，可以说，“虽颂犹刺、虽歌犹思”不仅没有削弱报告文学的反思精神，反而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一种更可持续、也更具穿透力的存在方式。这也正是《逐梦远洋》这部作品在当代报告文学领域显得尤为珍贵和具有引领性的关键所在。█

马成生捐赠《水浒传》研究著作： 是他大半生的重要文学研究成果

Article- 徐忠友 Xu Zhongyou



早在2024年4月“世界读书日”前一天，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原主任、中国水浒学会原常务理事、浙江文学学会原副会长、杭州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现任浙江《水浒传》研究会会长、浙江《三国》专委会会长马成生老教授，在夫人杨劲静女士的陪同下来到浙江文学馆，捐赠了一批《水浒传》研究等方面的著作，丰富了浙江文学馆的馆藏。

受家乡民俗文化影响，他渐渐爱上了文学

今年3月30日上午，笔者来到杭州师范大学宿舍区一公寓里，采访马成生老教授。据马老夫人杨劲静女士介绍：去年马老曾多次住院，经常要输氧气，但97岁高龄的他仍坚持

伏案笔耕，研究《水浒传》等方面的文学课题，真可谓是一位将大半生心血倾注于《水浒传》研究的著名学者。

正在吃早饭的马老见到笔者便放下碗筷，介绍了他爱好文学和研究《水浒传》的起因：1929年12月15日，他出生在缙云县新建镇张公桥村。马成生的父亲和邻居们都爱猜谜语、绘农民画，山歌唱得也很好，父亲还是村里的两大歌手之一。儿时父亲经常带着他去看人家造屋上梁，听那木匠、泥工的喝彩声，还能抢到一些抛粮、花生；村里有人娶老婆，母亲会带着他去“讨”糖果子，说句吉利的话或者猜个谜语，新娘或伴娘就会给他几颗糖果或莲子；特别是村里举行山歌会，他看着父亲站在八仙桌搭起的赛歌台边唱山歌，就像看到现在的刘德华一样帅。他还有个姑妈，嫁到邻近的



畲族村寨里，畲族的民歌不仅接地气、文化内涵丰富，而且也很好听。这些家乡的民俗文化，对马成生起到了文学的启蒙作用。

1947年9月，马成生初中毕业后考进了浙江省立处州中学（现丽水中学），让他在文艺方面有了初步的实践。1948年暑假，在班主任项俊的指导下，他和班上的11位同学成立了一个文艺社团，取名“小羊社”。因当时丽水还没解放，他们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创办一张壁报，办报的指导思想是“揭露腐败现象，歌颂美好事物，迎接新的世界”。大家想办法凑钱购买了一种蛋白纸办壁报，壁报宽约70厘米、长约120厘米，每周出一期，上面刊发同学们写的时事报道、思想评论，还有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马成生写的一篇杂文《亏心事》，写一对卖烧酒的夫妻，常在酒中掺水的缺德事，在一个雷声大作日子里，夫妻俩以为是雷公要来惩罚他们了，便相互推诿是对方往酒里掺水。以此来讽刺国民党腐败，某些人相互欺诈行为。这篇杂文刊登于《浙南时报》的《烟雨楼》副刊上，并成为他的处女作。

1948年冬天，马成生等小羊社团的社员们观看了学校新风剧团演出的《三十夜》（也称《白毛女》）后，深受感动，他们也排演了一个戏《矮人演讲》，向师生揭露了当时“国军节节败退、物价天天飞涨、人心日日不安”的社会乱象，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

1949年5月，丽水解放了！马成生和同学们走上街头，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人民好喜欢”的歌儿，并扭起秧歌庆祝家乡解放。随后，有两位同学报名参加参军，还有人打算参加革命工作，《小羊》周刊便自然停刊了，自始至终大约出了二三十期，刊发了数百篇诗文。这让马成生等得到锻炼，写作的水平显著提高，他萌发了一个念头：希望将来从事文学工作。有一次写作文时，他写出了自己想当作家的梦想，但又觉得自己基础薄弱，一时又下不了决心。语文老师胡仲仑就在他的作文本上写了“事在人为”4个红字鼓励他。后来，胡老师还写了一副对联“潮平两岸阔 花满九江春”赠给他，这对他后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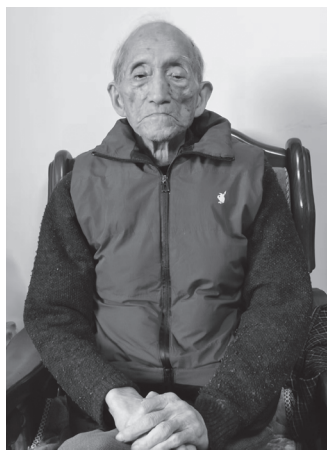
马成生向浙江文学馆捐书

报考中文专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50年8月，马成生高中毕业后，便报考了厦门大学中文系。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后，他本打算去上学。可是当时从丽水到福建要经过一些“白区”，路上有白军（土匪）拦路、抢劫甚至杀人。如果乘船过去，厦门是海峡前线，国民党军队经常朝船上打炮很不安全，所以父母劝他不要去冒险。

没有去上大学的马成生，最初回到张公桥村小学当语文老师，并兼任学校的总务工作。不久，村里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褚作哲找到他，因为他有高中文化，所以希望他协助土改工作。几天后通过选举，他当选村会的宣传委员，负责宣传和土地登记工作、写标语等，并排演了反映旧社会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戏《穷人恨》，自演了主角安兴旺。

土改结束后，上级提出家庭成份好、有文化的干部可以升学。1951年9月，马成生便考进浙江大学文学院学习。当时的浙大校址是在杭州上城区大学路上，校长是马寅初先生。1952年因上级教育部门对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浙大文学院被划到浙江师范学院，校址在杭州六和塔附近的之江校区。在这里让他学到了一些文学理论，对他后来的《水浒传》研究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马成生近照

师承钱钟书，奠定《水浒传》研究基石

1953年夏天，马成生从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先留校当助教，后来又调到学校审干部，经常外出调查学校干部和教师的政治、历史情况。1956年下半年，因学校扩招师资紧张，他调任学校的辅导员。1957年“反右”开始后，杭二中有一批老师被“反掉”了，他就被调到杭二中当语文教研室主任。

因为家庭出身好，1958年7月，马成生又被调到杭州市委办公室当秘书。从学校到市委，是组织上对他这位农家子弟出身的知识分子的信任与关怀，但工作了几年时间后，他觉得自己对那种日常迎来送往、抄抄写写的工作仍适应不了。如向领导汇报工作时心里会很紧张，陪客人吃喝怕麻烦；还有当时全国出现一股“大跃进、放卫星”的浮夸风，有的地方写炼出“千吨钢”、种出“万斤亩”的材料，他觉得太假，自己不能为之唱“赞歌”。于是，他向组织上提出调动工作，终于在1961年组织上让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研究生，这也让他有幸成为钱钟书的学生。

在课堂上和钱老师家中，马成生听到钱钟书先生对《水浒传》的精辟见解：如“《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版

本”等论断，深深启发了他，也点燃其对《水浒传》研究的热情。

钱钟书先生曾对他说：“你要想做学问，就不要想着做官。”他回话：“我也觉得如果想做官，会分散精力，还会耽误时间。”钱先生说：“是这样，但不仅是这样。如某某写文章缺乏实事求是精神，还有某某写的文章观点反反复复，常有180度的急转弯：有时说宋江是个光辉的形象，过段时间又称宋江是可耻的叛徒。这些人的做法就是受想做官念头的影晌，尚未做官的想做官，做了官的想保官。”马成生将此话铭记在心。

钱钟书先生对马成生的教导，还有许多是在写作实践中。通过对他习作的批改，阐明了不少写作的道理。首先，要学会斟字酌句，锱铢必究。在探讨明代“评点派”的小说理论时，马成生写了一篇习作《究竟哪一种〈水浒传〉是李卓吾批评的？》，他认为某些专家把袁无涯刻的一百二十回本看成“李卓吾真本”是不正确的。于是在表示“怀疑”之后，写了这么一句：“先与某某一些主要论点商榷一下。”钱先生在批改时，便把这一句话勾掉了，并用毛笔工整地写了如下批语：“与‘人’可商榷，与‘论点’不能商榷；且上文已云‘怀疑’，此句亦赘。”

在另一篇习作《初探李卓吾对〈水浒传〉的批评》中，马成生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只有一百回的‘容与堂本’是‘李评原本’。”对此，钱钟书先生指出：“前文有更接近数字，此处以加上为妥。明人刻古书，多加删改，对于当时人手稿，一定态度更不谨严。是否为原本，抑已有若干假托成分？不得而知。”

此外，还有一些看来是极为细微之处，钱先生也不厌其烦地指出：“如在《究竟》一文中，马成生把‘容与堂本’与‘袁无涯本’的评语举例比较之后说，究竟谁更像李卓吾呢？”钱先生就在“谁”字下，画了两条黑杠，并在旁边批道：“似不能说‘谁’。”紧接上文，马成生有一句：“这与李卓吾的观点倒是不一致哩。”钱先生在末了六字之下也画了黑杠，并在旁边批道：“疑‘哩’是字误”等等。在这些地方，可见钱先生是何等负责、细致！



在钱钟书先生的指导下，马成生完成了研究生论文《〈水浒传〉评本研究》，这篇论文被钱先生评为“优秀”，成为当年唯一获此殊荣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马成生对《水浒传》不同版本的评点、校勘进行了系统梳理，初步展现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文本细节的敏锐洞察。

钱钟书先生不仅传授学术知识，更以“做学问，要敢于坐冷板凳，要心无旁骛，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许牵强附会”的教诲，成为马成生一生的治学信条。即便在政治运动期间与钱先生失联，马成生仍坚守这一原则，为日后的《水浒传》研究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马成生接受作者采访

默默深耕，杭州与《水浒传》中的地域关联

马成生研究生毕业后，曾经到诸暨枫桥搞过“四清”，也到杭州多所学校教过书。1979年之前，因政治运动等原因与钱钟书先生失联的马成生，又与老师恢复了书信往来，此后他便全身心投入《水浒传》研究，尤其聚焦杭州与《水浒传》的地域关联。他通过大量文献考证和实地调研，发现《水浒传》中诸多地理、气候、物产、方言等细节，与杭州西溪一带高度契合：

其中，在地理态势方面：《水浒传》中宋江与方腊的战斗场景，如“古塘深处”“灵隐寺”“宝石山北麓”等，与西溪古荡、杨家牌楼、文芦庵一带的地形地貌完全对应，表明作者对西溪地形极为熟悉。

在气候物象方面：书中对西湖“水色拖兰，山光叠翠”的描写，以及对北方气候的误写（如黄河结冰却从梁山小港可通船），凸显作者对杭州气候的精准把握，而对北方气候的陌生。

在物产民俗方面：《水浒传》中梁山英雄庆功时出现的枇杷、苦竹枪等物产，与西溪的枇杷林和苦竹资源相呼应；书中“闹鹅儿”等方言词汇，更是西溪一带特有的妇女头饰，北方并无此习俗。

在方言土语方面：《水浒传》中频繁使用的“儿尾词”

（如“帽儿”“鞋儿”“竹篮儿”等杭州方言），经方言专家考证，这些语言基本通行于杭州城区及西溪一带，进一步佐证作者长期生活在杭州。

在经济层面，梁山英雄爱“劫富济贫”，内部实行财物平分，体现对经济平等的追求；在政治层面，梁山内部以兄弟相称，无“帝”“王”等特权象征，外部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对封建社会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的批判，更是一种相对平等与平均的企求。

基于这些新发现，马成生教授撰写了《杭州与〈水浒〉》《西溪与〈水浒〉》等著作，首次系统论证了西溪是《水浒传》故事孕育与发展的重要地区，打破了“梁山泊仅在山东”的固有认知，为《水浒传》研究开辟了“以地证文”的新维度。

据此，马成生经研究认为：《水浒传》的核心思想是“替天行道”。因此，他结合书中具体描写，阐释“天”并非天空之天，而是具有人格力量、主宰人间万物的精神，“道”则是合情合理的话与事。

对于这一思想，马成生认为，它不仅反映了北宋时期杭州作为东南第一州、工商业发达背景下孕育的先进意识，也对今天的社会公平、民主建设具有深远启示。



图为杭州西溪水浒文化展示馆外景

退休后，积极推动《水浒》文化传承与活化

1990年，马成生教授从杭州师范学院（现为杭州师范大学）退休后，他并未停歇研究脚步，而是仍致力于《水浒》文化的传承与活化：首先是继续著书立说，除以前撰写与《水浒传》研究有关的著作外，马成生教授还编注《〈水浒传〉评注》《〈水浒传〉作者纵横论》等，为《水浒传》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其次是开展学术引领：作为浙江水浒研究会会长，马成生教授曾组织多次学术研讨会，汇聚全国学者，共同探讨《水浒》理论的热点与前沿问题，推动《水浒》研究在学术界的深入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杭州西溪湿地公园与《水浒传》有着天然的地理和文化契合，马成生教授与杭州市西湖区、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委会一起，根据其民俗文化及历史典故，开始筹建杭州西溪水浒文化展示馆。在中央和省市领导的关怀下，经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杭州西溪水浒文化展示馆顺利建成。

杭州西溪水浒文化展示馆内的水浒研究中心，展示了马成生教授电视专题片和几十年研究《水浒传》的丰硕成果。钱塘施耐庵旧居复原明代建筑形态，通过人物蜡像再现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场景。西连廊水浒杭州六大战场长卷，以15米墙面绘制了宋画风格的西溪湿地全景，并采用透视屏技术再现宋江平方腊的六场战斗。而建设在此的戴敦邦艺术传播中心分为水浒忠义厅、大观红楼厅、翰墨古今多媒体厅等六大区块，也展示了水浒中的人物世界。

杭州西溪水浒文化展示馆在2025年推出水浒主题游线“好汉游”，并举办首届西溪与水浒少儿绘画大赛，活动期间接待游客5.18万人次；推出《西溪·水浒》沉浸式演艺项目——以古典戏剧形式讲梁山好汉的传奇故事，累计演出65场次，观演人数超3000人次；推动“水浒文化”出海，举办线下采风活动，吸引来自俄罗斯等9个国家数十位外籍粉丝、博主，并通过浙江电视台国际频道在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播放，使该馆成为杭州西溪旅游打卡地和对外展示的金名片。☑

AI 重塑仙侠想象

Article- 张渝英 Zhang Yuying 管平潮 Guan Pingchao

经典仙侠 IP 与 AI 漫剧的双向奔赴

张渝英 :《九州牧云录》作为您的经典仙侠代表作,此次改编为 AI 漫剧,并在腾讯视频、火龙漫剧上线,不仅成为仙侠网文 IP 与 AI 技术结合的一次重要实践,也为 2026 年国风漫剧市场带来了新探索。您如何看待这次改编?

管平潮 :我觉得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勇敢尝试!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会驱动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而且就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的体感,尤其对各种 AI 工具的运用,我想大家都能够感觉到, AI 时代,确实来了。所以将我的重要代表作《九州牧云录》,借助 AI 改编成漫剧,我感觉,不仅是我自己,也是整个文创产业的里程碑事件。

AI 制作漫剧,是方向,是趋势,是无论我们喜不喜欢它都会成为主流甚至全部的一种全新内容生产模式。

我的作品,能在这种新时代的发轫之际,就参与其中,我感到非常荣幸,甚至有种参与历史、见证时代的感觉。

张渝英 :作为《九州牧云录》的原著作者,在 AI 漫剧的改编过程中,您参与了哪些环节?对改编提出了哪些关键要求?

管平潮 :在漫剧开发过程中,影视方有及时给我看人物造型设计、样片呈现等,我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特别是,我对每一季的改编剧情大的方向、风格特点,给出了原则性建议。

我对改编还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剧情上要尽量保持原著的特色亮点;画面上要保



证精美养眼；剧本可以为了适应视觉呈现这种不同于文字呈现的模式而作必要改编，以获得更佳观赏效果。

张渝英：从《仙剑奇侠传》到《九州牧云录》，您的作品一直是跨媒介改编的热门IP。相较于传统动画、影视剧的改编形式，这次AI漫剧在还原仙侠世界观、人物气质，以及诠释东方古典美学上，有哪些让您感到惊喜的创新与呈现？

管平潮：看完这次《九州牧云录》AI漫剧，我确实感觉到惊喜，第一时间就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如下感想：

“我刚看完，虽爱屋及乌，但确实引人入胜、男帅女美！人物美型、特效炫丽、配音贴切、剧情节奏感很强！片方之前跟我说定位精品，现在看……他们说得对！”

“亲身体验到AI真是革命性的！让宏大瑰丽想象力实现成本大大降低！我以后也更有信心在创作时，不再因顾虑实现而对想象力自我克制、设限、约束！”

所以我的惊喜显然有很多。

再挑个最主要的说，便是，AI让精美的特效变得更容易实现，因此我在《九州牧云录》AI漫剧中，看到了更多让我惊艳的特效呈现，这对更好地呈现富含东方美学风的古典仙侠故事，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换个角度来说，这很重要，因为只有“易于实现”，又“效果惊艳”，才能让更多精品幻想小说，不再受实现成本的束缚，被更多地改编成影视剧作。

最后说个具体的：这次AI漫剧，在全剧一开始的仙侠世界观呈现上，利用AI呈现出书中描绘的那个瑰丽宏大的世界，真的深得我心，感觉和我当初创作时脑海中想象的样子高度吻合，甚至，觉得更好。

AI 赋能下的 IP 新可能

张渝英：您兼具工科专业背景与深厚的文学创作功底，相信您对技术与内容的融合有着独到的理解。您认为“内容为王”与“技术赋能”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管平潮：我感觉，是相辅相成的，内容和技术，是一体两面。内容是基础。没有好的内容，实现的技术再好，也没意义，出来的还是烂剧。

技术是加持。没有好的技术赋能，再好的内容，呈现出来也是一团糟，原本天马行空、瑰丽壮美的想象，受限于实现技术，可能就会变成，原本是“百鸟朝凤图”，出来的是“小鸡啄米图”。

内容为王始终要坚持，这是一切的前提，但如果没有好的技术赋能，内容创作端也会受限。就如我前面所说，现在我看到，AI技术的赋能，让一些宏大奇丽场面能实现，那我在创作时，就不用因为顾及实现问题而克制想象力了。

张渝英：当下，文化“新三样”的发展迎来了政策支持与市场认可的双重利好，AI技术也在持续深度融入文化创作领域。站在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您认为网文作家该如何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网文行业又该如何借力AI技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管平潮：AI来了，作为网文作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想一个问题：我们会被AI取代吗？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答案是，不全会。

创作水平中低层次的，确实会被取代，很简单，你写得还没AI好嘛。但是高水平作者，目前看，AI要取代，还是很难。这就涉及问题里提到的，如何构建核心竞争力？这个潜台词就是，咱要有啥本事，才能不被AI取代？以我浅见，我们应该更加注重以下三大能力的培养：

一、审美力。咱们要比以前更知道一个网文的方方面面，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目前就我看到的，AI产出的文学内容，类似掷骰子，水平起伏不定。所以我猜，AI自己也不知道，它写的东西哪些好、哪些不能用。

所以，即使我们不是完全自己创作，而是借助AI来创作，这个精准审视好坏的“审美力”，就很重要了。

二、现实体验能力。AI的运作，是基于已有大数据，而不是它自己真正的新体验。

比如对一个美味的包子，AI的描述，哪怕看起来很原创，但它也是从已有数据，也就是别人的描述中，推理出来的。它没有第一手的亲身感知资料。

而我们真人不一样。我们可以亲尝酸甜苦辣，亲历悲欢离合，这其中，得到的真实体验，可不是AI机器能完全感知并呈现的。

某种角度，一个文学作品好不好，也取决于它新不新。如果只是重复前人已有的东西，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那，怎么新？比如描写一个包子的美味，我的对策是，去亲口尝一个包子，再用自己的细腻感知、文学天赋，描写出来，还尽量与已有作品相关描写不同。这就新了，也就好了。

AI在这方面可能不行，不是说它不能新，而是由于其技术机制，它不敢新，怕一新，就出错了，违反自然规律、人文逻辑。

比如，我代入AI，它也可以描写：这包子的美味，在口腔中绽放，像漫天星河灿烂。这也挺新吧？看起来文笔不错吧？但它没有活人味儿。

所以要跟AI竞争，我们要提升自己“活人味儿”方面的东西。

三、深刻观察与总结能力。还是那句话，AI的创作，基于已有大数据，而现实千变万化，不是陈词滥调足以描绘。

所以，我们如果能深刻观察当前时代的变迁，又具备思考总结能力，既抚今追昔，又畅想未来，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AI写得更深刻、更容易引发读者观众的共鸣。

这也是“活人味儿”能力的一个体现。

当然，第二个问题说得很好：网文行业该如何借力AI技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赞同这个提问中的一个隐含观点：AI不是我们创作者的敌人，它对文化产业是促进、是辅助、是提升。通过之前有关《九州牧云录》AI漫剧的感想阐述，就能清晰看到，AI能让咱们IP作品的影视剧改编，实现低成本、高质量。以前要烧钱、消耗巨资的特效制作，现在AI用很小的成本，就做出来了，这当然是一个质的促进。

AI的助力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也不多赘述，就拿我的网文创作实践来说，我也已经经常使用AI来辅助了。

比如我现在正在写的新书，是一本以唐朝为背景的悬疑志怪仙侠。问题来了，我不是唐史研究专家，但我的



主角们，去到一个地方，怎么描绘这里的风土人情？

有些地方还很冷门，比如书中第一个大故事，“选仙灯”卷，就发生在大唐龟兹都督府的蔚头州——我相信，绝大部分人看到这个地名，蒙了：“蔚头州，在哪儿？你在说啥？”

我也一样。

但剧情需要，这是最合适发生“选仙灯”悬疑志怪故事的地点，我必须用它。

以前，也许我束手无策；但现在，有 AI 啊！

稍微问一下，AI 工具就给出了大唐时期蔚头州的方方面面，从而我敢放心大胆、理直气壮地描写发生在蔚头州这个舞台的故事了。

实际成文，确实很有质感，绝不悬浮——以前有很多“悬浮剧”，我想，也许，编剧除了缺乏真实体验，也缺一个 AI 工具吧。

还有个小小的应用实践例子，也可以分享。就是，新书剧情需要，在某一段里，大家要说四川话。

我是江浙人，哪知道四川话？哪怕听过，也是一知半解，根本不地道，随便写的话，很容易露馅丢人。

但现在，有 AI 啊！我直接把要说的话，丢给它，中

译中！比如摘抄新书一句：“哪个弄才破解得开哦，搞快说！”

是不是地道？


全是 AI 之功！

就写作而言，目前我对 AI 的感受就是，有了它，仿佛我雇了一个自带图书馆的非常善解人意的高水平文学助理，它啥都懂！关键还是免费的，不用发工资交“五险一金”！

张渝英：《九州牧云录》AI 漫剧的播出，为您的小说作品与传播打开了 AI 融合的新路径。请问您未来在仙侠 IP 打造、内容创作等方面，是否会开展更多与 AI 技术结合的尝试？若有，是否有初步的探索方向或规划？

管平潮：那肯定会，我已在《九州牧云录》AI 漫剧上尝到甜头了嘛，一定会“变本加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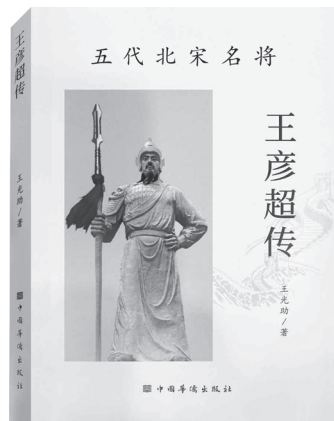
初步探索方向与规划就是：在创作端，会更多借助 AI，提升仙侠 IP 的内容质量，并且考虑到 AI 特效呈现的低价高质；写作中，不再自缚手脚，可以完全放开想象，淋漓尽致地创作，有点“放开古今才子胆”的感觉。在改编端，则寻求强大靠谱的 AI 制作公司，把我更多作品，用 AI 漫剧、AI 仿真剧的形式，给呈现出来。

我相信，AI 时代，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以文学笔触勾勒名将形象

——读王光助长篇历史小说《王彦超传》

Article- 潘江涛 Pan Jiangtao



《王彦超传》书影

—

细读《王彦超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26年1月），心中生发一个疑问：在群星璀璨的义乌名人谱里，王彦超有没有一席之地？

书架上有一册《义乌名士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从头至尾找不到王彦超的名字。再翻沉甸甸的《浙江文史记忆·义乌卷》，还是没有涉及王彦超的片言只语。

暗自思忖，此乃正常现象。因为王彦超虽是五代、宋初的四朝名将，却并非土生土长的义乌人。至于他为何会选择义乌作为“最后的家园”，有一篇网文从人文、地理和环境三方面给出理由，还是颇有见地的。

我给王光助发去微信，问他网文作者“麒念舞”是不是他的笔名，收到的回复是否定的。他说，这篇网文“尽赞王彦超的智慧和才能”，他是“非常同意”的，“但在叙述史实方面尚不够严实”。譬如，黄巢起义是唐朝由盛转

衰的关键节点，其时王彦超尚未出生，网文却说他是“一个见过唐末黄巢起义……的沙场宿将”，显然与史实不符。

这一网文还写到，王彦超是在“开封去世的”，“他生前最后的请求，是将自己葬回一个地方——婺州义乌县明义乡玉门岗”。倘若网文说得没错，那么王彦超对义乌的地理环境是相当熟悉的，至少下葬之地“玉门岗”是他自己看中的风水宝地。可是，事实呢？

《宋史·列传·王彦超》只写到王彦超的功绩、为人，并无“卒于开封”之记载。所以，我更认可王彦超后裔、冰心散文奖获得者王国益的文字：“公元983年，王彦超毅然放弃京都的优裕生活，辞别昔日的僚朋，放下人生的羁绊，携其眷属，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南迁之途。一家人经绍兴到义乌，选择在尚阳王村落脚。后人又迁居至五指山麓的前川村。”（《前川梦吟》，载2015年6月19日《浙江日报》）

从落脚到离世，王彦超布衣粗食，晴耕雨

读，已在义乌“前川”遁隐了3年。换言之，“前川”是个地名，但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不单是一个地理名称，更多的是一个人文概念。

王光助于斯长于斯，对先祖王彦超的认知与宗亲王国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王光助推出的《王彦超传》是长篇历史小说——从《名将出生》起笔，到《名将逝世》收尾，42章21万字，“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比王国益的散文《梦吟前川》有更多的转圜空间：“雍熙元年（984），王彦超率全家从会稽徙居婺之义乌赤岸折桂里水月塘旁王村……公元986年初，王彦超寒热数天，退热后仍咳嗽不止……次日是清明大节……老爷魂归西方……安详睡去如回家一样。”“金华府刺史见报，急写奏章八百里加急送与宋太宗。宋太宗见报异常哀伤……命金华府衙代朝廷前去吊唁抚慰。”

王彦超之墓建在王村中轴线上，是王彦超生前依据地形地貌设计的——从南向北，凤林山、水月塘、水月祠依次排列，不铺张却规整：“墓占地半亩许，正面朝西，墓丈余见方，墓面两侧各有石柱一根，中为墓碑，上书‘邠国公王彦超墓’。”

二

汪曾祺说：写小说，写的是回忆。

王彦超呱呱坠地时，是中国历史最混乱的年代之一：五代更迭，十国割据，今日的节度使，明日就可能身首异处。而王彦超亲身经历了这一切——12岁从军，跟随后唐魏王李继岌征蜀，亲眼目睹主帅在政治斗争中遇害；侍奉过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见识过“儿皇帝”的屈辱；在后周郭威、柴荣麾下屡立战功，参与过决定中原命运的高平之战。

掩卷而思，《王彦超传》以史为纲，以典型人物、事件、场景及其历史关系的讲述为中心，用心讲述五代、宋初的历史故事，构成作者王光助在这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行文方式，颇有古代章回体小说的韵味。

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统一，是传记创作最本质的特征，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任何虚构都是不允许的。如此说

来，传记中的“文学性”是如何生成的呢？从对有效信息的甄别、提取、整合，到对内容和篇章结构的反复取舍、酝酿、剪裁，再到对讲述视点、呈现方式和文体样式的选择、磨合、使用，都是“文学性”生成的重要来源。而“文学性”的有无或浓淡，又是衡量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志之一。

以此而论，王光助在创作《王彦超传》中严格遵循传记写作的底线，即一切以史实为基准，历史、人物及其关系不能虚构，更不会篡改。在此前提下，他又特别青睐讲故事的方式方法，对历史事件条分缕析地归集或叙述。

譬如，“杯酒释兵权”是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折射出王彦超“深谙进退，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倘若不读原文，许多读者和我一样，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杯酒释兵权”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先后内外分两步进行的：第一次是公元961年，针对禁军将领。宋太祖赵匡胤召集石守信、高怀德等高级将领饮酒，以委婉方式劝其交出兵权，顺利解除中央禁军的威胁；第二次是公元969年，赵匡胤故技重施，宴请王彦超、武行德等手握重兵的地方节度使，劝其退休养老，从而消除了藩镇割据的隐患。在演绎这一历史典故时，王光助讲究铺垫、节奏、层次，努力做到脉络清晰而又不失“故事性”。同时作者又注重对情调、场景氛围的渲染或营构，完美凸显王彦超审时度势、急流勇退的“智者”形象。

又譬如，赵匡胤早年落魄时曾投奔王彦超，却被王拒之门外。称帝之后，以“宽仁”自居的赵匡胤竟旧事重提，所幸王彦超听出了弦外之音，急中生智，降级顿首曰：“勺水岂能止神龙耶！当日陛下不留滞于小郡者，盖天使然尔。”在《立家规，三代隐居不扬名》中，王光助对这几句话开展了谨慎而有限度的想象——有渲染，有细描，有特写。如此叙述未必完全等同于历史场景，但又是合乎情理的。

还有，《示儿》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绝笔之作，写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10）年底。王光助巧妙将其拿来，通过场景转换，达到移花接木之效果：王彦超去世前一天，曾在凤林山上面北而坐，忽然想起“宋军伐辽大败”一事，“主将杨业被俘绝食而亡”，不由得悲从心来，老泪纵横地对陪同在侧的儿子说：“中原边民受凌，国耻难忘，愿我大

宋同仇敌忾，早日北定，至胜日勿忘告父，吾之愿也。”话语虽然不长，但王彦超爱国忧民的形象却跃然纸上。

三

书写名人传记，通常被圈内人士称作“走钢丝”——史实与艺术之间的平衡。

读作品，也是在读作家。王光助1948年出生，1969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看其履历，操弄文字并非专长。然而，王光助走起“钢丝”，却是驾轻就熟，一点亦不逊于一些专业作家。

2022年，74岁的王光助开始文学创作，3年后成功推出一部以浙中山区几对男女青年成长、婚姻为主线的长篇小说《新生之路》（2025年6月），出版社给予的评语是：“作品以锐利的洞察触及时代精神内核，以沉静的笔触引发广泛共鸣与沉思，展现了文学穿透人心的力量。”

王光助是王彦超第36代孙，但凡与先祖有关，无论是坊间口耳相传的轶事，还是宗谱上详细记载的文字，他都很感兴趣。在他看来，先祖王彦超“在四朝更迭中得以善终，并让家族在义乌开枝散叶，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套乱世中的生存哲学”。

王彦超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儒将”，既有武将的勇猛与忠诚，又有文臣的仁爱与谦逊；既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又有急流勇退的清醒。或许，王光助正是被这种超乎寻常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才萌发为王彦超写一部传记的意念的。而且，因为有了《新生之路》作铺垫，他亦知晓这是一场极富挑战性、极具难度的文学创作活动——从知识储备、史料梳理、篇章构思，到落实于纸面或电脑屏幕的具体写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轻松，都需要身力和心力的双重合作与艰辛付出。

在苦等《新生之路》出版的日子里，王光助系统梳理了唐末、五代、宋初的历史文献，摘抄、甄别与王彦超有交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详细了解王彦超所处时代的衣食住行、战争官衔等专业知识。其中，细读的书籍有《二十四史》《新唐书》《五代史》《宋史》《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等15种。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读的书。书读多了，表达的欲望也就越发强烈——王光助“青春焕发”，上午伏案创作3小时，下午再续写2小时，2个月便完成初稿，又花8个月修改、补充和考证。

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用心血凝结而成的。在我看来，王光助勾勒的王彦超形象真实可信：一是无限接近本源性的历史真实，以及有限度地依靠想象和虚构而生成的艺术真实，两者交相辉映；二是依靠文献发掘、整理和研究所得来的“文献真实”，无不经过比对、核查；三是由亲临其境、田野调查所累积生成的“客观真实”，以作家视野和经验所淬炼出的“审美真实”，难分彼此。三种“真实”交融互济，让“活化”了的王彦超从故纸堆中走出来，站立在阳光下，接受崇敬与膜拜，功莫大焉。

四

“我写的是名人传记，就要有史学家的诚实。”王光助坦言，“有关王彦超的民间传说，包括宗谱上的记载，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原貌的，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差错和矛盾之处。譬如，说王彦章是王彦超的兄弟，王彦超曾任越州节度使等等，其实是不存在的。”“把不存在的东西，即便那东西是荣耀和光环，强加给历史人物，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也是多面的。王光助以文学笔触勾勒的王彦超形象，是否客观逼真，读者自会评说。令人感佩的是，王光助以古稀之年敲击键盘，尝试写作，无疑是一次艰苦的精神寻根——对王氏一族乃至中华民族而言，都是特别值得言说的。

优秀的作家，能在文字中永生。☞

词语的暗处与光亮

——读蔡建旺诗集《我对世界仍然充满爱意》

Article-苏仁聪 Su Rencong



《我对世界仍然充满爱意》书影

拿到蔡建旺的诗集《我对世界仍然充满爱意》时，我正在云南老家装修房子，已经进入收尾工作，对新生活的期待令我愉悦。窗外是南方的冬天，纯净的天空庇佑大地，在新居的阳台上，我开始了对蔡建旺的阅读。

这本诗集涵盖了蔡建旺三十年的写作。我花了几个晚上读完，其间多次停下来，不是因为晦涩，而是因为某些句子让我想起自己在云南的童年，想起那些把墓地当游乐场的少年，想起父亲一个人进入山中的情景。这种阅读体验并不常见。在当代诗歌中，我们常常面对两种极端：一种是过于私人化的呓语；另一种是过于公共化的口号。这部诗集不属于这两种。它有一种朴素的力量，像反复书写的塘河水，不急不缓，却能在时间中冲刷出河道。

诗集以“身处波澜不惊的大海”为代序，这个标题已经透露了诗人的基本姿态。大海是波澜不惊的，但大海也有愤怒和觉醒。诗人在代序中说自己“在工作和写作上兢兢业业，就是想证明我是一个有激情能做事且做成事的人”。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贯穿了整部诗集。他不追求奇崛的意象，不炫耀技巧，甚至不回避日常语言的平淡。这种写作姿态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这部诗集中的语言正是如此，词语不是从词典中精心挑选的装饰品，而是在日常使用中自然生长的植物。诗人自己在诗中写道：“这些汉字/在词典中都是普普通通的/原住民。我们很少去关注”。这种对普通词语的信任，使诗歌具有了一种朴素的力量。他不试图创造新词，而是让旧词在新的语境中重

新发光。这种对语言的信任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长期写作实践之后获得的自觉。

在诗集中，黑暗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黑暗时，请闭上我们的眼睛”，这句诗可以作为理解整部诗集的一个入口。诗人写“闭上眼睛，黑暗无比辽阔 / 睁开眼睛，黑暗无比透明”，写“黑暗只是他内心光明的外衫”，写“我的黯淡比星光更灼人”。这些诗句不是在渲染黑暗的恐怖，而是在黑暗中发现光亮。这让我想起海德格尔关于“遮蔽”与“无蔽”的论述。海德格尔认为，真理的本质是去蔽，但去蔽的同时也是遮蔽。诗人所处理的黑暗不是纯粹的黑暗，而是包含着光明的可能性。他面对黑暗的姿态不是恐惧或逃避，而是闭上眼睛，用黑暗抗拒黑暗，用光明迎接光明。这种姿态需要勇气，也需要耐心。在他的写作中，黑暗不是需要克服的东西，而是需要理解的东西。他写深夜的刀扎向自己，写牙齿的疼痛，写生命的寂静死亡，这些黑暗的经验被他转化为词语的光亮。这种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漫长的、艰难的，正如他在诗中写的，“我的努力终究徒劳的”，但正是这种徒劳的努力构成了写作的本质。

与黑暗相对应的是日常生活的书写。诗人写妻子的早餐，两千天如一日的红豆薏米粥；写儿子行李箱里偷偷塞进的全家福；写母亲住院时的陪护；写与友人在塘河畔饮酒。这些日常场景在他的笔下获得了诗意的重量。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在这里可以找到印证。列维纳斯认为，真正的伦理关系始于对他者的回应。这部诗集里的许多作品正是对他者的回应。他回应妻子的早餐，回应儿子的成长，回应母亲的病痛，回应友人的陪伴。在《爱丽丝的对话》中，妻子讲起杭州快递小哥跳江救人的新闻，他的第一反应是功利主义的计算，妻子的沉默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狭隘。他写道：“我无语。微颤着说：不一样呀，不一样呀，不一样呀——”这种自我反省本身就是对他者的尊重。他没有把他人当作自己理解的注脚，而是在他者的目光中重新审视自己。这种对他者的回应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的，像妻子两千天的早餐一样，是一种日复一日的坚持。诗人对这种坚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诗中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是作为誓言，而是作为日常的实践。

亲子关系的书写在当代诗歌中并不多见，这部诗集提供了难得的样本。儿子杰克在曼彻斯特读博，父子之间隔着七个小时的时差。诗人写儿子把他微信拉黑，他一遍遍问妻子儿子有没有联系，被调侃为“微信寄生虫”。这种自嘲背后是父亲的无力和牵挂。他写儿子小时候被蔷薇刺伤，从中领悟到“很多美，只能用于欣赏 / 不能掠夺，不能独自占有”。这种领悟贯穿了他对儿子的态度。他不想控制儿子，只想理解他。他写道：“一棵树在城堡 / 离地百米之上的城堡，只能 / 寂静地存在。只能 / 与百米之下的河水 / 泛起涟漪：‘一家人一条心’ / 以及，保持爱的缄默”。这种爱的缄默，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量。孔子在《论语》中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诗人对儿子的牵挂也是如此，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儿子在成长，惧的是距离太远。这种牵挂不是控制，而是理解，是放手让他远行，又在原地默默守望。在《行李箱》中，他偷偷塞了一张全家福，儿子说手机上也有，他还是塞进去了。这个细节看似琐碎，却触及了亲子关系中最本质的东西：距离与牵挂。距离越远，牵挂越深，而这种牵挂的表达往往是笨拙的、多余的，但正是这种笨拙和多余让爱变得真实。

蔡建旺具有鲜明的自省品格。诗人写“深夜的刀，扎向自己”，写“用自省的刀，深深扎向自己”，写“低下头，向命运臣服”。这种自省不是自我贬低，而是自我理解。福柯在《自我技术》中讨论了自我关怀和自我改造的伦理实践。诗人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技术，一种通过词语改造自我的方式。他不断回到黑暗，回到寂静，回到痛苦，不是为了沉溺其中，而是为了理解它们。在《牙齿的疼痛》中，他写“疼痛是一剂药呀！我们与世界 / 并非一体。又是一体 / 世界的疼痛，也是我们的疼痛”。这种将个体疼痛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意识，使诗歌超越了私人经验的局限。他不是抱怨自己的痛苦，而是在痛苦中发现与世界共通的命脉。这种发现不是理性的推论，而是切身的体验。他写“我凝视着这辽阔江面”，写“城市阳台 / 瞬间成为 / 悬崖”，这些诗句呈现的是个体经验与广阔世界之间的张力。他站在离地百米的阳台上，既能看到城市的全貌，也能感受到自身的渺小。这种双重视角使他的自省不是内卷的，而是向外敞开的。



失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诗人写“一张白纸 / 折叠多少次 / 会消失, 或者 / 失去重量”, 写“寂静时刻, 词穷墨尽时刻”。这种失语不是因为无话可说, 而是因为太多话说不出。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在这里可以找到回应。德里达认为, 语言的意义永远在延迟和差异中, 无法完全固定。诗人的“失语”正是对这种语言本质的体验。但他没有因此停止写作, 而是继续写下去, 在语言的边界处探索。他写“诗人也有词穷的时候”, 写“墨尽会是优秀的品质”。这种将失语本身转化为诗歌的能力, 使写作具有了自我反思的维度。他明白语言的局限, 但仍然选择使用语言, 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勇气。在《寂静时刻, 词穷墨尽时刻》中, 他写“你们在旷野的孤舟, 在离地百米之上 / 脱口秀节目, 是你们彼此安慰的项目 / 你们无限接近沉默, 变色龙 / 那个沉浸在日常生活的奥楚蔑洛夫”。这里既有对语言局限的清醒认识, 也有对语言的坚持。他不放弃说话, 即使知道说话可能是徒劳的。

对爱的书写同样具有这种自我反思的维度。诗人写“所有的爱是卑微的”, 写碰碰香“只要有人 / 与她握手, 她就赠人余香”, 写蔷薇“寂寞的花 / 为主人寂静地开过”。这种卑微不是贬低, 而是对爱本质的理解。爱不是

高高在上的施舍, 而是卑微的陪伴。这种理解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温柔敦厚”有相通之处。《礼记·经解》中说: “温柔敦厚, 诗教也。”这部诗集正是这种诗教的当代实践。他不煽情, 不夸张, 甚至有些笨拙, 但正是这种笨拙让他的爱显得真实。在《爱丽丝的狗》中, 他写妻子想养狗, 他阻止, 最后说: “我的样子, 不是你喜欢的 / 狗吗? 一只忠诚的狗”。这种幽默和自嘲比任何华丽的表白都更动人。在《爱丽丝的苹果》中, 他写三十年前两人相遇时的一颗苹果, 如今路过水果店, 还会与苹果静静对视, 相视一笑。这种时间的跨度让爱有了厚度。他不在诗中直接说“我爱你”, 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早餐、年复一年的陪伴、千里之外的牵挂来呈现爱。

诗集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空间: 离地百米的花园。诗人在这个花园里种植植物, 观察植物, 与植物对话。他写石榴、蔷薇、金银花、红花檵木、碰碰香, 这些植物不仅是自然的物象, 更是他情感的寄托。他写“金银花为什么会变色”, 写“被阳光覆盖过的被子是芬芳的”, 写“每一片树叶, 都是自己的命运”。这种对植物的书写, 体现了他向自然学习的写作态度。在我自己的写作经验中, 向自然学习是极为重要的。孔子说, 学《诗》可以让我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反过来说, 多识草木鸟兽之名, 也为诗歌写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诗人对植物的观察细致入微, 他不仅知道它们的名字, 还知道它们的生长习性, 知道它们在四季中的变化。这种知识不是书本上的, 而是从日常的浇水、修剪、观察中获得的。他写“离地百米的树叶, 也是树叶”, 写“他们从平地上垂直 / 游走而来。从泥土中出来, 回归泥土”。这种对植物命运的书写, 实际上是对人自身命运的书写。他写凌霄花的末日, 写桃子的走丢, 写蔷薇的残忍, 这些植物的命运与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不是隐喻, 而是在呈现, 呈现植物本身的生长与衰败, 而这种呈现本身就包含了人的情感。

整本诗集最具力量的部分, 是对地方经验的书写。诗人反复写塘河、江心屿、梧田老街、蚱蜢舟、石板路、榕树, 这些温州的地标在他的笔下不仅是地理坐标, 更是时间坐标。他写“总有一条江河从你血管中奔流而去”, 写“溯水而上, 我静默 / 江水滔滔东去, 还是 / 往昔逆流向西”。这种对河流的书写, 让我想起杜甫的《登高》: “无

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的长江是时间，诗人笔下的塘河也是时间。他写水边的校园，写消失的河埠头，写石板路上的少年时光，这些童年记忆的书写具有一种现象学的还原力量。他试图通过语言回到那个最初的时刻，那个与世界没有隔阂的时刻。他写“我们浸在河水玩耍时间太久 / 学校没有警卫，没有设界 / 我们循着声音来处 / 可以潜入河流中 / 寻找我们向往的净土”。这种对消失事物的书写，是一种抵抗遗忘的努力。他知道河埠头在消失，石板路在消失，蚱蜢舟在消失，但他通过诗歌让它们留存下来。在《榕树》中，他写榕树在乡村与城市的不同处境，写“我固执地认为 / 榕树没有什么不同，只是 / 她们换了一个环境生存 / 就如我们，你们，他们”。这种将植物与人并置的写法，让地方经验获得了普遍的意义。

这种地方经验的书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他写塘河的消失，写河埠头的消失，写石板路的消失，这些消失不仅是温州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他写父亲的蚱蜢舟，写母亲洗衣裳，这些具体的生活场景触及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在我关于诗歌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讨论中，我曾认为诗歌的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和前提。这部诗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但民族性不是排外的，而是通向普遍的。诗人写江心屿，写谢灵运、孟浩然、文天祥留下的足迹，但这些历史人物不是作为典故被征引，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出现在诗中。他写“望潮楼里，春天不虚度”，写“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消”，这些古老的句子在他的诗中获得了新的生命。这种对传统的继承不是简单的引用，而是激活，让古老的词语在新的语境中重新说话。

同样，饮酒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场景。诗人写与群山饮酒，与众兄弟塘河畔饮酒，与诗友在海边饮酒，与师友在九山湖畔饮酒。这些饮酒的场景不是狂放的，而是庄重的。他写“我们先敬枯井一杯 / 我们再敬群山一杯 / 然后，然后，我们敬 / 茅舍主人，敬自己一杯”。这种饮酒的姿态是一种对存在本身的敬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写“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诗人的饮酒也有这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倾向，但更接地气，更贴近日常。他写



“一些酒，我们饮下，奔赴山海 / 一些酒，他们汇入，逝者如斯”。这种饮酒不是逃避，而是面对，面对时间，面对流逝，面对存在。他写酒，写醉，写酒后说出的爱，写酒后清醒的沉默。他写“清醒的时候，他们都是哑巴 / 在混乱秩序中保留孤独清醒”。这种清醒与醉的辩证，正是他对生命态度的写照。在《小酒馆的晚餐》中，他写三瓶喜力下肚后，邻桌的年轻情侣说“他的样子，让人迷恋不已”。这种自嘲中有着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识。

不难发现，蔡建旺的写作，有一个核心的姿态：向命运臣服，但又不止于臣服。诗人写“低下头，向命运臣服 / 这可能是我最好的归宿”。这种臣服不是消极的认命，而是对生命有限性的承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此在的存在方式是“操心”，是对自身有限性的领会。诗人的臣服正是这种领会。他知道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但他仍然选择爱。他知道语言有局限，但他仍然选择写。他知道黑暗会降临，但他仍然选择闭上眼睛，等待光明。这种臣服中有一种倔强，一种不放弃的坚持。他写“坚持是一种了不起的品质”，写“敢于尝试，勇于失败”。这种对失败的勇气，比任何成功的保证都更为珍贵。在《自知之明》中，他写自己“只能 / 努力地活着。卑微地活着”，

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就是自己。这种自知之明不是自卑，而是对自身位置的清醒认识。

诗集以“我对世界仍然充满爱意”为名，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种宣言。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写作，经历了职场的起伏，经历了家庭的变迁，经历了时代的动荡之后，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爱意。这种爱意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清醒后的选择。他写“我爱这人世间所有爱的变色龙”，写“我说出憎恨，你不需要诧异”，写“我说出死亡，你不需要惧怕”。他是在看清了世界的复杂和阴暗之后，仍然选择爱。这种爱不是天真的，而是经过考验的。正如他在诗中所写，所有的爱是卑微的，但正是这种卑微让爱显得真实。在《黑暗中说出的爱》中，他写“在黑暗中，我看见 / 黑暗的蓝色的海水 / 彼此说出黑暗的恐惧 / 但，我也说出了 / 我多么爱你”。爱不是在光明中轻松说出的，而是在黑暗中艰难说出的，是在恐惧中仍然选择说出的。

读这部诗集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自己在云南的童年。那里也有河流，也有石板路，也有榕树。那些事物也在消失，或被改造，或被遗忘。诗人的写作让我意识到，书写这些消失的事物，本身就是一种抵抗。抵抗遗忘，抵抗虚无，抵抗时间的碎片化。这种抵抗不是激烈的，而是沉默的。他不需要大声疾呼，只需要安静地写下去，像塘河水一样，不急不缓，却能在时间中冲刷出河道。在我关于写作的讨论中，我曾说写作是一种“命名”与“重建”，是精神上的“返乡”。诗人的写作正是如此。他通过诗歌为破碎的经验世界重新命名，赋予其秩序。他写大海从词典中跃出，写塘河从血管中奔流，这些抽象的词语在他的笔下重新获得血肉。这种重建不是对过去的复制，而是对过去的激活，让消失的事物在词语中获得新的生命。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诗人通过诗歌建造了一个家，一个可以安放身体和灵魂的家。这个家在离地百米的花园里，在塘河边的石板路上，在曼彻斯特的时差里，在妻子的早餐中，在儿子的行李箱里。这个家不完美，不奢华，甚至有些简陋，但它是真实的，温暖的，有生命的。住在这个家里的人，即使面对黑暗，也能闭上眼睛，用黑暗抗拒黑暗，用光明迎接光明。住在这个家里的人，

即使失语，也能在寂静中听见声音，在沉默中说出爱意。这个家的建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三十年的积累，是日复一日的书写，是面对黑暗与失语时的坚持。

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诗人在代序中说，这本诗集“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本诗集”。这种语气不是沮丧，而是清醒。他知道写作不会带来声誉和经济上的富足，但他仍然坚持写下去。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伦理选择。在信息爆炸、意义稀薄的时代，诗歌写作成了一种对抗虚无的方式。诗人通过诗歌重建精神家园，在词语中找到确定的意义。他的写作不是表演，不是装饰，而是存在的方式。我曾说写作需要真诚、勤奋与耐心。真诚是直面内心与世界的真实，勤奋是对技艺的锤炼，耐心是允许语言与思想慢慢成熟。这部诗集正是这三种品质的体现。它不是一朝一夕写成的，而是三十年的积累；它不是对成功的炫耀，而是对失败的直面；它不是对世界的抱怨，而是对世界的爱意。

我对世界仍然充满爱意。这是诗集的名字，也是诗人对世界的告白。这种爱意，这种选择，使他的诗歌具有了伦理的重量和精神的深度。

现在，我又返回到山东，地理的迁徙令人疲惫，奔波使人受苦，但蔡建旺令我想到，即使生活苦难深重，爱依然恒久长存，这就是他的诗对我产生的意义。☞

鳞光

Article- 赵雨 Zhao Yu

大四的下半年，除了完成一篇论文，没别的事。

628 是我的宿舍，两位室友已找到实习单位，另一位昏天暗地打网游，叫周焯。他虽热衷打游戏，但人脉广，据他说，是受他爸的影响。他一边打游戏，一边绞尽脑汁混进学生会，但仍然无法抵消内心时不时冒出的空虚，在混进学生会后，继续以打游戏为主。

某夜，他找我聊天。

我们聊了六句话。

工作还不找？

不找，你呢？

也不找。

为什么？

没兴趣。

我也是。

我们分了一支烟，在 628 的阳台。

我将更多的时间花在阳台。

此处视野宽阔，一堵半人多高的铁丝网内，铺展着一片树林。

林子里有什么东西？

它在同学们口中传得神乎其神，据说某位学长不知

出于什么原因，在某一个寒假的夜晚，走进树林，将自己挂在了一片水塘上空的一根树枝上。

那是一棵无比高大的树，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说自己那天晨跑，看到尸体被一根五米长的绳子绕着脖子，脑袋歪向一侧。目击者说，那是一副极具对称感的画面，死者的脖子距离树枝五米，脚跟离水面也是五米，尸体处于中心位置，由于微风的吹拂，那哥们像在玩高空秋千，加之太阳升起不久，一轮光晕点缀在他的头顶，逆光将他模糊成一个轮廓。

据办案人员勘测，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但将自己搞成这么一副死状，是怎么做到的呢？

久之，流言四起，从那之后，每到夜晚，林子里就传来诡异的响动，有男声不停嘀咕：吊上去吊上去吊上去……

附近有一所小学，这事搞得小学生们躁动不安，不敢上学，家长投诉，校方不堪其扰，要求有关部门将林子封了。

我好奇心高涨，总想找机会进去看看，当然不指望见得真的吊死鬼，而是对林子本身感兴趣。

找个星期天，一大早，背上单肩包，出南门，经过一条平整的马路，沿河岸前往树林。

这所学校总共才六年历史，为了建它，征用了附近

一个村庄的地。我之所以选择在此就读是因为爸妈不想我出大市，我愿意离家越远越好，这所大学在市区的最东边，可以少回家，这算是个折中的办法。

我找到铁丝网的破口处，钻进去，四周顿时黑下来，树木、花草茂密地生长着，一股似有若无的气味飘散在空气中。没有明显的道路，脚下是半干半湿的泥土，仔细辨认，能发现一条蜿蜒的小道，是来此探险的学生踩出来的。

花了半天时间绕着树林逛了一圈，和寻常的野林子没什么差别。

然后看到了那口水塘，或称之为小湖泊，不规则的水岸形状让它透露出野生样貌。我也看到了那棵树，树身呈六十度向水面倾斜，枝杈旁逸斜出，最粗壮的那根显然就是被用以自缢的。

湖上只有那根枝杈，没有其他物体遮蔽，阳光直接打在水面，我在湖边坐下，心想那位自寻短见的学长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将自己吊上一棵该死的树。他背负绳子爬上那根枝杈，攀在上面，将绳子系上脖子，然后跳下来，枝杈的硬度承受住了他往下坠的重力，在一记缓冲后，他顺理成章地挂在了上面。这是一套繁琐的流程，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将迫使他面临自杀计划的失败，如果途中枝杈断裂，他掉进水中，头脑一激灵，或许又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他为什么不从岸上直接跳进水中？这样更方便。

站了很久，踱过去，发现那棵树的背面，坐着一位姑娘。她在这空无一人的树林中独自面对一口荒湖发呆，可能已经坐了好一会儿，比我来得更早，在背地里注意到了我，揣度我来此地的意图。

我们打了个照面，我向她点了点头，她起身，拍了拍牛仔褲，上身是一件好看的白T恤。她向我走来，在那天独特的空气阳光中，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不到一个月，她成了我的女朋友。

她叫小水。

那年我二十三岁。

高中时交过一任女友，毕业季相约去海岛旅行。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和她睡一次，她不可能和别人睡过，我也没有。

我们是彼此的初次。

记得那天在旅馆，我们脱掉衣服，抱住对方。我把她放床上，她说要切实做好安全措施，我下楼去寻找那只白色的小乳胶，跑了两公里没找到，她意志坚定，于是没了下文。

回来后，我和她提了分手，她问我为什么？我说，大学考到不同城市，异地恋是维系不了的。她同意了，把我写给她的一打信退了回来。

其实真实的分手原因是那次旅行刺激了我，三年的感情输给了一只薄薄的小乳胶。

小水成为我女友后，我把这事告诉她，问她什么看法。

她说，女孩要保护自己没错，但在那种情况下，这么做，是有点扫兴。

我说，是吧，你也这么认为。

我问她第一次给了谁，她说是老家的邻家哥哥。

这位哥哥性格有些独特，做任何事都是独自一人，从不和别人来往。她和他同个学校，他比她高一届，上学、放学的路是同一条，他在前面走，她远远看着他的背影。她好奇怎么会有如此孤独的人，他对这个世界不感兴趣，这个世界对他没有意义——当时小小年纪的她对人和世界的关系就有这般认知——她说自己天生聪慧，悟性高。

我问她是否因为这样，使她产生了想去“拯救”他的念头，她说，妈呀你怎么知道？我说，偶像肥皂剧看多了。她说但她还真是这个想法，觉得这个人太可怜了，她要给他一点温暖。我说，你这是典型的弥赛亚情结。

她说自己慢慢接近了他，他一开始不理睬她，她知道越孤独的人，底子里越谨慎。他排斥外人的靠近，怀疑对方有什么企图，小心翼翼将自己包裹起来，但她最终以真情打动了他。

他现在人呢？我问。

死了。

怎么就死了？

自行了断，她说，和世界无关的人，最后一般都走这条路。

怎么就断了？

把自己挂到了那个林子的水塘上面。

那人是你男朋友？

没错，就是他，她说，他现在可有名了。

有件事她一直想不明白，一个生前寂寂无名，没人关注的人，在这世上郁郁寡欢活了二十五个年头，死后却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

她说，你肯定听说过他。

我说，当然。

她说，他先我一年考到这所大学，我前年就该毕业了，因为这事，休学了两年，所以我应该是比你大两岁。事情刚发生那会儿，我整个人蒙蒙的，办案刑警叫我去现场，我没去，不敢去，我所知道的，和你差不多，都是听说的，什么拿了一根五米长的绳子，吊在距离水塘五米高的地方，还有后来那些谣言。

你知道他自杀的原因吗？

没有活下去的自信了。

抑郁症？

不清楚。

他是你男朋友啊。

现在你是我男朋友。

我站在阳台，月色意外明亮，星星能看到几颗，浮云悠悠飘来，飘到天际那边。我眺望那片林子，从这个角度，能看到它的大半个轮廓，但没有一样物件是清晰的，犹如笼罩在一团厚重的雾气中，很难相信在那些树叶覆盖之地，发生过一个年轻人将脖子挂上绳索的事。

周焯说我是个容易感伤的人。

我不承认，我认为感伤是一种廉价而无用的情绪。

不只周焯，小水也这么说，不知为何我会给人留下这种印象。

小水对我讲的那些事，我肯定受了影响，因为我是小水的现任男友，一想到她曾和一位以自缢方式结束生命的男生从小一块儿长大，主动追求他，给了他第一次，就心里发毛。多年来他们扭结在一起，彼此的情绪互相传染，和自杀者在一起那么多年的人，她本身是否正常？

我找到周焯，让他利用学生会干事的身份，帮我查一查那个吊在水塘上方的学长，学生会资料室保留所有学生的档案，总共六届，像这种搞出这么大动静的人应该不难查。

周焯问我为什么查他，我说，因为他当年的女友正是我现在的女友。

小水？他说。

对。

全名是？

水恬。

结果他把小水的资料查了个遍，学生会不够（含金量太低，他说），通过派出所，他小舅就在派出所。我说，你这是违法的，谁让你这么干了。他说，我这不对你的事上心吗，女朋友是怎样的人，要摸透家底才放心。

其实我知道，他是闲得没事干，对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打游戏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被室友要求调查他女朋友更提神的事呢。

他给我带来了海量信息，将和我认识之前的那个小水完全立体化起来。

小水几乎可以算作一个孤儿，父亲在她还是小婴儿时被一名醉酒的司机开着一辆五吨重的泥沙车撞飞在某个十字路口，当场死亡。母亲带着她回娘家，她外公是个酒鬼，十年前就死了，自那天起，她母亲也喝上了酒，小水完全归她外婆照顾。母亲慢慢变得迷糊的时候比清醒的时候多，喝了整两年，用一条结实的长围巾（据说是她父亲送的唯一礼物）挂上房梁，将自己吊死了。

在还不记事的年纪，父母双亡，这就是小水的人生。

我问周焯，你这是从派出所查来的？派出所能查到这些？

周焯说，实不相瞒，我小舅说，小水家就是为建这所大学而被征了地的村庄的村民，我小舅是这个片区派出所的民警，他家那些事，他熟得很。

我说，这么巧？

周焯说，骗你干吗？

我说，她前男友上吊，她妈也上吊，她净和上吊的人处一块儿了。

周焯说，说到她前男友，就那吊在水塘上的哥们，极为诡异，居然查不到一点他的资料。他在公安系统中没有记录，我小舅说，当年他自杀结案的时候，就查过，出生日期，出生地，直系、旁系亲属……全都没线索，他简直是个不存在的人。我问小舅这是为什么，小舅说最合理的解释是，当年户籍登记不完善，有不少黑户，没在册，他就是个黑户。

我说，那他怎么上的大学？

周烨说，这就牵涉到一个严重的讹传——他有可能根本不是这所大学的学生。

我说，你的意思是，小水跟我讲的那些，都是假的？

周烨说，据我推测，因为找不到其他亲人，按照惯例，那哥们死后将被当作无名尸处理，是小水以女朋友的身份认领的尸体，这个有备案，作为死者关系最亲密的人，是她给他收的尸。

我说，怎么证明？

周烨说，证明他们的恋人关系？派出所又不是侦探所，不负责核实这个，一具无名尸有人认领，给他们减少很多繁琐的工作流程。当然，也有可能是小水编造的，但这么一想，就有点恐怖了——对于一个自杀的陌生人，编造女朋友的身份，领走他的尸体，去干什么？

我说，看来小水充满疑点。

周烨说，所以我不赞成你在没有完全了解一个姑娘的背景之前，去和她谈一场恋爱，你看我，就从不贸然谈恋爱。

我说，你和游戏谈恋爱就行了，一个正常的姑娘估计也不会和你谈。

周烨说，现在也就你损损我，说实话，这四年时光，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是我结交到的唯一朋友。听兄弟一句话，小水你能断就趁早断了，免得到时惹麻烦——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些，因为我也要走了，我找到工作了。

恭喜——你居然有心思找工作。

别班同学介绍的，别人都在找，不找不合适。

你又不是活给别人看。

人不能老活在真空状态，我看你有这潜力。

什么时候走？

后天报到，实习期三个月，工资一千五，管吃住。三个月后通过就转正，不通过，滚蛋。

到时还来宿舍？

行啊。

他分了支烟给我。

保持联系，他说，离开阳台。

黑夜包裹住了我。

有段时间，我高频率地做到同一个梦：

某块地表的下面，埋葬着一具尸体。我觉得这具尸体和我有关，害怕它的秘密被发现，每日生活在惶恐不安中，越来越坚信在久远的日子之前，出于某种已然忘记的原因，是我亲手杀掉了这个人，将他埋在地下深处，害怕东窗事发，害怕有人发现他，上报公安，公安根据线索，锁定嫌疑人，找上门，逮捕我，经过审判，一颗子弹将射穿我的头颅。

我想知道这梦的寓意，经多方打听，找到一位据说非常灵验的解梦人。

他给出的解析是，我对目前的生活还算比较珍惜，害怕由于某种外在的突发因素，失去现有的一切。

这解梦人挺有文化，但我不相信。

进入六月，到了最后离校的时间。

打包完行李，四年时光就浅浅两袋东西，找物流公司寄回家。坐在寝室，四周空荡荡，除了床和柜子，其他物品都腾空了，到了开学前，校方叫保洁阿姨统一打扫一遍，下一批新生就能入住。

一批又一批来往不绝的学生，让寝室像个驿站。

我突然怀疑这四年到底有没有在这生活过。

小水打我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寝室。

她说，见一面。

我说，好的，哪里见？

她说，小树林。

从宿舍楼出来，出校门，进林子。

第二次来，因为此地被赋予了具体的内容，和第一次进来时感受不同，它通过小水和我产生了微妙的联结。

小水就在水塘边，站在第一次见到她的那棵树边，向我挥手。

我过去，和她碰面。

我们沿着不规则的水岸，绕了几圈，天色渐晚，晚霞的光透过树叶，林子亮堂一片。我有些不适应这样的光线，在我心中，昏暗，更符合此处的底色。

小水说，最近怎样？我说，还行。她说，工作找没？我说，还没。她说，我们多久没见了？我说，挺久了。她说，毕业了，我们也差不多了，这事该放到台面上了，你在躲着我，我的直觉很灵的。我说，你想多了。她说，感觉不对就

没意思了。我说，能先不说这个吗？就今天。她说，为什么？我说，在这地方，我不想谈这话题。她说，这地方？

她环顾四周，看了看，笑道，原来你对这地方有想法。我默然，她说，因为我之前和你说的那些事？我继续默然。她说，行，不扫兴，给你讲点别的。

我不知道她要讲别的什么，结果她讲到了眼前的水塘。

她说别看这不起眼的一汪水，其实是个“外流湖”。什么叫“外流湖”？它并非人工挖凿的封闭的死水，而是天然形成的。湖的底部和外界连通，通向本地最大的江——甬江，甬江通向东海，所以可以说它是和大海连通的。

每年春季，这里会出现一种鱼，半根小拇指，也就三四公分长，鱼身扁平如梭，眼睛芝麻粒大，尖嘴。它们数量极多，游在一起，一团团的，用细网一捞就是一把，放在玻璃瓶中，鱼鳞迎着太阳会反射出银白的光。最奇特的是，到了晚上，关了灯，在黑暗中，它们的鳞片依然银白闪亮，就像萤火虫。

一种和萤火虫一样在夜晚会发出光亮的鱼，这是一种什么鱼？小水说她查遍资料都没得出结论，问别人也不知道。她只在这口湖中见过这种鱼，大家都知道这种鱼的存在，在上吊事件发生前，每年都来捕捞，捞回去放在寝室阳台，能养三天，三天后就死了，不知道它们吃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养。因为捕的人多，晚下手的捞不到，倒也成了俏手货，上吊事件发生后，几乎没人来这了，大家对死过人的地方的鱼丧失了兴趣，它们又多起来。

她说现在是夏天，见不到它们，到了春天就有了，可惜明年春天，她和我已经离开学校了。

她说有件事对不起，我说什么事？她说关于那个上吊的人，她没有对我说真话，他不是她的男朋友。她小时候的邻家哥哥是她男朋友，她把第一次给了他——这些是真的，但读完高中，他们就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是他没考上大学，去外地打工，她考上了大学，头两年，她还去他打工的城市找他，动车要开三小时。他住一间很小的出租屋，才十平米，每次去，她会住两晚，每晚他们做一次，她觉得他越来越潦草，到后简直成了敷衍。最后一次去，她记得很清楚，是大二的寒假，没提前告知，推门进去，一个女人在那，她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次他约她在外面吃了个饭，她喝了不少酒，就此别过了。

她觉得很气愤，在他最寂寞没有朋友的时候她给他温暖，“拯救”他，换来的却是他的劈腿，是不是因为打工，赚了钱，心态就变了？那也不该这么薄情寡义——那天，她本来想告诉我的就是这堆真相，因为在林子中，话到嘴边，脑袋里突然划过那个上吊的男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就把她男朋友的事扣到了那人头上。

事后她想了想，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她男朋友那么一个郁郁寡欢、忘恩负义的人，才是最该自寻短见的。她无数次想象他自寻短见的方式，吞药、跳楼、含煤气、自沉……轰轰烈烈，但怎么就没想过上吊？上吊有一种悲壮的意味，他应该去上吊。

我说，你这说得也太狠了。

她说，反正越想越气愤，过了好几年，仍旧气愤难平。

我说，为什么现在把真相告诉我？

她说，因为我们要分手了，对不起又和你说这话，但没办法，毕业了我们会肯定会分手。和你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我不找你，你是不会主动找我的，这说明什么？以前我自欺欺人，不愿承认这点，现在看开了，就是你对我没多少感情，被前男友劈腿，被现男友忽视，想想也是挺失败的，或许是我自身有问题，没办法，就这样了。

至于那个上吊的男人。

她不给我回话的机会，接着说，她完全不认识他，他对她而言是个彻彻底底的陌生人，她是从同学口中听说有个人在林子上吊了。过阵子，公安来学校贴告示，征集这个人的线索，因为查不到他的信息，听到这，她觉得特别心酸，一个没有亲人，没有记录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比她前朋友和她自己惨上一百倍。

她对上吊自杀的人有一种天然的怜悯感（我没透露周焯从他派出所小舅处得来的关于她家庭的情况，尤其是她那位同样死于上吊的母亲），她要为这位素不相识的人做点什么。

她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冒充他的女朋友，前往派出所认领尸体，办案人员疑惑地打量她。她提醒自己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能露馅，他们问她可知道死者的相关情况？她说不清楚，她只是和他谈了一场恋爱，恋爱还没结束，他就自寻死路了，在他们相处的日子，他从没提起他的家庭以及亲人。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并不非要谈及家庭，

对吗？她反问办案人员，办案人员显然急于了结此事，简单做了笔录，作为备案登记，存档，就将这具无名尸的处理权交给了她。

她拿着派出所开具的死亡证明，赶往殡仪馆，尸体存放于冷冻室，距他被那位晨跑的目击者发现吊在水塘已历时十二天。她急欲和他见一面，这位在人世间本不应该存在的男人。

她问我能不能体会那种心情，我坦言无法体会，我从未兴奋难抑地奔赴一具无名尸。

她说她终于在冰柜看到了他，年龄二十左右的男子，因为冰柜拉出一半，只能看到他的上半身，穿着一件棉毛衫，发现他时他就只穿了这件棉毛衫。他的脸庞结了一层冰霜，难掩清秀的五官，鼻梁悬直，嘴唇单薄，眼线细长，一副标准的男生女相。站在冰柜旁观看他的时候，她仍在揣度，他到底拥有一场怎样短暂而无名的人生，在生命还未展开的时候，便匆匆谢幕，被推去了火葬场。

他从火化炉出来，变成了一堆灰，她购买了一只廉价的骨灰盒，抱着他回到寝室。为避免引起室友关注，她将骨灰盒置换成一只普通的纸盒，就是女生将脏衣服打包送去干洗店的那种纸盒，摆放于靠近她床位的阳台一角，两天。

第三天，她觉得该给他一个合理的归宿，哪里呢？那晚，室友们都未在，熄灯后，她躺在床上，于黑暗中，瞥见一抹光亮，翻身下床，发现，光亮源自阳台的窗沿，那一罐装载小银鱼的玻璃瓶。

两天前，她刚从林中水塘捕捞它们来，计二十余条，蹲在玻璃瓶前的她，视线和瓶身齐平。她至今搞不清这种鱼到底归属什么品种，那舒缓柔和的鳞光弥漫在她眼球四周，那一刻，她将鳞光和骨灰联系到了一起。

两者是同个色。

她打开纸盒，用两根手指捻了一撮骨灰出来，置于玻璃瓶上方，轻轻松开指尖，骨灰便如细沙般，漏进瓶口。刚一入水，二十余条小银鱼一哄而上，不到一秒钟，将这外来物吸入口中。充满银白色鳞光的玻璃瓶内，水质浑浊了片刻，人体的某一部分就彻底消失了。那部分不知是来自他的手臂、大腿、头颅或别的角质碎片。

原来这是一群喜爱吞噬人类骨灰的鱼种，她说。

于是她决定将他剩余的部分撒入那口水塘。

她连夜抱持纸箱赶到小树林，此处已人迹罕至，她掀起纸盒盖，捧出骨灰，犹如播撒种子一般不遗余力地撒出去。

骨灰连成的抛物线划过水面，她在月光下看到一丛丛因无人捕捉而数量泛滥的小银鱼在水中荡漾起美丽的涟漪，它们纷抢这位可怜的自缢者的灰烬，他的生命应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被“他者”，不，“他物”，所需要，她感动得想要流泪。

这就是她要告诉我的。

她问我觉得怎样？

我说，你是个挺神奇的姑娘。她说，不觉得不正常？一个正常人谁会去冒领陌生人的骨灰。我说，这也不是多大的事，反而衬托出你很善良。她说，为没好好珍惜一个善良的姑娘后悔了吧。我说，现在珍惜还来得及。她说，说了我们肯定会分手的。

真没想到，我撇开话题说，这还是一口安葬了一个年轻人的水泊。

回去吧，她说，时间不早了。

你什么时候离校？

我家离着不远，随时。

走的时候告诉我下。

干吗？

帮你拿行李。

离开林子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以后肯定不会再来了，想起从寝室阳台看向此地的四年，以及现在放在寝室的两个行李，颇多感慨。

留在我最后一眼中最突出的物件就是那根斜刺着的树杈——那根承载过一个重量，曾将他的气息一缕缕从体内抽空的树杈——在一团深黑天空的背景下，看起来像一杆猎枪。这里既是他的生命终结处，也是他的安葬点，他终于掉入了水的包围圈。

我认为被水包裹是一个人最好的归宿。█

小小说二则

Article- 梁培甫 Liang Peifu

沉浮

阿信把一大桶活蹦乱跳的鲫鱼搬上小渔船，气喘吁吁，心好像一条鲫鱼要跳出喉咙。他朝江岸上瞄了一眼，还好，没有晨练的人路过，心跳渐渐平静下来。

已经第三天了，他后半夜起床，去水产品批发市场批来一大桶廉价的养殖鲫鱼，趁天还没完全亮，像做贼一样把这桶鱼搬到船上。

他在船尾坐下，拿起木桨，将小船向江中划去。

太阳，像个贪睡的孩子，还赖在东方的地平线里。杭州湾方向的天空，出现一抹淡淡的红色，继而逐渐变深，慢慢蔓延开来，将宽阔而平静的钱塘江，罩上一层梦幻般的色彩。

小船划出百把米，阿信站起来开始收昨晚放下的渔网。江风徐徐，雕刻着他脸上一道道水波般的皱纹；晨光柔和，涂抹着他那中东式的皮肤。

渔网收着收着，终于收到一条鲫鱼，银白而健硕。钱塘江水清，又经常潮起潮落，原生态的鲫鱼味道特别鲜美。只是捕鱼的人多了，半天捕不到几条鱼。

阿信把刚刚捕获的那条鲫鱼放进另一只水桶，看了一眼满桶里的鲫鱼，一颗心又开始七上八下，沉沉浮浮。

阿信祖祖辈辈在钱塘江捕鱼，尽管原始而艰辛，但阿信喜欢。他喜欢泛舟江面，边劳作，边欣赏两岸风景，那临江矗立的六和塔，那雄伟的钱塘江大桥，那四季郁郁葱葱的玉皇山，那古老而神秘的南宋皇城，他都百看不厌；他喜欢岸上的人把自己当作风景，喜欢他们拿着长枪短炮或者手机，对着自己“咔嚓咔嚓”拍照；他更喜欢把鱼搬上岸，买鱼的人蜂拥而至，一边慷慨付钱，一边夸他捕获的鱼鲜美。

阿信所在的村子，很多人家以捕鱼为生。原本捕鱼、卖鱼，生活虽不算富裕，但很



充实。后来有人动了歪脑筋，从批发市场批发廉价的养殖鲫鱼，冒充野生鲫鱼，高价卖给附近的居民。

阿信的名字有个信字，这是父亲希望他做一个有诚信的人。所以，他一直坚持不做这种缺德事。

有一天，阿信在村口被一只流浪狗咬了，去防疫站打了疫苗，也没当回事。可后来听新闻说，那批疫苗是假的，也就是说，阿信随时会疯狗病发作而不治身亡。这件事对阿信刺激不小，人家这么性命攸关的缺德事也能做，自己卖点假野生鱼又怎么啦？最后，他说服自己，也理直气壮卖起了假江鲜。

几块钱一斤的鲫鱼，搬到渔船上转一圈回来，就能卖几十块钱一斤，原来赚黑心钱这么容易！算是对卖假疫苗的报复，阿信获得了一时的快感。

可快感很快被自责所替代，阿信天天晚上做噩梦。前晚，阿信梦见自己疯狗病发作，见人就咬，把老娘、老婆和儿子都咬得血淋淋的。醒来后，阿信的心还在扑通扑通狂跳，他担心自己真会遭到老天报应。

一想起这些，阿信就没了好心情，又觉得胸闷，连两岸的风景也变得灰蒙蒙一片。

草草收完渔网，一共才七八条鱼，比起桶里的养殖鲫鱼少得可怜。远远看江岸，等买鱼的人已经不少，就向江岸划去。

他把新捕获的鱼留在渔船里，拎着满桶的养殖鲫鱼

上岸。买鱼的人围上来，七嘴八舌，惊叹阿信今天大丰收。

一位常向阿信买鱼的大伯捞起两条鲫鱼说，现在的嘴巴麻木了，以前吃江鲜感觉非常鲜美，最近觉得也不怎么样了。

另一位常客接着说，我也感觉味道没有以前好了，要不是亲眼看见从渔船里搬上来，还怀疑是买了养殖鱼呢！

“那不会的，这位师傅看看也是老实人，绝对不会拿养殖鱼当作野生鱼卖给我们！”一位面生的大姐抢着说，生怕别人会冤枉阿信。

听了三人的话，阿信无地自容。卖假疫苗的人固然可恶，但买鱼的顾客是无辜的。阿信越想越觉得自己与卖假疫苗的人是同样的恶魔。

阿信急中生智，把顾客已经从鱼桶里捞出来的鲫鱼放回鱼桶：“对不起，对不起！这桶鱼是饭店订购的，不能零卖。”

看到顾客愕然的神色，阿信补充说：“你们三位要买，我船上还有几条，请等一下。”说完，就急匆匆向渔船跑去。

阿信从船上拎来野生鲫鱼，卖给了前面说话的三位顾客。

这时，又围上来几位顾客，非要买满桶里的鲫鱼不可。阿信有嘴说不清，急得没办法，就大声说，这桶鱼不是野生的！

一位顾客笑笑说，不是野生也买，我相信你。

阿信真急了，只见他拎起鱼桶，咚咚咚跑到堤内河边，把整桶鲫鱼倒入了水中。

看着欢快游走的鲫鱼，阿信长长吐了口气，顿觉一身轻松。

美丽渔船

之春江从大山深处曲曲弯弯走来，来到这个繁华而美丽的城市中间。宽阔、平静、蔚蓝色的江面，散落着星星点点鲜蓝鲜蓝的小渔船，像蓝色天空上的星星，好像又不像星星。江沿街道林主任站在江堤上，望着眼前的景象，自豪感油然而生……

把之春江上捕鱼的小木船，统一更换为蓝色塑制渔船，在船头统一插上五星红旗，这是林主任的杰作，叫“美丽渔船工程”。在林主任看来，这塑料船，大小统一，颜色鲜艳，比传统的小木船不知好看多少倍。之春江本来就是国际著名旅游景点，有中国的塞纳河之称，据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黄公望等文人墨客皆曾沉醉于此。现在，蓝舟浮绿水，船桨拨清波，林主任深信，这又会醉倒两岸无数游客。

林主任想出美丽渔船这一招，其实有他个人目的。街道书记刚刚提拔，书记暂时空缺，据说主任上位是一方案，但不是唯一。如果能做出一件有影响的事，也许书记就是他的了。

“美丽渔船工程”，多有政治意义的工作！林主任真佩服自己，居然能想出这种金点子。于是，他发动沿江各村，雷厉风行实施落实。没想到，渔民不买账，嫌塑料船太贵。林主任果断决策，街道补贴到与木船一样的价。渔民还是不买账，说木船用习惯了，浪费可惜，塑料船轻飘飘的还容易翻船。林主任只能出硬招：不用塑料船，不发捕鱼证。

渔民当然不是林主任的对手，就这样，之春江上的渔船，一夜之间变了颜色，从原始的木船社会，跨入了崭新的塑料时代……

林主任每天上班都路过江堤，天天可以欣赏江景。现在的他，双手叉腰，威武地站在江堤上，极目远眺，心潮起伏。他赞叹美丽江景，也赞叹自己的政治头脑。他深信，这书记的位子就是他的了。

林主任在江堤上得意之时，区纪委调查组进驻了江沿街道，正紧锣密鼓调查街道采购大批渔船的事。有人举报，林主任在渔船采购中大捞好处。

消息传到林主任耳朵，他不但不着急，反而更加自信能当上书记。因为林主任一直是一位油盐不进的好干部，从来不会拿权力做交易。这次采购渔船，完全公开透明，自己分文未取。他期待这次调查，纪委能发现自己这位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一周后，调查结束。区委召开常委会，听取区纪委调查结果汇报，研究江沿街道书记人选。

林主任的预感完全正确。纪委书记亲自汇报调查



结果，陈述了林主任在采购塑料渔船中，不仅没有以权谋私，还做了供应厂家工作，以最优惠的价格供应渔船，为减轻渔民和财政补贴负担作了贡献。

纪委书记汇报完情况，还亮了个人观点，认为林主任是一位廉洁的好干部，纪委既要查处贪官，也要发现、保护好干部。他建议，林主任出任街道书记。

纪委书记的话，似乎无可挑剔。在讨论江沿街道书记人选时，大家倾向于把林主任提起来，但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却有不同意见。他的观点是，清正廉洁是对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要求，并非廉洁就是好干部。不作为不是好干部，乱作为更不是好干部。动用行政手段和财政补贴强制渔民更换渔船，换掉的是传承了几千年、承载着历史文化的经典木船，换上的是与之春江及两岸城市景色极不协调的塑料船，这分明是一个乱作为的典型案列。

听了宣传部长的发言，众人又觉得很有道理，还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七嘴八舌一番议论，反正最后街道书记的岗位与林主任无缘。

之春江从大山深处曲曲弯弯走来，来到这个繁华而美丽的城市中间。宽阔、平静、蔚蓝色的江面，散落着星星点点鲜蓝鲜蓝的小渔船，像蓝色天空上的星星，好像又不像星星。林主任望着眼前景象，感觉蓝色塑料船奇丑无比。❏

水下十米

Article- 虞燕 Yu Yan

礁岩沟壑纵横，兀自耸立，紫红色藻类八爪鱼般缠住它，齐刷刷沿着峭壁爬行，有的甚至堂而皇之进驻了潮间岩缝。远看，此礁像一把短剑斜插于海面，阳光下，泛着紫幽幽的光。郑师傅抡了抡手臂，说礁下定有淡菜，且不会少。语气甚是笃定。而后，他眯起一只眼，拇指与食指张开呈“L”形，对着礁石方向左移右挪一番，大致的坡度便了然了。

掌握礁岩坡度，察看地形，确定作业海域，这对郑师傅而言就像生火做饭那般简单、日常，短时间内即可完成。他快步登上礁岩，脱去衣裤交与搭档，腰间系上网纱袋，手握铁锹，轻轻一跃，若鸥鸟飞落，“扑通”，在海面砸出一朵硕大的浪花，很快，浪花变成散乱的涟漪，郑师傅踪影顿消。

海面趋于平静，而距其十来米之处，郑师

傅正忙得不可开交。他尽力向下伸展身子，两脚脚趾头勾住礁石，左手紧紧抓牢石壁凹凸部分，以抵挡海水的浮力和水流的冲击力。那个黝黑的身影嵌于海水里，铁锹顶住黑压压密集如芝麻的淡菜，奋力铲动，一锹又一锹，铲下的淡菜由腰间网纱袋逐一兜住。他的右臂一次次撞击、掀翻海水，“哗啦啦”“哗啦啦”，此举难免波及周遭，一向矜持的海草忍不住狂舞，悠然游弋的虎头鱼、花鲷鱼等被搅得晕头转向，沙石和螺贝像有人使性子而发射的子弹，上下左右乱蹿……颇有天崩地裂的气势。偶尔，一束阳光似窥探者，笔直穿入，海底里，明暗相对，光影斑驳，莫名添了份神秘。

当然，郑师傅完全顾不上这些。径自一个猛子扎进海里，他就憋住气，争分夺秒地

对付淡菜，感觉气紧时，立马松开抓石壁的手，像鱼一样浮上来，露出海面换气，休息片刻后，继续潜入海底重复之前的操作。待网纱袋将满，他果断撤退，依照原先看好的地形游上岸。

郑师傅的腰被重沉沉的袋子死死拽着，绳子在腰部勒出了一道红色印痕，犹如短裤上镶了个边。搭档上前解下袋子，郑师傅喘着粗气眺望海面，他的鼻子扁而塌，不知是不是长期潜水的缘故，鼻孔很大，像一座小土丘上掘了两个黑黝黝的山洞，眼睛本就小，还常年呈半睁半开的状态，然丝毫不影响人家视力好，随意一瞄，又找着了新目标，跟淡菜只需稍稍张开壳，便可通过鳃纤毛摄取海水中的营养可谓异曲同工，如此轻而易举。空袋子再次系上腰，此礁下的淡菜仍未铲完，新地方的淡菜已在召唤，他得抓紧时间，怕被人家抢了先。至于一天下潜几次，没有规定，视体力、天气、淡菜的数量等而定。

在岛上，这样潜水采捞野生淡菜的生产方式叫“拱淡菜”。自十六岁起，每逢春末、夏秋时节，只要风浪不大，郑师傅就会去拱淡菜，此采捕法一般由两人合作：一人待礁岸做助手。另一人扛着铁锹潜入海底铲采，拱入水中者被称为“拱班师傅”。常常，郑师傅摆摆那双粗糙的青筋凸起的手，说，什么师傅不师傅的，就是“水底拱”啦。

野生淡菜簇生于沿海礁岩，它们能牢牢黏附在礁石，抵御海浪持续不断的冲击，全赖于那些茂密的有黏性斑块的足丝，铲淡菜实际上就是将足丝与礁石分离。岛上的人分淡菜为“旱菜”和“水菜”，“旱菜”即潮水退下后裸露在礁岩上的淡菜，“水菜”则常年生长在水下或临水礁岩。郑师傅年少时，起先跟着同村人挖旱菜，直到某日，亲见与他攀上同一块礁岩的青年将网兜往脖子一挂，憋足一口气潜到水下，待浮出水面，网兜已装了不少淡菜，且水菜个大、壳厚、肉肥，相比之下，旱菜简直全体发育不良，这让郑师傅的心里跟海浪翻涌似的，不平静，也不服气，他暗暗铆足劲，誓要拱入水底采到上好的淡菜。

“拱淡菜”是一门技术活，很考验一个人的水性，这一点，郑师傅有天生的优势，加上他还特意训练自己，遂很快成为少年中的佼佼者——一口气能憋三分钟，一个猛



子潜了十米深。那会，他爱和同伴们玩“抓铁锹”的游戏，数“一、二、三”，有人将铁锹垂直扔入海，另几人一头扎进去追赶，谁在铁锹落至海底前最先抓住它，谁便是胜利者，会被大伙扛着在海面转一圈。个子最小的郑师傅屡战屡胜，导致后来几无参与者，没有悬念的游戏终会失去吸引力。

第一次正式拱淡菜，郑师傅翻来覆去地检查网纱袋，生怕有破洞，又拿铁锹反复敲击礁石，检测木柄是否牢固，潜下去时，那套动作无比熟练，与扎猛子玩游戏无异，却又有些不同，他不再以潜得深为主旨，而是迅速观察水下环境，使出浑身解数接近水下淡菜，并把自己固定住。南边有深坑，底下潮流急，他机警地绕过，从另一边游向挂满淡菜的岩壁，几株绿色和褐色的水草点缀其间，如一幅壁画，下一秒，“壁画”即遭到了破坏，头一铲下去，他庄重而兴奋，接下来，眼里便只有那些肥美的贻贝科动物了，“咔嚓咔嚓”，铁锹挥得毫不怜惜。网纱袋如一个体重飞涨的人，拖着他往下坠，一次比一次猛烈，他谨记岛上老人们的话，万不可贪心，贪的是心丧的是命，遂一个转身，腿用力一蹬，铁锹一路劈开海水，直冲海面。在往后几十年的拱淡菜生涯里，郑师傅都严格遵循一条：见好就收。



“唰啦”，一兜淡菜倒了出来，如一大群着黑盔甲的士兵闯出了包围，它们大多被足丝缠粘，三五只拢靠一起，黑亮的大身材透着不凡的气概。手捧亲自采的淡菜，十六岁的郑师傅恣肆地把得意挂在了脸上，海风在他身边打转，仿佛探听到了什么，“呼呼呼”传出去老远。

从此，郑师傅成为“两栖动物”，生活一分为二，一部分在陆上，一部分在水下。那些年里，郑师傅逐步扩大拱淡菜的范围，从居住的海岛到周边的其他岛屿，他习惯并享受于水下十米的宁静、深邃、丰富、不确定性，乃至惊险，那里弱化了人的视觉和听觉，周遭变得模糊、梦幻，耳边只有自己呼出的气泡声和低沉的水流声，时间恍若随同那些火山沉积岩被封印在海水里，就此停滞。

在海底，郑师傅就像一个孤独的英雄，淡菜是其唯一追击的目标。他见识过淡菜的各种长法，如瓷砖铺贴般大面积聚集的，两三排上下对齐的，左右并列的，东一簇西一串的，斜着拐弯的……最糟心的莫过于长在岩石缝隙深处，人钻不进，手不够长，铁锹难使上力，岛上的人称其为“魔域淡菜”，曾有人因采挖它们致耽搁时间过长，气供不上，丧身海底。家人和同伴屡劝郑师傅远离“魔域淡菜”，哪怕无性命之忧，也不易采挖，产量超低，划不来的。然郑师傅总不甘心，石缝深处长期无入侵者，淡菜往往数

量繁多，且特别鲜肥，主动放弃等于不战而退，这不合他的脾气。

有几日，郑师傅一上岸就手执半截铅笔在白纸上涂涂画画，进行到一半又忽地站起，光着脚踱来踱去，忽然，脚步骤停，折返，一阵风似的扑向纸和笔。反复数次后，终于，他紧捏纸的边角，对着光看了又看，脸微微仰起，哼起了曲儿，这样的他显得眼睛更小、鼻孔更大，让人联想起动画片里的海牛。没等家里人搞清楚状况，他已经火速赶往铁匠铺，铁匠照着纸上的图，再结合郑师傅现场的补充描述，打造出了一把特殊的铁钩子。钩子的铁柄为较粗的圆柱形，刻意划了几条棱，利于手握，柄与钩的连接处加宽，钩子形状挺怪，末端尖，并作翻翘状。添了新武器，郑师傅急不可耐地潜入海底试用，将其径直伸进岩石缝，尖钩钩住淡菜，一拽，一转，一推，犹如武林高手面对一众庸人，横行无忌，所向披靡，“魔域”里的淡菜似被刨了土的菜苗，集体变得松松垮垮，一扒拉，纷纷入了网袋，如汤沃雪。

郑师傅拿出了他的专用本子，一一添加岛上及附近岛屿的岩缝方位，包括他早已知晓的和经打听、考察所得的。那段时间，他不高也不魁梧的身体里燃着一团火，炽热得只有潜在水下才舒坦才够劲儿，他像个军队里的指挥官，在本子上指指点点，先这里，再那里，接下来，握着铁钩子逐个出击，每每速战速决，收获颇丰，彻底终结了“魔域淡菜”安逸富庶高枕无忧的生活。

之后，铁钩子就被岛上的拱班师傅们惦记上了，郑师傅爽快地借了出去，他们照着样子争相去铸造了一把。搭档觉得郑师傅太没心眼了，明明可以“独家经营”的，这么一来，平白添了竞争对手。郑师傅右手一摆，使劲吸了吸鼻子，大鼻孔一抖一抖，他说，生在同一个岛上，都得靠海吃海，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况且，产量高凭借的也不单单是工具啊。

在淡菜产量上，郑师傅向来发挥稳定，被岛上的人称为“拱淡菜王”。甚至曾有人猜测他的眼睛有什么特异功能，不然咋在岸上就能摸准水底淡菜的情势？闻言，郑师傅快把眼睛给笑没了，他说自己眼力确实还行，把礁岩的

石质、纹路、粗糙程度、长了何种藻类等都看了进去，由此判断底下是否有淡菜，以及数量和质量如何，这个全凭多年的实践经验。对郑师傅而言，冬季尤为难挨，他不得不从“两栖动物”变回“陆生动物”，但从未闲着，时不时带上专用本子去沿海地带，边转悠、踩点边记记画画，从这个岛到那个岛，回家后第一时间翻看、整理笔记。他的细致、周全在本子里来了个集中呈现，如，每拱一次淡菜，便记下具体地点和时间，仗着对野生淡菜生长周期的了解，又在括号里填上“返场”的最佳时段；再如，暂未拿下的“阵地”，除了标明详细位置，旁边还画上简易地形图和附近标志物，便于记忆和找寻。本子上白字连篇，仅他本人能看懂，然那是郑师傅的宝贝，是多年的积累，是秘籍，他极郑重地放出话来，给个金戒指都不换的。

拱淡菜亦算得上水下一分钟，水上十年功。

家人嗔怪郑师傅，采来淡菜就什么都不管了，甚至不大在意收购价的涨和降，说他生活的重心在水下十米处，把勤勉、热情和尽心也通通留给了那里。郑师傅眯起泛红的小眼睛，笑笑，不接话。他久治不愈的沙眼和满身的伤疤，也是水下十米的世界所赐。长年潜在海底张眼，海水中的细菌趁虚而入，眼里如糅进了海边的霞光，发炎发红是常态。他能道出身上每一处伤疤的来历，东磕西碰的，海里生物攻击的，可以说，那是他历经生死的佐证。对于这些留存于身体的“后遗症”，郑师傅并不介怀，反而觉得它们更像一本书的折角，标记着某些重要的章节。他的拱淡菜生涯，绝对是一本足够厚实的书啊。

时代前进如海浪奔腾，势不可当，郑师傅怎么也想不到，他引以为傲的好水性会在某一天变得那么无关紧要。拱淡菜开始用上了现代化设备，由专门氧气管供氧，于是，一般人也可以在海底采上半天了。供氧设备置于机帆船上，船随人走，拱淡菜效率大幅度提高。再后来，快艇取代了机帆船，它速度快，稳定性好，二三十海里花不了一个小时。快艇上通常配四个人，四人或两人轮流拱，扫荡完这个地方立马冲向下一个目标，每日产量轻松达数千斤。而以前，即便是“拱淡菜王”郑师傅，日产量最多也从未超过两百斤。



郑师傅忧心忡忡，以他对淡菜的深切了解，这么频繁这么粗猛地采挖，简直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给留，更别说让它们一茬一茬地生长。他不时拿出那专用本子，看着其上密密麻麻的地点、方位，恨不得画几个圈保护起来。

果然，没过几年，野生淡菜资源遭到巨大破坏，淡菜养殖业临危受命，逐渐兴起。淡菜养殖即利用浮筏、绳索和网笼，将贻贝苗悬挂于海中，使其自然附着生长，成熟时，拉上来便可。如此，也意味着“拱淡菜”这门传统行当退出了海岛人的生活。

年过花甲的郑师傅主动请缨，采集适量野生小淡菜，用以岛上培育养殖淡菜。依旧是水下十米，郑师傅所见的却非从前的景象了，那些淡菜像从筛子里漏下的残次品，稀稀拉拉，东躲西藏，个头小得让人担心会掉出网兜眼子。拱淡菜几十年，郑师傅头一次待淡菜如此温柔，轻轻地铲、轻轻地装、轻轻地倒，轻轻地捧。在他眼里，它们俨然是一颗颗种子，它们终将在另一片海域生根发芽，凝集成更稠密更壮阔的黑涌归来。❏

孤塔映渔山

Article- 曹凌云 Cao Lingyun

人与人相逢靠缘分，人与山水相遇，也是讲究缘分的。

一个月前，同事偶然同我说起：北渔山灯塔雄峙海疆、水天一碧。我点开网页，那座被誉为“远东第一大灯塔”的身影，就此轻轻扯动了我的心绪。没过多久，在温州航标处的帮助下，我以志愿者的身份，踏上了奔赴这座灯塔的旅程。

一

历经几番波折，我们终于登上北渔山。这座小岛孤悬海外，地势南高北低，灯塔便矗立在岛屿最高的山峰上，海拔近百米。比起我曾经做过志愿者的北鹿山灯塔，它更藏着一段沉厚的岁月与传奇。

北渔山灯塔始建于1895年，即清光绪二十一年，由上海海关耗银五万关平两建造。

彼时，光绪九年（1883）和十六年（1890），华轮“怀远号”、德轮“扬子号”先后在这片海域触礁失事，数百人遇难，血泪在前，这座照亮险途的灯塔才应运而生。它以铸铁为身，煤油为光，一燃便照亮二十五海里的海域，成为往来船只的指路明灯。

百年风雨，几度劫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渔山被日军侵占，1944年美机轰炸日军时，灯塔的灯器、灯笼、房屋均被炸毁。1947年，灯塔修复，射程恢复至十八海里。1954年11月，解放军在渔山海域击沉国民党护航舰，上演了轰动当时的著名海战；1955年2月渔山列岛解放后，岛上一度无人居住，灯塔设施遭到破坏，沉寂无光。

直到1985年，上海航道局和温州航标区组织施工队重修灯塔，块石砌筑的圆形基座和直筒形铸钢组合塔身仍沿用原物，塔身祛锈后漆上红白相间的环带，同时加建值班、生活用房和围墙，形成塔院，一跃成为国内等级

标准最高的灯塔。1987年7月1日，灯塔重放光芒，而温州航标处的张工，正是当年重修工作的参与者。

我们上岛时已是傍晚，天气晴朗，海边还有几位垂钓者。与我一起上岛的张工说，北渔山在海钓界名声显赫，被誉为“亚洲第一钓场”。夜色降临，灯塔发射出的光芒愈发明亮，刺破黑暗，照亮海面，给人无尽的力量。

我在灯塔里见到了站长蔡财相，简单交流后，我就迫不及待地登高望远。天空繁星璀璨，海面上渔火点点，山坳里的村落静谧无声，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天地间空旷而辽阔，让人沉醉其中。

次日早起，我轻车熟路地打扫灯塔、维护灯器，在北渔山灯塔做志愿者的记忆，与眼前的景象重叠。我在塔身处发现了一些深浅不一的弹孔，这些累累伤痕，不损它的壮丽，更显它的庄严，这是英雄的标记，是历史的印证，让人油然而生景仰之情。一段沉默的钢铁，被几代人守护，从晚清走到如今，依旧傲立海疆，坚守着自己的使命。

二

北渔山岛域仅0.48平方公里，只有一个北渔村，低矮的石头房、窄小的庭院、梯级的街巷，处处透着古旧的模样，而村民们则俊秀可亲，待人热忱。张工告诉我，不要以为这是个封闭原始的渔村。这里的男人勇闯闽浙苏沪四地码头，女子则柔情开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温州城里的女孩还不敢穿泳衣下海时，北渔山的姑娘们早已坦然为之。

为了证实张工的说法，我走访了村里的几位老人，不料一段被岁月深埋的海岛往事缓缓铺开。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渔民陈双喜等在北渔山聚义，大败清军水师。后来风云变幻，北渔山曾长期被国民党占领，1955年解放时，岛上渔民多被裹挟至台湾，其中就有年仅两三岁、日后飞越黄河的柯受良，北渔村一度成为空壳村。

1956年，当地政府决意重建北渔村，从石浦港选出19位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以拓荒者的身份上岛开荒捕鱼。两年后，这19位小伙子又从石浦带回19位姑娘，操持家

务、支援生产，这38名青年男女，成为北渔山重整后的第一代岛民。他们成立渔业大队，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后更是放开手脚捕鱼赚钱，外地渔船纷纷前来收购海货，鲞鱼、黄鱼等价廉物美，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

渐渐地，岛上有了粮站、供销社、地质队、边关哨所，还进驻了120余名官兵，一座孤岛重新有了人间烟火，成为守护家国的屏障。村里没有娱乐场所，部队两周一次的电影放映，便成了最热闹的盛事，军民围坐一堂，笑声、掌声顺着海风飘向远方。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北渔山的第二代岛民已然长大，都是情窦初开的青少年，男孩子个个像牛犊，黝黑的脸庞上写满爽朗；女孩子出落得亭亭玉立，眉眼间既有海岛女儿的澄澈灵动，又藏着几分不驯的洒脱。他们接触的新鲜事物多，思想也愈发开阔通透。部队的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谈吐间带着外面世界的惊奇，一来二去，便有一些大胆的姑娘与年轻的士兵谈起了恋爱。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姑娘们时髦的穿搭，女孩子在穿着方面，竟比上海滩的姑娘们还要抢先一步。她们从电影里看到下海游泳可以穿泳衣，能将少女玲珑的身段衬得婀娜窈窕，心底的向往便再也按捺不住。于是，她们跟着父辈出海跑码头、停靠上海滩的机会，偷偷地买了泳衣。盛夏一到，她们成群结队，穿着各式各样的泳衣，身姿挺拔、气场全开地穿过村里的青石板老街。她们没有扭捏，没有拘谨，迎着村里男女老少欣赏的目光。她们一路说说笑笑，迎着阵阵海风，奔向澄澈的海湾，纵身跃入碧波，在浪花里尽情嬉戏，笑声盖过了海浪声。

部队有铁一般的纪律，官兵不得谈恋爱。可北渔山的海风太柔，浪花太绵，终究挡不住青涩情愫的悄然生长——山头的礁石旁，海边的余晖里，一对对热恋的身影相依相偎，眺望无垠的大海，悄悄编织他们充满风雨的故事，幻化出许多绮丽的美梦。

这一段段隐秘的爱恋中，有一个身影格外特别，他是来自江西的通信兵小蔡，眉眼清秀，身着戎装，身姿挺拔，日日与电台为伴，却在不经意间动了心。他爱恋的姑娘，正是村长的妹妹，一个有着清脆名字的海岛少女——爱村。

没人能想到,当年那个藏在海风里谈着青涩恋爱的年轻通信兵小蔡,便是如今守在灯塔旁、沉稳温润的灯塔站站长——蔡财相。

三

今夕七夕,我守着孤零零的灯塔,窗外飘起斜斜的雨,仿佛是牛郎织女相思的泪水。灯塔的光芒刺破雨幕,照亮大海,我路过蔡财相站长的窗前,见他尚未入睡,便请他讲讲自己的爱情故事。

蔡财相说,他1979年来北渔山当兵,那时还只有十七岁。当到第三年,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村长的妹妹,她的名字叫爱村,岛上最靓丽的女孩。

他们平日里在村里相遇,没事也要找事地说上几句,彼此都特别开心;他们约起来在海边散步,坐在礁石上聊天,夜里看漫天星光,把各自的心事轻轻说给对方听。岛礁上有太多的淡菜、辣螺、小海蟹,随手一拾便是满满一篮;刚退潮的礁石上布满青苔、海带,成群的马鲛鱼游在礁石边吃青苔和海带。爱村教他怎么钓鱼,第一次海钓、第一次抛钩、第一次收线,他至今都记忆犹新。他笑着说: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海鱼是这么傻的,第一竿下去,便钓上一条十来斤重的马鲛鱼。

当年的海里物产丰饶得惊人:虾蛄多到没人吃,堆在路边没人拿;墨鱼被钓上来,垂钓者用脚踏一下,踢到海里去。马鲛鱼也叫炸弹鱼,头大身圆,呈圆锥状,像大炮的子弹头,大的一条足有三百多斤。海风习习,海浪声声,海水那么清澈又那么深邃。可爱村像海风一样轻盈欢快,又捉摸不定,身上带着一种渔家姑娘所特有的纯洁与芬芳。

蔡财相服役四年,终要退伍还乡。

他与爱村在码头分别,爱村紧紧抱住了他的脖子,久久不肯松开。那是他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看着她的脸,闻着她的气息,听着她哽咽的挽留。她的声音,交织着海浪的声响,被海风轻轻吹散。

海风吹乱了她的刘海,他抬手,轻轻为她理好。她踮起脚,在他脸颊上吻了一口。这一吻之后,便是别离。

蔡财相回到江西老家时,正是进入夏天的日子,一切都那么燥热,一切都变得慵懒,时光那么缓慢而沉闷。

他与爱村依旧书信往来,但思念却像潮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睡觉是他逃离思念最好的办法,然而,当他闭上眼睛后,无论是梦境还是想象,爱村的音容笑貌,总像一座不灭的灯塔,在黑暗里亮着温柔而清晰的光。

就这样,蔡财相在老家度过了漫长而寂寥的三个月后,他终于下定决心:重回北渔山。念头一定,他的脚步变得轻盈起来,心情也变得轻松舒畅起来。

而这三个月里,爱村有空就来到码头,望着大海,茫茫大海上出现的一只只船儿都开走了。突然有一天,大海上有一只船笔直地向她而来,船头站着那个挥着手的男人,那个她朝思暮想、望眼欲穿的男人。

四

1985年,北渔山灯塔重修时,温州航标处要招一名工作人员。当时村里适龄青年都下海捕鱼,灯塔工工资低,无人愿意应聘。村长询问蔡财相,他与爱村商量后,觉得这份工作安稳体面,便答应了,这一守,便是数十年。

初守灯塔时,条件十分艰苦。村里没有电力,灯塔站买来柴油机发电,多余的电供应给村民,只收取少量柴油费;用水也很紧张,需到远处山坳挑水,直到1987年驻岛部队撤走,大队将部队一口四季不枯的水井划给灯塔站,用水问题才得以解决。

岛上蜈蚣多,甚至有十几厘米长的深红色大蜈蚣,喜欢爬到住处,成为守岛人需格外提防的凶险。台风更是家常便饭,风雨肆虐时,门窗哗啦作响,整座小岛都在风浪中摇晃。蔡财相说:“咱是农村人,苦点无所谓,改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岛上蔬菜难种,大风一吹,菜苗便会被打坏,他们便慢慢习惯了没有蔬菜的日子,也试着开辟山园,在风雨中守护一点生机。

张工也分享了守塔的回忆:北渔人有举家去石浦过年的习惯,每到春节,村里冷冷清清,只有边关哨所值班人员和灯塔工坚守岗位。有一年过年,他与同事小冯在灯塔值守,边关哨所的赵干事提议去附近大白礁打几只

无人认领的山羊过年。三人带上枪划船上岛，山羊跑得飞快，他们便点燃枯草，借海风助燃，浓烟笼罩小岛，慌乱中两只山羊被捕获，他们烧了好几锅羊肉，热热闹闹过了一个春节。

我曾在灯塔上见到几只信鸽，脚上套着多个足环，印着编号。张工说，从前这里的信鸽更多，大多从台湾、香港一带跨海而来，飞累了便在此歇脚。这些信鸽多出身名贵，即便捉住也不能宰杀，带到温州一只就能卖几千元，多用于配种繁育。它们跨越山海而来，也为这座孤岛增添了几分灵动。

五

一日早晨，我沿着西向山路走向海边，路边碧翠的茅草沾满晓露，清清凉凉的海风带着海的气息，让人沉醉。山脚海岸边，一栋孤零零的小砖房旁，两只家犬汪汪直叫，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子从屋里走出，家犬便立刻安静下来。

这是一家小卖部，货物不多。女子客气地让我到小店坐坐，自我介绍叫李姐，连云港人。五年前，她丈夫到了石浦，给渔老板打工；两年前她过来看望丈夫，来到了这里，看这里的海水和天空这么蓝，一尘不染，阳光和海风那么缠绵，这么美好，便舍不得走，就此留下。

丈夫依旧跟着渔老板出海捕鱼，她就守在岛上，做一个寻常的渔家妇人。近几个月禁渔期，丈夫就搞起了深海网箱养殖，养石斑鱼和黄鱼，规模不大，自给自足。岛上的游客却渐多，遇到李姐要喝的要吃的，她为了方便游客，才开了这间小店。

李姐为人落落大方，她说：岛上五月份最漂亮，这个岛没有大点的树，只有几丛灌木和漫山的茅草，每到三四月，茅草丛里就会长出百合，待到五月，各色百合花开满北渔山，漫山都是清浅芬芳。有朋友来时，可以在草地上席地而坐，泡一壶红茶，吃几粒甜点，在挟渗着草香花香的海风中，随心闲谈，倾吐心事。

李姐还说：我这间房子虽小，可是真正的海景房，依床观海，卧听涛声，住在这里，什么地方都不想走了。早

晨和傍晚，和心爱的人沿着山间小路散步，一起看着太阳升起，一同目送太阳落下，很是满足。

听李姐这么一说，我仿佛看到她一肩长发在海风中飘扬，与蔚蓝的海天融为一体，成为这海岛上最温柔的爱情构图。在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上，连一草一木都充满爱意，美得那么纯粹。

我问李姐，住在小岛上生活方便吗？比如用水，要不要去山腰挑水？她说：我用水泵打水过来，水源在山洞里，要是去山腰挑水，还不累死呀？挑着水桶，不就和尚一样了？

她这样说着，咯咯地笑了起来，那笑容就像她所说的百合花，清纯明亮。在这个偏远孤悬的小岛上，我竟意外遇到了知音，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暖意漫上心头，与她聊得更加放松自在了。

将近中午，李姐拿过瓷碗去舀面粉，说要做饺子给我吃。我没有拒绝，她的热情质朴而真挚，不带半点虚饰与做作。

六

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一天下午，张工突然告知我，台风正朝这边袭来，必须提前回石浦，然后坐车回温州，否则不知要被困岛上多久。我心中满是无奈，才刚结识岛上的朋友，才刚沉浸在这份海岛温情中，就要仓促作别。

我把离岛的消息告诉蔡财相，他说：“下次再来多住几天。”我用力点头，承诺一定再来；我把离岛的消息告知几位村民，他们执意要送我刚捕的海鲜，我婉言谢绝。此去温州路遥，未经冷藏，海鲜恐怕半路就会变质；我把离岛的消息告知李姐，她从窗台上拿下一盆亲手采自岛礁的多肉植物，要给我作纪念。我说：“海上风浪大，我怕护不好它，而且只有这里的阳光，才能养出它这般鲜活的模样。”

北渔山人是见过世面的，码头跑得多了，却还这样友善好客，开心见诚。他们待人真诚，把萍水相逢的情谊，看得如岛上小花一般珍贵。☑

暮色红了

Article- 南曦 Nan Xi

那天下午会计把工资信封给我时，我的手心全是汗。

三千二百块。心里默念三遍后，我就躲进更衣室，把门反锁了。信封里有五张百元钞票，其余的是十元、二十元纸币，皱巴巴的，还有一股油墨味和汗水的味道混杂着。抽出来一张一张抚平后再叠回去，然后再拿出来重新叠一次。

我来到城市工作已经45天了。高考落榜后，母亲找人把我送进一家食品厂，在包装车间的流水线上工作，每天要站11个小时把饼干装进纸箱里。第一个月当学徒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1800元钱，我全部寄回家去了。这是第二个月转正后，我收到的第一笔工资。

我拿着信封在更衣室里站了好久。头顶的日光灯很亮，隔壁换衣服的女工，一边说笑一边讲着今天谁被组长骂了，谁请客吃麻辣烫，谁买了漂亮的衣服。我不想说话，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笔钱要给妈妈。

更衣室的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海报，画面上是位女性围着红围巾在笑，看起来美丽大方的。我盯着那张海报看了好长时间。母亲没有一件像样的围巾。冬天她总是穿着那件旧棉袄，领口已经磨破了几个洞，风一吹进来就缩着脖子，把手插到袖子里。

下班之后我并没有和工友们一起去吃夜宵，而是直接去了镇上的一家百货店。老板娘准备收摊的时候，我就跟她说要买一条围巾。她问给谁戴的，我说是给妈妈戴的。她打量了我一下，在柜台下拿了一个塑料袋，说是很好的羊绒围巾，只剩最后一条便宜卖给你。

围巾是暗红色的，摸起来很柔软，还有一股樟木箱的味道。我花了80元，虽然心疼，但是觉得挺值当的。天黑了的时候，我往回走，十一月的风里带着雨点打来，打在我的脸上，而我却把围巾塞进怀里，一路开心地小跑着回到出租屋。

出租屋是和工友一起租的，每个月150

元，房间很小，只能放下一张床、一个桌子。墙面上斑驳陆离地贴着几张旧报纸，窗户也关不严实，风从缝隙里吹进来发出呜咽声。把围巾叠好后，我放在枕头边，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脑海中全是母亲娇小的身影。

我爸走得早，我五岁那年，他在工地上出事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时候。母亲正在灶上烙饼，有人敲门进来，她出去了一会儿再回来时，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手里攥着围裙，眼泪一滴滴地流下来。她站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地蹲下去。那天饭做糊了，她一口都没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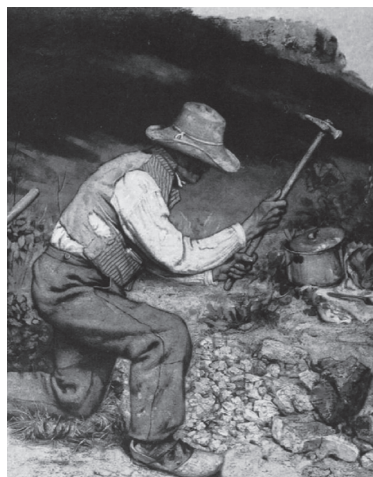
从此以后，母亲就一个人带大了我。在镇上的鞭炮厂卷炮筒，一个卷一毛钱。冬天手上裂口很多的时候，贴上胶布继续卷。小时候半夜醒来总是能看到她灯下低着头干活的样子，弓着背，像一座小山一样。她总认为我已经睡着了，实际上并没有。我在被窝里睁着眼睛看着她一张张地把黄纸卷成筒，排好之后用绳子捆起来。煤油灯的火焰跳动不停，她的影子也跟着时隐时现。

有时候她会停顿下来把手放在嘴边吹气，搓一搓之后继续卷。我偷偷翻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不想让她知道已经醒着。那个时候，我多想长大。

后来鞭炮厂关闭了，原因是发生了事故，炸死了两个人。母亲没有活干，在家休息了半个月，她每天都出去找工作。后山的采石场离村子有七八里远，找一条小路翻过一座山就可以到了。老板说，只要女的就行，做饭一个月三百元。母亲二话没说就去了。

采石场的劳动强度远远大于卷炮筒。凌晨三点多就得起床出门，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家。冬天山上很冷，能冻得透人，风似乎是从四面八方而来。她回来时全身都发冷，在灶边烤了好久才暖和起来。我问她冷不冷，她总说不冷，干活的时候可热乎了。她的手一直都不太好，经常生冻疮。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她手上肿成了一团面团馒头，裂开的地方渗出了血，但她还是在灶上炒菜，她忍着疼痛，每日从不缺席。

我读书不好，从小学起成绩就一直不稳定。到了初中更差，班里倒数，物理化学完全听不懂，数学勉强及格。母亲从不骂我，只是有时候叹口气说：“实在读不进去，也没办法。多认几个字有口饭吃就行。”



高中考了个镇上的普通中学，离家三十里地，得住校。母亲每个月给我送一次米和咸菜，她骑着家里的那辆破自行车，来回大约六十里。有一回下大雨，我以为她不来了，结果她还是来了，浑身湿透，从怀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五个煮鸡蛋，还热着。她说路上滑，骑得慢，耽误了。她的脸仿佛浸泡在雨水中，嘴唇冻得发紫，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塑料袋。

高考那一年我得了321分，距离三本线还差一百多分。成绩出来那天，母亲在门槛上择菜，半天没说话。我觉得亏欠了她，她对我的好，成了我心里一个沉重负担。我打算出去打工去。母亲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说你还小，可以再复读一年。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19岁的时候我去广东，在电子厂干了八个月，然后就回来了。流水线上的工作比想象中更难熬，每天都要做同样的动作，累得不行也停不下来。工资低，房租高，再加上我不习惯吃苦，所以八个月下来攒的钱都花在了路上。坐火车回来的时候，靠着窗户看车窗外的田野、村庄飞驰而过，心里很空虚。

母亲看到我回来之后并没有多问，只是每天早上给我做早饭。躺在床上，我听着锅碗瓢盆的声音，心里很不舒服。

那半年里我没出门，就在家种地、喂鸡。有时候去



镇上找点小工做，搬砖、卸货、帮别人收庄稼，赚个几十块钱。母亲从没催促过我，只是偶尔说一句：如果你有志气，想出去，那就出去闯一闯吧。后来，她就没有再说什么。

二十岁那一年，我又出去了。这次离家不远，在邻县做事。每个月都可以回一次家。上个月回去的时候，发现母亲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枣树下，阳光照在她脸上，干涸的河床就是她的脸。站在她的后面时，我发现她比我矮了一截。

发工资那天给她打了个电话，说这个月可以拿到三千多。她沉默了几秒钟后让我不要乱花钱，存起来。不管我买什么，母亲都会很高兴。我暗下决心要踏实学习技能，将来可以让母亲有所依靠。

周六调休，坐上第一班车就回家了。两个小时的乡间小路，中巴车颠簸着，车上的人提着鸡鸭、青菜边走边聊。我抱着装有围巾的纸袋，看着窗外稻田收割完毕后露出光秃秃的土地，几只麻雀在田埂上跳跃。

收割后的稻田里还有稻草垛，一垛一垛地，就像一个个小房子。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在草垛里捉迷藏，可以玩到天黑。那时母亲在鞭炮厂工作，到了天黑才回家，我就在草垛里等她，等着等着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她的背上，她背着我往家走。

中巴车在一处路口停了下来，上来了一位老太太，手

里提着一篮子鸡蛋。她走过来的时候摇摇晃晃的，我就起来给她让出座位来。她道谢之后，就坐到了旁边。与另一个人聊天，她说自己的女儿生了孩子后，就去城里了。这次是去看外孙去。人家都夸她的女儿很幸福。她整理了几个鸡蛋，盖好帕子：“我们自己苦点也没关系，只要孩子好就行。”

这句话听得我的心底一阵温热。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要中午了。母亲没在家。邻居说她今天去采石场了，没有休息。我把围巾放在堂屋的桌上之后就去厨房看看，锅里有剩饭，案板上切了一半的萝卜。灶台还是老样子，烟熏得黑乎乎的，墙角堆着柴火。水缸里的水不多了，我用扁担去井里打了两桶，把水缸灌满。扁担压在肩头的时候，很疼。母亲却挑了半辈子的水，肩膀上的茧子也比我的厚得多。

去采石场找她。大约走了十五分钟的山路，就远远地看到了几间工棚。在工棚前的地面上有一个大锅，母亲正在往灶膛里添柴火。旁边有几辆拉石头的拖拉机停着，灰尘很大，她的头发、肩膀上都落满了灰。工棚是用石棉瓦搭成的，四面透风，烟囱里的青烟被风吹散了。

我没有喊她，就在路边看着。她添好柴之后站起来擦了擦汗，又转身去切菜。用老式的案板来切菜，刀一落下，笃笃的声音就传到了山风里。旁边的几个工人蹲在地上吃饭的时候拿着搪瓷杯子喝粥。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冲她说：“烧饭的，再来点咸菜。”她应了一声后，从旁边坛子里夹了一碟出来端到对面。

站了一会之后，她转过身来问道：“你怎么来了？”黯淡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温暖。把手擦干净后走到跟前，我熟悉而有点害羞的笑容就露出来了。吃了么？回家做顿饭吧。

母亲切菜的方式和以前一样，又快又利落。她的手很黑，指关节很大，指甲缝里有很多洗不掉的泥巴。左手的中指上贴着创可贴，被油渍浸染成了黄色。她把白菜切成丝，一刀一刀落下，白菜就变成一缕一缕地堆在案板上。

她切完菜后，把菜刀放回了案板上，然后用旁边的一块抹布擦着手。那抹布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很油腻的，她也不嫌弃，就这样擦。擦好之后又往灶膛里添了两根柴，火苗就蹿了起来，把她脸上的红光映照得更亮了。

从袋子里取出围巾的时候，母亲的眼睛就亮了：“真美！”过了一会她又让我摘下来，说这里是太脏了回家再戴。她把围巾叠好，手上的老茧拉出一根线，母亲心疼地说，这么好的围巾被我给弄坏了。火苗噼啪作响，烟呛得人眼睛发疼。

收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妈收拾好东西后跟工头打了个招呼，就和我一起回去了。山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她走得很快，我小跑着才能跟上。太阳在前方落下，她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投在地上，就像一棵弯弯的树。她走了一会儿，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慢点走，不用急。

走了不到一半的路，她就停了下来，指着路边的一块地对我说：“以前这块地是姥爷的，后来被收归为国家所有。小时候在这里割猪草，一割就是一天。那时你姥爷还在世，他赶着牛犁地，我跟在后面撒种。”

母亲讲起这些事情的时候语气很平和，就像在说别人家的事。那时候很穷，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肉，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可能吃到一点荤腥味。她说到一半就笑起来，说有一年过年来你姥爷买了一个猪头炖了整整一锅，香得隔壁的小孩子都跑过来看了。几个姐妹围着锅台边守着，谁也不愿睡觉，等着吃肉。我默默听着，没有发言。

回到家，妈把围巾从桌上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问，买的？我说厂里发的，员工福利。母亲的眼眶里闪着泪花：“这个厂好，对你们好，好好干，不能偷懒。知道了吗？”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她不再多问，将围巾折叠好后放回纸袋里，然后放在柜子上。试一试。等过年再戴吧。现在试试又怕什么。犹豫之后还是拿了出来，把脖子绕住。围巾有点长，她绕了两圈之后还剩下一截。镜子已经花了，边上的水银斑驳脱落，照出来的人也有些模糊不清。站在镜子前摸着围巾的边，没有说话。

我看不见她的脸。

妈。

嗯？

你转过来我看看。

慢慢地转过身来。她眼眶发红，眼角有泪光闪动，但没有落下。她笑了一下说，暖和。那时候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站了会儿后我就说，给你做点饭吧。

那天下午我做的饭有西红柿炒蛋、土豆丝和紫菜汤。母亲坐在灶台前烧火，火光在她的脸上一明一暗。我的厨艺不好，盐放多了，土豆丝切得粗细不均，她什么也没说就吃完了碗里的饭。

吃完饭天就快黑了。我说我要走了，最后一班公交车是六点半。她站起身来要送我走。走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她仍然站在那里。走到拐弯处再回头，只见她在一棵老槐树下站着，暮色中的身影很小，红围巾还是缠在脖子上，红色的一点在灰蒙蒙的背景里显得很突出。

坐在中巴车上，我靠在车窗边看外面。她已经往回走了一段路，走得较慢，背稍微有点弯，围巾被风吹起来又落下。车子开动了，扬起一串尘土，她的身影逐渐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天边的暮色中。

车厢里有人在谈论今年的收成，说谁家的孩子结婚了，镇上开了一家超市，商品便宜。我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那条暗红色的围巾。

我二十岁，终于能用自己挣的钱给她买点东西了。虽然只是一条围巾，虽然她舍不得戴，要等到过年才肯拿出来。但那是我挣的钱，是我靠自己的双手赚来的。

我要带她把头发染回黑色，像我小时候看见的那样；我要给她买最暖和的羽绒服，让她想穿哪件就穿哪件；我要带她去餐馆好好吃一顿，她一定会像刚才那样，笑着说“真好吃”“真暖和”。

第一份工资不高，但我笑出了泪花。❏

春节偶感

Article- 浦宁 Pu Ning

春节一眨眼就过去了，从阳光灿烂的海南回到春寒料峭的江南，我和先生仍时不时地会念叨海南的阳光、空气、椰林、碧海。虽然如蜻蜓点水，匆匆小住，但旅途定格的温暖瞬间，仍久久难以忘怀。

美食是旅行的加油站，没有美食的旅行是不完美的。十多年前到海南，第一次吃清补凉和炒冰，瞬间被舌尖美味俘获。尤其是炒冰，冰居然能被炒，太神奇了。那时候，兴隆大街两旁一溜排满了炒冰摊，我和儿子守在摊前，眼睛一眨不眨，看着摊主把椰奶与果汁倒进锅里，眼疾手快地用木铲不停地翻动，亲眼见证锅中的液体变成冰泥的奇迹一刻。

和摊主聊天中，我才知道，炒冰，又名炒冰果，是炎热夏天海南常见的一种冷饮。其实，炒冰的“炒”并不是加热的概念，而是越炒越冷。制作炒冰的锅下面不是火，而是强力制冷机的蒸发器，蒸发器是铜管盘管绕缠在炒锅底上，能把锅中的热量带走。温度瞬间降到零下40摄氏度左右，水质的食物冷冻成冰状。

香蕉、凤梨、西瓜、百香果、芒果、菠萝……在海南，万物皆可炒冰，我最爱吃芒果，香甜软滑，回味无穷。每次去海南，清冰凉、炒冰是必打卡的美味之一。

今年春节，清补凉饱了口福，只可惜，一连找了好几

个晚上，炒冰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斑斓替代了炒冰的遗憾，它的新发现，因为印尼村寻访网红早餐偶遇的感动，让我由最初的好奇而深深地爱上了。

在海南提起斑斓，对当地居民来说是最熟悉不过了。斑斓是一种野生的天然色素，更是上好的自然香料，在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尤其是茶店的茶点里屡见不鲜。

第一次知道斑斓，是在兴隆的菜市场。在卖卤味区域，一上了年纪的老人摊位上摆满了五彩斑斓的各色点心，我瞬间就被吸引了。

“斑斓糕，印尼点心，正宗，我自己做的，很好吃。”老人殷勤地推介。

绿绿的叶子、绿绿的点心，看着就非常食欲，我和先生像发现新大陆，买回家迫不及待地尝，味道很独特，有一种像粽子一样自然的清香。

斑斓冰淇淋、斑斓果冻、斑斓蛋卷……在海南，几乎无处不斑斓。我很好奇：斑斓到底长啥样？

逛兴隆热带植物园，一种名叫香露兜的植物引起了我和先生的注意。香露兜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隶属于露兜树科露兜属。当时，只觉得这名字有意思。兴隆

热带植物园珍稀植物数不胜数，我们并没有过多留意。

快到植物园出口时，看到相关科普展，才发现原来香露兜就是斑斓！

我和先生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毫不犹豫地往回走。只记得在见血封喉树附近，但具体在哪个位置，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兴隆热带植物园不但大，而且植物茂密，我们像走迷宫一样，绕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找到了香露兜。

香露兜差不多齐膝高，叶子看上去像一把长长的绿剑。好不容易识得斑斓真面目，我举着手机，一顿猛拍。

据介绍，斑斓除了海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也非常普遍。它的叶片有一种十分独特的天然芳香味，能让食物增添清新、香甜的味道，因此常被用于制作各种食物和糕点。20世纪50年代，斑斓由华侨从印度尼西亚引进并在海南试种成功的，目前已经成为网红产品，受人追捧。

印尼村的网红早餐紧挨着农贸市场，没有店面，临时摆放的摊位每天都很火爆，最有特色的就是斑斓油条，许多人就是冲着它来打卡的。

我和先生起了个大早，一路导航找到印尼村，沿街打听，马路边做早餐的同行都会热情地指路。

紧挨着农贸市场的小弄往里走，没错，排着长长队伍的就是网红早餐店。

看着油锅里一排翻滚的绿绿的斑斓油条，我正庆幸自己赶上，终于可以饱口福了。扎着马尾辫的女摊主却说，排在前面的人都已经买走了，正好轮到我没有了。

“我明天就回去了，可以匀一根尝尝味道吗？”我和排在队伍最前面的长发姑娘商量，她一个人买了18根斑斓油条。

“不行，我家18个人呢，刚好一人一根。”

我有些悻悻然。队伍中慕名前来的外地游客，也不约而同表达了同样的遗憾。

排在长发姑娘后面的是一位本地中年妇女，她本来要买4根斑斓油条的，当场决定买普通油条，而把斑斓油条让给外地游客。

我很幸运地匀到了一根斑斓油条。

“快拍照！”先生顾不得先“尝”为快，也要把这来之不易的美好早餐定格。

油条胖乎乎的，特别大，还冒着热气，我尝了一口，又

酥又脆，浓浓的斑斓味。

早餐店一家人都特别和善，不断有客人来，夫妻俩炸了斑斓油条的边角料，免费送给客人品尝；豆腐脑豆浆卖光了，向了背的老人免费送甜水和咸汤……

老人是越南华侨，今年60多岁，老伴已经不在，她和儿子、媳妇生活在一起。

“很感谢党和政府，1978年回国时，什么都没有，政府帮我们造房子，还给我们田地。”老人说，他们如果不回来，在当地是要被欺侮的，回到祖国什么都好。

仁义让油条、仁义赠饮……没有豪华店面，没有醒目店招，路边不起眼的小摊，之所以成网红，除了唇齿留香的美食，更有古道热肠的人心。

春节的海南，仿佛蛰伏已久的城市，人气格外旺，吃饭排队、景点排队、公交车排队……到哪几乎都要排队。和当地居民聊天，他们不约而同都有隐隐的失落：“和20世纪90年代相比，海南的吸引力已经不如从前了。那时候，游客多得像蚊子，随便做什么都能赚钱。现在，只有春节才有人气，平时游客并不太多。”

春节在兴隆小住，在为村民淳朴、热情点赞的同时，也格外有些感悟：比如城市建设，主干道的地面坑坑洼洼；太阳河两岸的整治及亮化；挤得满满当当的公交车，为什么春节不增加车次……

返程前一天晚上，再次去兴隆镇上打卡清补凉。遇到当地一对姐妹，姐姐20岁，在广州上大学；妹妹8岁，在当地读小学。两姐妹浓眉大眼，尤其是妹妹，长得很像童星金铭，古灵精怪，漂亮又大方。

姐姐说在当地读书时，从不坐公交车，因为公交车太少，等得时间太长了。姐妹俩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广东，生平从没有看过雪，也没有感受过江南的小桥流水。妹妹最大的心愿是到北京看升国旗，“爸爸妈妈说，我现在还小，两年后，10岁就可以去北京了”。

返程的火车上，遇到一家三口和一对父子。一家三口，父亲是海南文昌人，母亲是湖北人，夫妻俩都在杭州上班，女儿也在杭州上学；父子俩，父亲是海南儋州人，在宁波上班，儿子也在宁波上学。在越来越多养老大军涌进海南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全国各地打拼，忙碌与闲适交织，奏响春节交响曲，为岁月披上五彩的华衣。█

散文二题

Article- 钟旭妙 Zhong Xumiao

独此一杯

春分后的周六，阳光斜斜地照进落地窗。旭儿凝心静神地收拾家务，每一次清理擦拭，都是对时光记忆的梳理。黑白相间的隔断柜上，她翻出一个纸袋，那是周周特意送给她与先生的。因为琐事繁杂，一个多月过去，还未曾打开好好端详、细细享用。

年前那日，周周约了朋友来看她。那天，他身着灰色风衣，黑色马丁靴踏着风尘，吉他斜挎肩头，依旧是少年般意气风发的模样。一笑间，眼角漾开岁月的细纹，眼底却闪着光，开口便道：“今天我特意背了吉他，为你弹支曲，高铁上苦练了五小时的新曲。”旭儿含笑应答：“好。”

去年正月之前，周周于她而言，不过是同学微信群里一个模糊的名字。算起来，两人已阔别近三十年。高三同班时，书山题海，一个坐前二排，一个坐最后排，鲜有交集。在她的记忆里，他向来文艺，爱画画，也爱唱歌；在他的印象中，她文静内敛，喜静读，爱写作，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诵读。

那日，好友在同学群相邀，说周周难得回乡，想约同学一同登山打球。她正痴迷跑

步、登山与球类运动，当即应邀，最终与五六位同学相约前往。仙华山的风掠过肩头，佑岩寺的禅意浸润心间，一场乒乓挥拍间，同学们仿佛重回高三岁月。

闲谈间才得知，两家父亲竟是莫逆之交。他的父亲与她的父亲同是老三届，她父亲比他父亲年长两岁。半生风雨，他们看着子女长大，成家立业，可于自身，终究怀才不遇，一生郁郁寡欢，将满腔才情与遗憾，都藏进了沉默的岁月里。周周的父亲画得一手好画，漆得一手好油漆；旭儿的父亲写得一手好文章，打得一手好拳；两人还都养过蜂——那些年，蜜甜与墨香交织，是他们那一代人独有的风骨。

世间缘分大抵如此，兜兜转转，终会归位。年少同班求学，不知父辈曾把酒言欢、促膝论道；半生走过，他携艺术风骨归乡，她怀尘世安然驻足，才在故乡的山径上重新识得彼此。遗憾的是，周周的父亲已于六年前辞世，旭儿的父亲也在八年前离去。立于山巅，谈及故人，相对沉默，山风携着松针的清苦，漫过心头。子欲养而亲不待，从来都是中年人心底最深沉的叹息。

他们分享了那些藏在心底、落在笔尖的

怀念父亲的文字。他写过《父亲节忆父亲》《那片地》，字字恳切，满是迟来的体谅。文中提及，父亲从前常常打他，最后一次动手，是因为他高考失利，瞒着家人偷偷跑到杭州学画画。如今岁月沉淀，他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愿意再让父亲打一顿。”读到这里，旭儿瞬间泪流满面，读懂了他笔下藏着的思念与和解。

她也把自己发表在《浙江日报》的散文诗《冬夜里我在想你》发给了他。她的父亲从未打过她，可年少不懂事的她，仗着父亲对自己的宠爱与愧疚，一次次任性地伤透他的心。父亲走后，她才幡然醒悟，自己错得有多离谱。她怨父亲辞去教职，怨父亲缺席了自己的成长……可如今，阴阳相隔，她再也没有机会，当面跟父亲认一次错、服一回软。

那日相见畅谈，几人聊陶艺、谈文化，说人生、诉乡愁。或许是雕塑与陶艺一脉相承，周周从英国留学归来后醉心手作，捏杯烧盏，以泥土为媒，解压亦修心，在深圳颇有名气。他从包中取出一只纸袋，递给她，轻声道：“这《独此一杯》，送给你们夫妇，有空多喝喝茶。”

纸袋里的两只陶杯，素朴无华，杯身无釉，质地粗粝却厚重，指捏的痕迹歪扭自然，恰似人生走过的脚印。他解释道：“生活是个杯子，大多数情况下你能决定它是 drinking cup——杯具，还是 toothbrush cup——洗具。每只杯子都手工捏制，绝无仅有，独此一杯，就像我们的人生，在世间就这么旅行一次。业力吹向何方，也许只有你自己选择它是杯具（悲剧），或是洗具（喜剧）。”

旭儿捧着陶杯，忽觉分量千斤。并非泥土之重，而是它点醒她：自己的这一生，亦是世间独一份。那些走过的弯路、藏在心底的遗憾、未曾释怀的不甘，皆是塑造她如今模样的掌心力量。

未及尽兴弹唱，午饭时分已至。她与先生订了本地风味的餐厅，携子女与周周及朋友围坐。饭前，他调弦拨弹，指尖游走，吉他声和着略带沙哑的歌声，在小小的包厢里缓缓流淌，每一个音符都清晰入心。

恍惚间，旭儿看见跨越时光的画面：两位父亲，一人案前作画，一人庭院练拳；年少时，一人吹笛悠扬，一人拉琴沉缓。旧音与新曲交织，记忆与现实相融，竟分不清今夕何夕。她亦想起，高三时不过擦肩微笑的两人，两条平

行的人生轨迹，竟在三十年后，温柔交汇。

她常想，若重逢早一些，遗憾是否会少一些？若二十年前、十年前便知父辈情谊，她是否会放下倔强，更早向父亲诉说女儿的心意？是否会在父亲健在时，多陪他闲话家常，多听他讲年少过往？

可人生从无如果。泥土入窑，经火淬炼，便定型成器；岁月走过，光阴沉淀，便再无重来。杯已烧成，无法重捏；人生走过，无法回头。

饭毕，周周背琴离去，马丁靴踏地声声清脆。他挥手道别，约定归乡再聚。旭儿立在门口，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手中依旧紧握着那只装有陶杯的纸袋。

她拆开纸袋，捧起陶杯端详。杯身指纹清晰，如一枚独特的签名，刻着手作的温度。周周取名“独此一杯”，于她而言，它早已超越杯子本身。它是岁月的提醒，是缘分的见证，是与过往、与遗憾、与自己的迟到和解。

每一杯皆不同，每一生皆独一。那些歪斜、不完美的纹路，恰恰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窑火定型的姿态，便是我们终其一生，要坦然接纳的自己。阳光下，她合上纸袋，放入柜中。

独此一杯，仅此一生。

从煤渣到绿道

一次性跑那么长的路，是在十五岁的秋天。高一，她当选班长。校运会报名表贴在教室后墙，女子三千米那一栏空空荡荡，像一面没人敢敲的鼓。全校总共只有五个女生报名——她是第三个，咬牙填上名字，还动员了两位女同学：“如果我们坚持到底，别班的选手放弃了，那前三不就都是我们的吗？”

那年她不知道三千米有多远。只知道天还蒙着灰的清晨，她已绕着操场一圈圈奔跑。煤渣跑道沙沙作响，像春蚕啃食桑叶。她跑得笨拙，不懂调节呼吸，肺里像堵着一团湿棉花，可她硬是坚持了下来。比赛那天，她拿下第二名，和另一位同学都破了校纪录，前三名全是她班的。

后来她才明白，那不是一段简单的赛程，而是十五岁的自己，用一双尚且青涩的腿，为未来的她，踏出了一



条路。大学里，她偶尔也跑，却再也跑不出那年秋天的轻快。跑道从三百米换成了四百米一圈，可她总觉得短了一截——后来才懂，不是跑道变短，是心里的方向，不再那样清晰。

毕业后，她几乎停下了脚步。工作是格子间里日复一日的忙碌，养育孩子是深夜里不曾停歇的牵挂。儿子渐渐长大，她又迎来小女儿。那些寸步不离的时光，一晃就是许多年。

与她相反，丈夫——那位业余中的专业爱好者，始终坚持奔跑。他大学时破过省大运会纪录，拿过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一万米季军，也跑过杭马第六名。婚后依旧自律，每周至少五次，少则三个十公里、两个五公里，风雨无阻。周末有时还和跑友们组团比赛，家中客厅的墙上，挂满了他获得的奖牌和马拉松完赛奖牌。

曾经，他们也为此有过小小的争执。她埋怨他不懂家务的繁重，只顾自己跑步；他沉默不语，也不懂她为何弄丢了年少时的热爱。直到岁月慢慢沉淀，他也终于慢下了脚步，不再外出比赛，开始主动分担家务，耐心陪伴女儿成长，把清晨的时光稳稳地留给她。正是这份无声的托举，让她终于能重新穿上跑鞋。

中年像一扇轻轻合上的门。某天照镜，她看见腰侧悄悄多出的轮廓，忽然想起十五岁的自己——校服宽大，跑起来像一阵自由的风。

于是，她重新起跑。每周三次，每次三公里。最初三个月，身体仿佛在与她对峙，身形未见丝毫改变。她不急

不躁，只是慢慢跑、静静坚持。清晨沿浦阳江而行，从翠湖到同乐栈道，或者其他路线，预先设定好，刚好三公里。看太阳从楼宇间缓缓升起，金色的光，温柔又有力量。

三个月后，变化悄然而至。不是体重秤上跳动的数字，而是弯腰系鞋带的那一刻，忽然感到腰身一轻。她看见镜中的自己，正在微笑。隔着三十多年的光阴，在同一个简单的动作里，轻轻相遇。

如今她常发有关跑步的朋友圈，配图是晨光或晚霞，文字简短，像写给自己的便签：“改变不了世界的季节，就改变自己的气象。当你在寒冬中站稳，你就是自己的春天。”

“脚步踩着脚步，呼吸应和呼吸，原来最远的路，不过是一步、一步，再一步。”有人点赞，有人留言“姐姐好励志”，她只淡淡一笑，回复感谢支持。她从不是为了励志而跑，她只是在认真地跑。

跑过金狮湖，跑过仙华山，跑过天灵岩。立于山巅听风，风是亘古的琴弦，山是沉默的史书。她忽然懂得，跑步与登高从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看清自己的坐标——在天地之间，在时光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跑过海边，她带着孩子赶海。女儿在沙滩上挖蛤蜊，她在心里打捞着遗失的热爱。她写下：“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挖宝藏’。开始了，就很厉害。”

遇上假期，一家四口相约奔跑。丈夫在前面领头，她远远跟在后面，两个孩子时不时给她鼓劲，风里裹着安稳的烟火气。跑过微雨的清晨，她把一周的忙碌，跑成温柔的序章。跑过正月初三的晚风，她完成新春第一跑，心里默念：最远的路，不过是一步、一步，再一步。

有一天，她问丈夫：“跑三公里会不会太少？感觉身体变化还是不明显。”他笑着答：“只要在跑就好。有些变化，你看不到。”她懂他的意思。当年那个敢拼敢闯、破过纪录的女孩，如今每周三次、每次三公里，不急不赶。可她更清楚，有些东西，远比距离更长。比如，十五岁的勇气。

那个秋天的清晨，她跑过浦阳江畔那所高中的煤渣跑道，风扬起她的头发。她不会知道，三十多年后，自己会在同一条江边的生态廊道上，跑着同样的步子。

慢一点，短一点，却从未停下。像一根细细的线，从那年秋天，一直穿到这个春天。■

乡村记忆

Article- 朱益龙 Zhu Yil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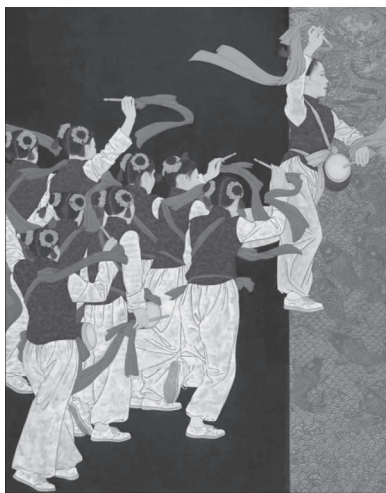
人的一生，说长也长，说短，也不过是山间一缕风，田埂上一道辙。潇潇洒洒的得意、悲悲切切的失落，都会被日子慢慢磨淡。可总有一些东西，像是长在了骨头里——不在嘴边，却在梦里；不在眼前，却一闭眼就看得清清楚楚。比如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常常在发呆的时候，忽然听见一阵锣鼓响，看见一张涂了胭脂的脸，或者一束雪白的电影光，打在黑夜裡。那些年，那些事，明明已经远了，却依旧是我心里的一片光。

花鼓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景宁农村，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物质相对匮乏。过年能穿一件新衣服，能吃上几顿白米饭，就是我们小孩子心里天大的盼头。要是还能吃上一顿肉、咬上一口苹果，那简直能从村头显摆到村尾，走路都可以“横”的走了。当然，那

时候村里没有电，没有电话，也没有报纸。大人们白天在山里刨地，晚上在黑灯瞎火的屋里躺着。日子是灰的，像冬天的天空。唯一能把全村人从灰扑扑的日子里拽出来，让他们眼睛发光、嘴里也开始谈论“理想”的，就是公社电影队进村放电影之时。但要说最让人兴奋、最有过年味的，还得数春节里从初一到十五的花鼓戏。

花鼓戏跟舞狮比起来，多了些“文”味儿，对村里人的吸引力也更足。花鼓帖子一般提前一天或当天上午送到各家各户——这既是预告，也算一种“摸底”。因为花鼓戏和舞狮一样，是要挨家挨户“过堂式”演的。如果一个村子户数太多，超过了三十户，或者各家隔得远，花鼓班就得调整时间，或许在两晚才能演完。遇上那种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寮堂”，有时候两个村子凑一晚。而对村民来说，从接到花鼓帖那一刻起，整个人就进入了“接戏”状态。大人们开始略带兴奋地打听这班花鼓的能耐，不自觉地拿起



扫帚，把中堂扫得能照见人影，连说话的语气都轻快了几分——那架势，跟要迎娶新媳妇过门差不多。

演出一般从村头开始。化了妆的花鼓队伍花枝招展，在欢快的锣鼓声里浩浩荡荡穿村而过。演员和看热闹的村民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台上的、谁是台下的。这阵仗，成了全年村里难得一见的盛景。心急的人老早就挤进头一家的中堂，在里3层外3层的人海中，占好“有利地形”。他们心里有数：第一家演出，花鼓班最卖力。哪怕庄家给的只是个薄薄的红包，他们也肯定拿出戏份最足、阵容最大的《大花鼓》。《大花鼓》讲的是灾荒之年，一对年轻夫妻靠演花鼓讨生活，在路上一路走一路闹的趣事。演的其实是庄稼人的乐观、善良和相守。演员们扮相俏，唱腔婉转，插科打诨之间，满堂的人一会儿笑得前仰后合，一会儿又偷偷抹起眼泪。说学逗唱里，大家暂时忘了日子的苦，成了全村最快活的人。

一家演完，村民们紧跟着花鼓班往下一家跑，生怕漏掉一个桥段和一句台词。我们小孩子的心思倒不全在戏上——我们看的是漂亮的花鼓姑娘。她们对青壮年男人多少有些戒备，对我们这些毛孩子却从不设防。我们也不白看，自觉当起了“护花使者”，前前后后围着她们跑。

演出就这样一家一户演下去。《担丝线》《补锅》《酒

老汉》《十八摸》轮番上场。所有剧目都取自村民身边的事、身边的人，演的是庄稼人自己的日子，所以格外亲。要是谁家正有喜事，或哪家想添丁生子，花鼓班还会加演《祝寿》《送子观音》这些定制节目。一来二去，戏班子和村民就更亲了。而这个时候，演员们就不单单在中堂演了，而是连人和乐队一并鱼贯而入，进到户主家的堂屋进行团户互动，成了整个晚上最温情的一幕。

演了十几场后，观众渐渐散了。我也早过了兴奋的劲儿，瞌睡虫一阵阵爬上来。我家住在村尾，轮到我家时，我基本上已经睡过去了。堂屋里只剩下我父母两个观众。可即便如此，父亲还是把堂屋扫得干干净净，母亲照样摆好瓜果、备好红包。花鼓班则会选择演出如“报福”之类简单而又充满祝福之意的节目，在即将迎来黎明之前，给我们家的“演出”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二天一早，花鼓班敲锣打鼓赶往下一个村子。而我，也会跟上去送一程，一是道个别，二是想看看卸了妆的花鼓团还依然美丽吗。当然，美丽是定格的。因为我们又开始盼着下一个花鼓班来了。

舞狮子

除却巫山不是云。在春节里，除了花鼓，最盛大的文娱就是舞狮子了。它不只是热闹，更是一种传承。一代又一代人在这锣鼓声里老去，又一代又一代人在锣鼓声里长大。

正月里狮子登门，叫“瑞狮临门”，能驱邪避灾，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如果说花鼓班不是每个村都能凑起来，那舞狮队基本上村村都有。这跟它的“简易”分不开。不论后台乐器手还是演职人员，舞狮队都省事很多。舞狮队基本上清一色男人，响器手五个，舞狮队员四个。小的队伍甚至五个人就开场。当然，跟花鼓比，舞狮队员更要有超强的体力和耐力，得有一身腾挪翻滚的真本事。遇上“要快活”的村民，他们还须在舞狮过程中“能喝大碗酒”“能单手滚火炉”“能手劈西瓜”……这非常考验狮头狮尾两个人的功力和默契。

跟花鼓一样，舞狮队也要先挨户发狮子贴。“哐哐锵、哐哐锵”，进村时锣鼓开道，行入村礼，拜地神庙。不同的是，花鼓是根据红包大小定剧目，一般不中途加塞；而舞狮除了常规红包，还要一边舞一边向房主逐个讨“赏钱”。每讨成功一次，狮子便要头朝供桌方向“滚狮”一下，算是给主人家鞠躬道谢。

舞狮看着简单，里头学问不少。首先是进场——这是规矩，也是教养。狮子要等观众到齐，从堂尾沿着右边舞到供桌前，恭恭敬敬行叩拜礼，表示对祖先的敬意，然后直线退回到堂尾。只有走完这一套，舞狮才正式开始。接下来，“串八字”“讨喜滚狮”“送春联”“抓狮蚤”轮番上演。狮子时而威武雄壮，昂首阔步，浓密的鬃毛在风中抖动；时而俏皮可爱，眨巴着大眼睛，用脑袋去蹭围观孩子的衣角，惹得小家伙又怕又笑，直往大人怀里躲。有的狮子队还带着小狮子，母子情深，惟妙惟肖，给春节添了不少喜气。

小时候我模仿心重，看完不过瘾，自己叫上几个伙伴，拿麻袋、畚斗、松萝须拼凑出一头“三不像”狮子，再配上爷爷的烤烟盆、脸盆当响器，开始挨家挨户串演。村里人也真给面子，照样塞给我们几个小红包。最后分钱的那一刻，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光——好像一夜之间，我们也成了小大人，也能挣钱了。

话回正题，外村来的狮子队，出村也是门学问。他们演完离村时，必须一路敲锣打鼓，直到村里人听不到锣鼓声才能停下——意思是把这村里所有的凶神恶煞都带出村外了。

曲终人不散。当最后一声鼓响消失在远处山岙中，人们还意犹未尽地谈论着今年哪个狮子舞得好、谁家的红包给得大。村民们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年年都这样。

放电影

如果说花鼓和狮子是春节的专属记忆，那放电影就是贯穿全年的集体狂欢。

我们念小学那会儿，上课还是复式班：一年级自习，二年级上课，三年级做作业。三个年级挤在一个教室里，

枯燥得很。我们最盼望的，就是电影队进村。

通常是下午快放学时，窗外猛然看见一个人挑着电影担子，径直朝乒乓球室走去。那一刻，教室里简直要炸锅了。我们恨不得马上冲出去，看看今天是打仗片、戏曲片，还是武打片。

“今晚放电影！”——这句话像一阵风，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吹遍整个村子。我们最先沸腾起来，扔下手里的书本、弹弓和泥巴，撒开脚丫子往家跑，一路跑一路喊：“放电影啦！放电影啦！”而这时，大抵老师也不会管我们了。

搬凳子抢位置是我们每场电影放映前的固定动作，我们搬出“十八番武艺”。天还没黑透，学校操场上就摆满了各式长条凳、小方凳、马扎子。来得早的占中间，来得晚的只能在边上将就。每个人都想抢占最好的位置，而且得死死守住——稍不留神，别的小伙伴就会把你的凳子挪走，前功尽弃。所以那天，我们基本上是不吃晚饭的，直到快开映了，大人赶来坐下，我们才算完成任务。然后我们就围着人群一圈圈疯跑，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小燕子。

我记得那时候村里常放的片子有《董存瑞炸碉堡》《南征北战》《地道战》，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天仙配》。大一点了，又看了《喜盈门》《铁甲008》。其实放的片子来来回回就这么几部，很多台词大伙儿都能背下来，比如电影中董存瑞的“为了新中国，冲啊”这句话，一度成了我们小孩子的年度口号。

当然，最有趣的还是换片子的那几分钟。场灯会重新亮起来，这时候，男人们赶紧掏出烟袋锅子“滋”几口，女人们开始交换着刚听来的东西家闲话，而我们则举起手对着幕布做手影——小狗、兔子、老鹰，在幕布上呈现出一个激情灵动的动物世界。一村人的心，被一块白布和一束光聚在了一块儿，热气腾腾的，快快乐乐的。

后来我才明白，我们迷恋的，或许并不是电影本身，而是那种感觉：黄昏操场上飘着的柴油味，银幕亮起来时人群的欢呼声，凉风里靠在大人的肩头，半梦半醒间的安稳。

原来，我们要的只是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叫童年。☞

秋寻俞源

Article- 邴友英 Li Youying

秋末的日光未褪暖意，反倒裹着深秋特有的清冽，像一层温柔的纱，轻轻笼住天地。我们循着这份独有的秋韵驱车出发，赴一场与武义俞源的约定。车轮向前疾驰，车窗外的景致早已被秋意浸透——金黄的稻浪、泛红的枫叶、缀着露珠的草木，浓淡交织的秋华一路铺展，让人未到目的地，心先醉在了这秋日的温柔里。

武义的朋友自带小城人的热忱，即便初次相见，也没有半分生涩拘谨。围坐闲谈时，话题总能自然接续，从风土人情到生活趣事，不知不觉间时光便悄悄溜走。茫茫人海中，能有这般无须刻意迎合的相遇，大抵就是缘分最动人的模样。

午间的宴席满是俞源本地风味，鲜美的河鲜、喷香的土菜、清甜的时蔬，每一口都是乡土的鲜活滋味。饭后下榻的宾馆更让人惊喜——竟是朋友自家经营，藏在小城巷弄里的这份实力，透着不张扬的踏实。短暂午休后，我与同行伙伴按捺不住探幽的兴致，随手在手机上搜索周边景致，发现距此仅十五分钟车程处有一“刘秀垅”，当即兴冲冲驾车前往。

车子沿着蜿蜒的山间小道缓行，两侧草木葱茏得近乎欲滴，清幽的气息混着草木香扑面而来，仿佛一脚踏进了隔绝尘嚣的秘境。随着道路旁的山壁愈发逼仄，视线被渐渐收拢，才惊觉已驶入一处峡谷。按导航指引抵达

一停车场，这里全然是原生态的模样——没有规整的售票窗口，不见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只有泥土与草木的气息萦绕，反倒添了几分野趣与自在。

谷口的村落里，几十户人家零星散落，青瓦白墙隐在树影间，却难觅人影。想来这是许多乡村的常态：年轻人带着憧憬奔赴远方闯荡，只留老人守着老屋与故土，连孩童的嬉闹声也鲜少听闻。想打听景点玩法，竟一时找不到可问询的人。我们顺着峡谷步行五六分钟，才在一片碧油油的菜地旁，撞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大妈——她正提着菜篮子拔菜，指尖沾着新鲜的泥土，动作娴熟又从容。

我连忙上前，笑着招呼：“大妈您好！想问问这刘秀垅有啥好玩的？该从哪条路上去呀？”大妈闻声放下菜篮，直起身细细打量我们，眉眼间带着乡土人的淳朴：“你们是外地来的吧？这就是刘秀垅哩！瞧见山壁上那山洞没？那是以前刘秀逃难时躲着的地儿！不过你们这么走可爬不上去，得从山的另一边绕，就是今天怕是来不及了——爬到山洞得要几个钟头哩！”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已是下午三点半，想起晚上与朋友的聚餐，只得无奈打消登山的念头。还想多问问山里的传说与故事，可大妈的方言口音颇重，她说得恳切又热情，我们却只能听懂零星几句，终究留下了几分遗憾。

一行人只好在山脚下驻足，仰着脖子往峡谷两侧的岩壁探寻。只见光秃秃的岩壁上，错落分布着不少幽深的山洞，洞口隐在光影里，远远望去，竟有几分传说中“悬棺”的神秘质感——虽从未见过真正的悬棺，这份凭直觉生出的联想，倒为静谧的峡谷添了层奇妙的趣味。山脚处立着几座塑料大棚，走近一看，里面竟种满了铁皮石斛：嫩绿的枝叶舒展着，郁郁葱葱得晃眼，满棚的生机仿佛要溢出来。想来这峡谷的温润气候、纯净水土与充足光照，正是滋养它们的得天独厚之境。

再往峡谷深处走，山脚下立着几间坍塌的黄泥房——年久失修的墙体早已斑驳开裂，黄泥簌簌往下掉，只剩几堵残墙孤零零地立着，像沉默的老者，诉说着过往的岁月。不远处还有几片茶园，茶树长得格外茂盛，墨绿的枝叶铺展开来，虽已过了采茶季，枝头的嫩芽仍在秋风中轻轻摇曳，透着几分倔强的鲜活，不肯辜负这秋日时光。

我们在峡谷中慢悠悠逛了约莫一个多小时，始终没再遇见旁人，只有风声与虫鸣相伴。正当意犹未尽时，朋友的电话打了过来，说急事已办完，正等着我们回去赴宴。只好匆匆折返，结束了这场意外又惬意的刘秀垅之游。

当晚的聚餐桌上，我们提起下午的行程，朋友连忙摆手致歉：“实在不好意思，下午临时有急事要处理，本来早就想好陪你们去刘秀垅看看的！”话音刚落，他又笑着转了话头：“既然你们都去过了，那我就给你们讲讲刘秀垅的故事吧……”

相传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汉高祖的九世皇太孙刘秀，在南阳举兵讨伐篡权谋位的王莽。王莽派兵残酷镇压，刘秀兵败后被迫出逃，王莽更出榜悬赏：凡捉到刘秀者，赏黄金万两、白马千匹，还能封官加爵。刘秀为求生机，只得一路躲避，往无人认得他的江南深山逃去。那日，他被追兵一路追至武义境内的楼孝弄峡谷，眼前三面皆是悬崖峭壁，山坡上尽是光溜溜的岩石，连半处能藏身的草木都没有，可身后追兵的马蹄声已如惊雷般逼近，仿佛下一秒就要将他包围。

刘秀早已累得双腿发软，一跤瘫坐在地，只觉大势已去。他双目微阖，心中满是不甘与愤懑，忍不住仰天长



叹：“苍天无眼，难道我刘秀今日竟要葬身于此？”话音刚落，一阵山风从身旁掠过，风中隐约裹挟着几声细碎的鸟鸣——竟是从光秃秃的岩石缝里传出来的！这声音虽微弱，却如同一线微光，让刘秀心中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他强撑着睁开眼，挣扎着站起身，循着鸟鸣声细细打量，不肯放过任何一处可能的生机。

山风继续吹拂，鸟鸣声愈发清晰。终于，他在离地约莫三丈高的峭壁上，发现了一个被巨大凸岩遮掩的山洞，鸟鸣声正是从洞口传来。这洞口藏得极巧，若不是刻意寻找，怕是真的会错过。刘秀见此，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连忙手脚并用地往上攀爬。可岩壁光滑得如同打磨过，几乎找不到任何借力点，他拼尽全力往上爬，却是爬一步滑两步，短短数尺的距离，竟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就在他快要放弃之际，目光意外扫过岩石缝隙——两棵歪生的树正倔强挺立，一棵是枫树，一棵是杉树，枝叶虽不繁茂，却在绝境中成了他最后的希望。他毫不犹豫地伸手抓住枫树枝条，没想到细弱的枝干竟意外结实，稳稳承住了他的体重。紧接着，他脚掌抵住杉树的枝干

借力，以两棵树为支点，一点点向上攀爬。

刘秀深知时间不等人，追兵的脚步声仿佛已在耳畔响起。他屏住呼吸，将所有力气都灌注在手脚之上，攀爬的动作越来越快。就在追兵踏入峡谷的那一刻，他终于钻进了那个隐蔽的山洞。山洞入口狭窄，仅容一人侧着身子缓慢挪动，可越往里走，空间竟渐渐宽敞起来，仿佛藏着一个小小的天地。更神奇的是，就在刘秀刚爬进洞的刹那，一群麻雀从洞口悄然飞出，它们在空中盘旋片刻，竟衔来一根根细长的杉树枝，整齐地堆在洞口，又落下许多鸟屎，像是在为洞口做伪装；片刻后，几只大蜘蛛又从洞深处爬来，熟练地在洞口织起一张张密不透风的蛛网，银色的蛛网在阳光下闪烁，将洞口遮得严严实实，乍一看与寻常岩壁别无二致。

就在刘秀惊叹于这份自然奇观时，崖下突然传来追兵的马蹄声与吆喝声：“都给我仔仔细细地搜！刘秀肯定藏在哪个山洞里，今天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声音在山谷间回荡，震得人头发紧。刘秀的心脏猛地一跳，紧张地盯着洞口，大气不敢喘——这山洞方圆不过几丈，一旦被发现，便是瓮中捉鳖的局面。

他默默祈祷，希望麻雀与蜘蛛的伪装能迷惑追兵。就在这时，一个士兵的声音响起：“大家看，那块凸岩旁边好像有个洞！”刘秀只觉浑身冰凉，暗道“完了”，可下一秒，另一个声音随即传来：“你们看那洞口，满是鸟屎和枯枝，还挂着蜘蛛网，哪会有人藏在里面？”众人纷纷附和，议论着“刘秀定是从别的岔路跑了，咱赶紧回头追”，嘈杂声渐渐远去，山垭重归寂静。

洞口的麻雀又开始叽叽喳喳地叫，像是在报平安。刘秀这才松了口气，只觉又累又渴，喉咙干得冒火。他抬头四望，见岩洞洞顶的半阴半阳处，潮湿的苍苔间长着一丛碧绿的野草——茎秆有半尺长，肥圆如筷，分节处生着细竹叶般的尖叶，叶尖还挂着晶莹的水珠。他顾不上多想，爬过去一把捋下叶片塞进嘴里，咀嚼间，清甜的汁水瞬间溢满口腔，疲惫感竟渐渐消散；一丛野草下肚，丹田处还缓缓升起一股暖意，让他重新找回了气力。

后来，刘秀平定天下，登基为帝，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他始终铭记着这段绝境逢生的经历，昭告天下，将那条救了他性命的“楼孝弄”正式更名为“刘秀垆”；洞外为

他遮护的蜘蛛，被封为“金蜘蛛”，传说其背脊上那块指甲大的金黄印记，便是当年刘秀赐下的“金印”；那些衔枝筑巢的麻雀，因护驾有功，被称为“金龙五爪”，据说“刘秀垆”的麻雀爪子上都长着五只脚趾，透着与众不同的尊贵；而那丛救他于危难的野草，被封为“一品救命还阳仙草”，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便是如今我们熟知的铁皮石斛。

就连当年他借力攀爬的枫树，也被册封为“枫树娘娘”——后来当地百姓若有小孩久病不愈，便会带着孩子到枫树下，三跪九拜认其为“枫树娘娘”，祈求孩子健康成长；一旁的杉树，则被尊为“栋梁之木”，此后老百姓盖房子，必用杉木做栋梁，既取“坚固耐用”之意，也藏着对这段传说的敬意。

朋友语调温柔，将“刘秀垆”的过往一幕幕道来，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在他的讲述中愈发鲜活。而如今，这片曾见证过帝王绝境逢生的土地，早已蜕变成一处揽尽风光的旅游胜地，迎接着每一位探寻者。壑内奇岩林立，形态各异的岩石景观让人目不暇接：鲸鱼岩似巨鲸卧波，卧狮岩如雄狮小憩，大象岩若大象垂鼻，每一处都栩栩如生，仿佛是大自然用时光雕琢的艺术品。怀秀坪上，清风徐来，拂过脸颊时带着草木的清香，让人通体舒畅；清风廊中，凉风习习，即便盛夏也透着凉爽，是避暑的好去处；广新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或如仙女起舞，或如猛兽蛰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金交椅大绝壁更是震撼，壁立千仞，站在崖边远眺，峡谷风光尽收眼底，让人忍不住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这些景点，仿佛是一幅幅流动的画卷，缓缓展开在游人眼前。“刘秀垆”的美，从不止于山水风光——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每一块岩石都记录着传说，每一寸土地都沉淀着岁月。在这里，游人既能欣赏到大自然的奇绝，也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一场行走，便是一次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这次的相遇终究是太匆匆，没能把“刘秀垆”的每一寸风光都装进眼里，却因朋友的这一段传说，让这趟短暂的旅程有了别样的分量。心里已悄然期盼，等下次有足够的时光，一定要再走一次那条峡谷，听风讲完没说完的故事，也把这山间的景致，好好看个够。■

白夜童话集

Article- 李郁葱 Li Yucong

蛤蟆骑士

骑着风,但风太慢了;
骑着雨,但雨太湿了;
骑着那些疙瘩和丑陋的假面
它的身体里藏着一只青蛙

如果光影筛选出它的斑驳
缓缓移动,幼年时有它庞大的身躯
池塘中的秀丽和陡峭
它低沉的呜咽吞噬着风的大声

风骑着它,如果时间慢一点;
雨骑着它,如果雨水被挽留;
无法返回的泥泞,骑士
过马路,竭尽全力依然慢悠悠

它背着它的井,一直,它都有
自己看见的天空:它觉得已经够大
压着它,推着它,折磨着它
压抑出有毒的皮,他们说良药苦口

莴苣公主

摘下她的叶子,摘下她宽阔的
草帽:把她的清香吸入肺腑
她,符合你想象中的美人。她是一幅肖像
如果窗口衔入了那些远山和浮云

她等待着王子的马蹄,是王子
还是马蹄?无所谓,是她的归人
或者是她的良人?故事里总有这样的
插页,她把自己当作了一座高塔

必须把头发垂下去,必须
在深不可测的人间放低了腰身
陡峭是隐形之剑的拔出,那么
相互品尝青春的可口,如果她是

后悔了的镜中人,请提醒
那化作旋风的年轻人,请提醒
那骏马:要停泊在窗台下恰当
位置里,让她得以看见他的容颜



斗士蟋蟀

鸣虫唧唧，比秋夜更加凉薄
披着大氅的佝偻者
它的寂寞飘入七楼的高窗

孤绝而卑微，一言不合
天性里有着拔剑的欲望
这样，如果有人可以聒噪

可以用低沉的声音去威胁
去找到它们的地图
它咬住了自己的影子，撕扯着

命运交叉的风，它的触须
缰绳一般地起伏
测量这个世界广袤的黑暗

一滴重于我们迟钝的听觉
那是卑微中的月色
它期待一道突然的光活过来

怪乐师

愉悦来自于他的内心，这奇怪的音乐
拉动了旋律：悲哀、喜悦、癫狂……
他拉开自己如同高山和大海
起伏间有人潸然泪下，有人长啸狂歌

无法编织出来的曲调，他，一面
流动的镜子：如果我们看到了自己
他只是把符合我们念头里的声音说出
把最荒诞的那一侧呈现到眼前

但耳朵呢？我们需要那声音的抚摸
如果啜饮，最饱满的果实落到了泥泞中
着了魔，酝酿出新的酒气和热度
那一艘永不靠岸的船，那永不停息的弹奏

他一直在，穿梭在人群之中
他比我们痛苦，也比我们欢乐
那种巨大的诱惑，像是嘈杂的走了调的
演奏：他把这声音校正，戳在我们的手指上

谜语

“影子是虚幻还是它的本身？”
“不可索解的谜，但我们是谜底？”
如果能够猜出，像风穿过了匙孔

风不能打开门，尽管它顺着
那绵延的通道填满了空隙
但需要轻轻一扭，它无法完成

正如我们听到了谜面，我们猜啊猜
几乎接近于事物的真相
但就是不能清楚地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意有所指？或展开了的那部分
仅仅出于我们自己的理解
那谜语是什么？出谜人又是谁？

自己把自己给难住：我们
搭建了迷宫，把自己流放于其中
“我是我自己的幻影，是我本身……”

狗和麻雀

对话还在继续，麻雀单脚
钩住了树枝：它看着摇尾巴的狗
“你这卑贱的家伙，如果
被主人所抛弃，你将一无所有……”

“那么你呢？屋檐下的小可怜
你算是飞吗？这样啄食着谷粒，从一粒
奔向另一粒。”“粮仓里的硕鼠
我们共同走的路，以及那枷锁。”

麻雀的体内藏着一头鹰
而狗的肺腑里驰骋着骏马：
在看不见的地方，它们相遇
被彼此所唾弃，它们从未有过满足

它们看见了自己，低伏在
高大而寂寞的建筑间，如果挽留
来自于一阵吹过了的风。它们
单薄如风，却还在不断争吵

三根羽毛

从温暖的身体里脱落下来，这三根羽毛
能够满足的三个愿望：一根羽毛飘向东方
一根羽毛飘向西方，第三根羽毛直直飞起……

它们是三种方向？我们沿着其中的一条路去走
内心的蟾蜍和精灵一直都在纠缠——
是羽毛吹起了风，还是风掠过了羽毛？

狮子和会唱会跳的百灵鸟

它就是狮子，这庞然之物。一步一颤
鬃毛下藏着的百灵鸟，渺小而敏捷，婉转而迷茫
它依赖于这强大的力量：好在它能够抵达狮子的耳朵

战利品？装饰？每当狮子咆哮
一缕吟唱如影相随，当百灵鸟高飞时俯瞰
这巨大的狮子是它在大地的影子

如果它的赞美令它陶醉
一旦它高飞，无限的力量又有什么用？
但像是无形的绳子束缚了它
众兽匍匐，惊讶于它的自如
怎么能不战战兢兢？怎么保全了自己？
百灵鸟跳跃着、吟唱着，不知疲倦……

它的睡眠披上了狮皮的坚韧
在黑暗的漫长里它们合二为一
直到人们再分辨不出狮子和百灵鸟的界限

从清明到冬至

Article- 阿 门 A Men

清明

春来是清明。春浅，天蓝，无雨
天不哭，我也不泣，既清又明

群山有宴席，众人赴约，不分贵贱
野花开得自然，我也自然，天人合一

一公墓，石碑如椅背，如露天剧场
坐等四月，春运后的又一场大戏上演

除草，燃香，跪拜，默祷……似合唱团
谢幕后，一山，空空荡荡；一天，便是一生

我已半百。余生，我要藏好自在
不与钱交易，也不外借给疾病

父母在坟头，我在外头。生与死
这么近，那么远。我贪生，怕死……

立夏

昨是青年节，今忽而立夏。那么快那么快
“一夜薰风带暑来”，春回家，夏上岗
“万物至此皆长大”，可我可我
立春立下的心事
忘了长大

忘了也好。蛋不斗，蚕豆尝，瞌睡来
节气在，双休在，双亲不在，我从简
蚯蚓生，王瓜生，众生自强，我自卑
蝼蛄鸣，我不鸣
枝上青梅尚小，孩儿尚小，我尚能饭
无立夏，就立夏

蔷薇在墙头探路
我在心头探路

路边河水暴涨，柳树的半截身子，已入水

我的半截时光，已入土

土上的余生，淡淡过
像蒲扇，慢慢摇

小满

在家乡的山路上
遇见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小媳妇

去年也遇见过，在初夏
她说她叫小满，从古代来

走走停停。其间，月亮在左
饱满后又在右。其间，她思春的念头
上了枝头

二十四节气里无大满，无蜜月
小满有骨气，不等不靠
把自己嫁了五月

生了红樱桃，又生了黄枇杷
一女孩一男孩，恰恰好
小得盈满

梅雨

貌似老天爷生病了
杨梅可以采摘的前后
他尿频尿急，下个不停

是季节性的一种病，无药可治
慢性加任性，入梅至出梅
他盲目地时大时小哗啦啦

落在地上，长出了脚，就四处走动
走到阴沟里，就翻船；走到山上
就集体暴动，塌方，失联，不胜其害

如果遇到大风，就私奔——
一条大河，在雨中丢失了自己
一座山，在洪流中丢失了自己

一首诗，在低洼处大哭
一群人，发布橙色预警
日子发霉，朋友圈一片汪洋

大暑

大暑至，中伏生
气温一路奔四，副高太强势
雷阵雨都吓得躲到一边了

行道树扛不住，我也扛不住
出门寻凉，至一茶馆
打一炉篆香，品一杯陈皮白茶

反复听一曲《从前慢》，反复
闪过从前有爸妈的日子，大暑不大
西瓜浮在井里，心静自然凉

这事儿，老屋的穿堂风略知一二
蒲扇就是空调，一蚊帐，一凉席
一露天电影，就把一个夏天送走了

现如今，大暑大了，我老了
只敢在空调房里，工作，写作
然后等未伏，前来与我道别

白露

不过是一种节气
你爱,或者不爱
它都会到来,雷打不动的样子

不过是一个姓白的女子
露珠一般,从《诗经》里
滴下来,渗入内心的样子

不过是一个敏感之人
行至中年,想起班花陈白露
临近中秋遇车祸,凋落的样子

不过是幸存的草叶和花朵
忙完人间事,抬头看大雁南飞
乡愁鸣叫,不知所措的样子

不过是热了那么久
也该凉了,体内体外
要加衣,添被,养生的样子

中秋

一周假期,加上
一面红旗,再加上人山人海
等于一个国庆

一束月光,加上
一筒月饼,再加上万家团圆
等于一个中秋

中秋遇国庆,若老友重逢
喜上加喜;若一男一女
久别胜新婚

欢在当晚的月光很优秀
照亮今古,以大地为床
铺开相思

一年来一次,亮一次,红一次
中秋,中国籍的乡愁
打动地球的芳心

冬至

光阴玩阴的,它贼一样快
竟然偷走了我六十年
竟然,我已年过花甲
——这暮气的感慨
似乎不是我抒情的
却提前有了老年的心境

冬至午休,我空手上山
不是去赏景,只是在父母的墓碑前
坐一坐,聊一聊赵家的近况
国家的改革,并享受阳光下的暖意
风吹过来,风握着
一把梳子,梳掉了我突然的
泪水

不哭出声的还有对面坡上的树林
它们有两个方向
一个向天,一个向地——我这个年纪
向天偶感疲惫,高处的果实不易采摘
那就向地,敬重大地,敬畏万物
用根找水

从忙到忙,不是我想要的
在翅膀与肩膀之间,我这个年纪
会偏向后者